倡善感義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倡善感義録卷之一

孝子賫歸訃　霍玉定佳縁

大凡人生勿論男女貴賤而必以忠孝為本至於友愛慈敬之心樂善行徳之義(意)皆從斯而出也夫子孫昌大冨貴榮樂者其福之所由来(者)遠矣故其立基也厚則雖危必安其立基也不厚則雖安必危此理之自然者也余以㝡大恭病潛臥使婦人輩讀閭巷間諺書小說而聽之其中有所謂寃感録者其寃報相仍惛愴酸鼻然為善者必昌為悪者必敗有足可以動人而懲勸者矣昔將軍雲之死於太平府也其鄧氏妻趙哭從死之幼子吶之水中七日而不死豈非天也其孫曰雲之七世孫兵部尚書汝陽侯爵事世宗皇帝嘉靖十四年推遷至刑部侍郎內閣同知平章事汝陽侯公為人方嚴峻整鍊達治體天子重之其後以重進爵兵部尚書都察史提督陝西軍務兼知制[illegible]皇[illegible]歲府之南府王人上元洑之王[illegible]世文妃女[illegible]

特 矣
婣壻之孫女也三妃鄭氏吏部尚書鄭雍之女也而
能言有貌而內甚猜險其子璿品格凡庸公不甚愛之
鄭夫人莊靜有淑德而姚夫人不幸早世臨終以一女
托於鄭夫人夫人保護教訓無異親生公以是敬重
鄭夫人嘉靖二十三年春二月公夢玉麟入懷矣是日鄭
夫人生子額骨秀異啼聲洪亮公大奇愛之時公婦
太常卿成琰妻早寡與公同居一宅而賢明剛毅治家有法
度公事之如嚴兄一以家事付之而其子儁亦有茂材公教之
奬學焉池氏以公愛鄭夫人之兒而不愛己子大發妬心而畏
公及成夫人不敢動矣鄭夫人兒子長三四歲髦髦而髦犀
角豐盈慧語驚人英聪流彩夫人嘗讀孝經兒輒侍
坐案則潛聽而默誦之亦頗解文義尚書公(常)嘗曰此(兒)吾(家)之連
城璧也仍名曰球字荊玉益加奇愛姚夫人之女嫭(兒名)仙字太
姜姿性雅妙英悟公子與太姜少姐同習文墨九歲
時已誦詩書論語藻思清壯(莊)意度雄達一日公退朝畋
入鄭夫人寢室眉宇有憂色夫人歛衽問曰相公有何

不平乎公太息良久曰皇上慈諒仁明而一自嚴嵩秉政國事日
非御史南標杭疏獨爭言不見採而身反投荒言路國之
耳目也耳目塞而不亡者能幾希矣夫人聽罷潸歎無語
公子趍前跪告曰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今南御史
指斥小人之過惡而不能自免於禍此政君子色斯擧矣
之秋也公大驚執手顧謂夫人曰此兒此言實非晩生之所
及也夫人何福生此奇兒乎而已成夫人至公將俄伺說話
傳於成夫人夫人撫公子背曰此花門福星也公即席與成
夫人決啟計後數日上表乞骸骨辭意懇至上惜公才德
欲手詔勉留而嚴嵩素忌公勸上請允於是收兵部尚
書都御史陝西軍務印綬以汝陽侯就第特賜白金文
綺公詣闕謝恩即日肇家向紹興府是年公已行長子
璿婚禮娶刑部尚書林俊之孫女姿色雖不能絶美而
頗有德性公喜之而璿甚不快也公到紹興紹興即禹貢
揚州之地也北有山陰西有上虞而雲門蘭渚之山莞紆東
南曹娥之江鑑湖之水擅天下名勝焉自公先世已卜居于府

東三千里越王城之下劉山為臺引水成塘華搆入雲彩棟
參差琳樹嘉木蔚然成行(列)鶴唳青松鹿遊金堤公晩太
羈絆悠然故卧與兩子一甥寤語言適逍遙稱頤恬心萬事
如雲常曰吾之晩年安樂琳兒所賜也時沈氏處正堂
聚星樓成夫人處之翠華堂東邊壽仙樓鄭夫人處之
西边雪梅堂林少姐處之綠影堂成夫人子雋之妻姚
氏居之壽仙之左紅梅堂太姜少姐居之月滿樓公處之
百花軒使兩子處之寒松亭竹友堂而瓊翠亭為成生書
室也明年三月長子椿年十四次子琳年十歲成生年
十九公與三人遊後園之賞春亭使三人各賦七絕二首
三人應命製進公先見成生詩歎賞曰沉厚温重固
君子之文也次見椿詩忽愕然擲牋曰小子無狀吾家亡
矣椿惶遽免冠下堂成生進曰一時應卒之詩易有得失繼
或有不滿者盛教何至於此乎公曰否之工拙非吾所責而僄
薄浮淫之態溢於篇上此子將亂家耳(回)仍蹙足眉不悅者
久之及見琳詩怡然解頤和氣春温其詩曰

院柳鬖髿綠影斜和風輕透過步窓紗鴝鵒對浴金塘
水蝶蛺雙翡玉砌花翠葉棕梠長鳳毛更將新架上
葡萄欄頭鶯鵑傳春語侍女含香過碧桃
公愛玩梭時傳與成生成生吟諷再三不覺歛膝而敬服
曰閑達雅麗有大唐正始之音而濃富清健有王仲初宮
詞之意詩人之才蔑以加矣公曰此兒纔雖襁褓見識絕
人今又詩才如此其天品可異而兩篇皆王公富貴之像
亡吾家者瑃也興吾家者珎也復正色責瑃曰吾門世以
忠孝法度相傳持心處性一以正道雖杯酒諧謔之間
未嘗有淫乱非禮之言矣汝今言至之於父兄之前而其
狂蕩如此良可駭惋此後須改心修行一動一靜皆學於
汝弟無令花氏宗祀覆於汝手也瑃慙恐而退是夜
泣告于沈氏曰小子過蒙慈嬌愛荒嬉廢業不肖之責固所甘心而今
日大人過加嚴怒至以花氏宗祀覆於汝手爲教爲人子者寧不
痛心且珎天才絕異動止可觀而大人欲令少子屈膝於珎而每
是事皆學天下寧有兄學於弟者哉沈氏聽此勃然變色

曰相公元来盡惑於鄭家妖女及奸子孫久懷晋献公末年初之
心而未幾得也今既履霜堅氷至矣吾寧碎首而死不忍見東
海王之累然屈首也自乇沈氏與瑃公然怨鄭夫人母子寤寐咬
牙又以太姜少姐眷於鄭夫人故沈氏悪之成夫人知之深憂公
子少姐平生焉如是過一二年林少姐日見瑃行止悖戾言語無
倫慨然泣諫曰君子生長法門當知名教而近或語逼倫常意
態不佳妾雖愚暗竊自寒心也且人生樂有賢父兄令夫尊
舅之盛德至行咸叔母之純孝克恭皆君子之所目見而久者也
古人有言曰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妾窃不料君子之無行至此也且
以鄭尊姑太姒之德少公子子臧之節疑之於非所當疑之地妾
一聞此言恨不能洗耳也瑃猶不悛此後林少姐自恨賦命之
崎薄而痛所天之無良遂潔身自修不與瑃戀懃以是久而
無子瑃大恚之公自閑居以来寓心山水之間有時以孤帆
短棹遊若耶之波而聽天姥之猿或感慨古跡嘆謝安
於東山吊梅福於吴門悠然自樂不復以天下事為
心然每讀古史至國家存亡之際君臣得失之間未嘗

不感慨沾襟也一日公使童子携短琴小壺與二子成生
登園北小崗舒嘯寄傲於楓碉菊崖之上或撫徽引酌
或哦詩諷史澹然而忘歸忽見碉旁松樹之下有一貴
人以綸巾野服瀟灑獨立焉公諦見其面即吏部侍
郎尹爀也公驚喜起揖問曰令兄胡為立視而不即告来
也侍郎笑而就席曰望見天上仙童降於令兄之側耽玩躊
躇耳仍執公子手而問曰此令兄之胤郎耶公曰然侍郎又
指成生及璿曰彼兩秀才無乃令兄之膝下否公曰一人則弟之
豚兒而彼稍長者乃婦兄成太常之子也侍郎曰太常無
乃白温耶公曰是也侍郎乃引成生執手啼然曰自別
令尊倏已十九春秋矣青山玉樹之歎何日可已因與
公叙別来寒暄侍郎慷慨嘻嗚曰自令兄去朝後朝廷
事日益罔極弟亦奉身還鄉雖蹤跡粗安而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令兄之情懷與弟何異公聽罷始知侍郎亦已
休致仍問曰山東距此千餘里不知仲晦緣何遠来也侍郎曰
欲周覽山川輾轉到此耳公乃與侍郎相推携還百花軒

進酒告飯從容良晤侍郎愛慕公子而繾綣不捨曰令郎
己有定婚否公曰未也侍郎大喜言曰弟年垂四十未有子
女偶然一胎雙得男女今皆十二歲才貌殊不凡爲其父
母者思得佳耦以配之兒子則已與陳平仲之女定婚而女
息則尚未得可意壻以是弟方周游天下廣求佳婿今
日幸遇令郎未忍相釋殆天意也不如令兄果無諾諾否
公欣然許之曰兒子齒髮漸而弟方僻壻窮鄉欲求閨秀
而未易得也令兄不以小子爲累許以東床良爲感幸
侍郎又執公子手而不勝欣喜忽復愀然正襟太息謂公曰
弟更有區區情懷或者可以垂憐否往者南子平赴岳
州謫所全家爲水賊所害獨一女脫免弟收爲養女今在
山東齒與小女相同而其容品德性雖古淑女莫以過也
公聽未竟遂泪慘然曰子平果逢危害也聖上曰一嚴
嵩枉殺直臣而老臣宿忝輔佐使主過至此尤極死罪侍
郎復曰少女愛南女之姿德又憐其情事不忍須臾相離
常願同生同死此固可憐而弟亦念子平飲恨水國魂

魂
首延望於人世者但有一箇弱女耳如得天下佳婿如令郎
者庶可以慰悅子乎之魂而安可復得如令郎者乎弟
視令郎雄豪俊邁早晩必當大貴雖三四夫人未足為
僭頼兄曲察弟之情悃亦憐子乎之至寛許令南女亦
做令郎也公聽畢亦慨然許之侍郎大悅為留數日款愛
公子接手慇懃而言必稱婿公子亦以侍郎寛大長子
者洒然有林下風致景仰無已侍郎將做向公謂曰弟蒙
令兄厚恩使兩女得屬令郎至頼畢矣然道塗悠遠消
息未易且可草定婚期欲得令郎之信物做傳于兩女也
公曰兒子今方十二歳從今三歳後弟若無故則當率兒子
親往山東涓吉行禮矣仍使公子出紅玉釧青玉珮於箱中
付侍郎曰此物弟家之世傳重寶也須分傳於令愛二人
欣然
也侍郎受以藏行橐中向公與公子再三恋〻而去

魅婦售禍心　乱子吐謡情

是日公對成夫人鄭夫人說與尹侍郎定婚之事成夫人大
喜曰君子在時常稱尹仲晦為人今其女必有德性而
首

且南御史有清名直節是父之女亦豈尋常乎鄭夫人
默然無語徐而嘆曰太姜與琢兒較長一歲而相公未有
求婚之意而遽已先定琢兒之婚妾心未安矣且妾自
數年以來神思恍惚自知此生無幾而每念姚夫人臨
終於(之)托恐無以藉口於地下矣公深謝之即(日)招衆媒婆傳
問佳郎有韓婆者薦言光祿少卿柳僭之子聖讓有君
子(之)風(致)公素知柳光祿清德又與之同鄉(也)乃使成生往見
柳生成生歸告(椋)柳郎之愷悌公大悅通婚於柳光祿柳公
亦飽聞少姐之窈窕幸甚快諾期以來春成禮是冬(年)
十一月公及鄭夫人皆感病沉淹公子婦々焦泣不食齋沐
禱天無(情誠)所不到而奈尚書夫人天命已盡何公子少姐是天之
慟履霜之寃將(仍刃)迫何(形論)哉夫人將卒之夕引少姐接腮而哀咽
曰吾受夫人之顧托一無所成就汝而徒令汝罹此(修)悲苦致愆
佳期啟對夫人何以為面乎但汝他日貞靜自持善事君
子奉德壽福有子有孫使吾與夫人含笑(俄亦)悅豫於地下
矣夫人別世(後)三日公亦病革托子女於成夫人而捐館公子

脈 使沈氏畢 聲譽驚不敢 動嘖婦 人女子天性 惋弱鮮 有剛猛 自於大成 夫人在奥 方得以托 夫天之孤矣

少姐頃刻屢絶成夫人涕泣保護與子儁親治初終過公及夫
人之葬而仍又綜理家政威德並行一如公在時焉。柳光録聞
公亟音出涕謂聖讓曰哲人亡矣向者花公之求婚於吾家也
老父欣然諾之者誠以花公之德義而樂與之連親也今不可以
花公之殁而背其成約也汝須往來花家且盡半子之礼也以
是柳生日日至花府每見公子之欒欒哀瘠心誠爰服而公
子亦感柳生之有信遂與之情熟義密而噫德之感人本
無楚越而彼花瑃何心者也瑃自代父以来暴戾姿睢摽
窃弱妹病弟不有餘力而搖楚婢僕鉗口立威家人畏之不
敢告成夫人然憚成夫人故不能作大悖乱也一日成太常弟
南京推官成瑞解官歸桐城旧所邀成夫人夫人將行謂
林少姐曰桐城不過百里之遠吾行不過旬日之久而誠以
琭兒甥妹此心恐懼不置耳召瑃勉戒之曰詩云原隰裒
矣兄弟求矣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爾猶不聞至祥之異
母昆弟乎且琭兒甥妹一縷並存朝夕難保為其同氣者
豈不欲割血相飼代延其命哉言畢憯然流涕瑃亦變

於作 大悖亂 以伺公子夫 姐禍之[illegible]

容焉夫人行後沈氏始奮拳鼓腮叱如豺狼而正堂侍女
桂香蘭香等承喉奔馳。一日姚夫人之乳娘翠蟬對少姐
泣曰以先老爺先夫人之至仁至慈不念少姐公子而遽貽荼毒
於兩介孫肉玉碎珠沉迫在呼吸老身誠願先死。無(不)見也少
姐飲泪無答翠蟬又泣曰自成夫人難府之日壽仙樓侍女受酷
刑者無數而餘者亦皆重足累息奄若冒兔哀哉鄭夫人何
悪於人而受毒至此(也)少姐又不答蘭香方袒胸外踴躍走告於沈

立於中階

氏沈氏使(即)蘭香桂香捽致少姐。頓足大(大)罵曰賤女娉仙敢懷兇心符
同賊子(孫)。齑奪長位而欲先去嫡母與賤婢翠蟬綢繆謀議耶
少姐錯莫無語珠淚横流沈氏又招公子跪之堂下以鉄如意擊
碎欄干大聲數罪曰汝賤子孫藉勢力成夫人而愚弄先君欲奪
據嫡長天不助悪大事敗謬。乃反與妖婢凶婢謀為不測乎(許)公
子痛哭昂對曰人生天地五倫為重五倫之中父子為尤重父與
母一体也少子雖無狀母親何忍以此言加之乎少子以先君子。之
血屬侍母夫人之膝下此言奚為及於少子哉娣氏雖與翠蟬
有所酬酢(之)私情相語本無(非)大罪而至於吾涉怨望罪在翠

露

脊翼
蔽

嬋娟氏何與哉且閨秀之身異於男子惡名加相尨所不忍萬望毋
親小垂惻隱步姐遂慷慨言曰大哥小哥同是骨肉奪此與彼
厥義何據兩母俱亡一母獨存崗陵之祝人理之常而今日之教
萬不近理也沈氏大怒自執鉄鞭急向步姐公子放声哀号林步
姐扶沈氏手而涕泣救之沈氏愈怒使奴輩捽公子黜之此林
步姐曰汝亦欲黨惡而去我耶時婢僕等遑遑聚泣於重
門外柳生自外來適見公子毀麻乱髮而出大驚問之公子
慙惶不能答柳生意其有變欲見瑃而問之至堊次瑃不在
而童子告大公子方亟寢于寒松亭柳生上寒松亭果然大公
子者掛脚高窓咍噬大眠而脫弃巾経狼籍左右柳生唧唧
歎曰盜跖柳下惠世不常有豈料世復見此人兄弟哉仍
蹴起恐動曰君家有大變乱趣往觀之瑃驚曰有何變
乱曰往當自知瑃急入內堂沈氏方使桂香笞撻步姐而翠
蟬伏於堂下已被五六十杖聲氣俱急焉沈氏見瑃來鼓
掌踊躍震動不已將步姐翠蟬之言架構粧撰而激怒瑃
瑃曰珎之甥妹抱此心肝予亦知之久矣然彼兩人者符同於

成姑母勢不可將然陰之俄者柳生已知此變辭色不好且成
姑母不久還歸則必生大乱今宜忍憤掩置以待後日也沈氏
擣胥投地蔑悪曰成家老寡婦雄據吾宅意思陰兇必殺
吾母子而後已吾雖殘劣當與此寡婦一決死生而且柳生以
他家子安知吾之内間事手此必孫許告于柳生彰泄吾不德
之故也吾不滅此憤則自決於汝之前矣瑃不得已捉入公子加
之酷杖已知其母其兄之無可奈何無一言脅明至二十餘杖已
昏絶沈氏仍令曳出門外中廊林少姐急使自己乳娘持數
種藥物救護公子而林少姐垂泪祝天曰苟欲使花氏不亡則願
以妾身代小公子之命曰終夜悲哭是夜子公果得生道焉
過四五日桐城成推官家人来傳成夫人手書于少姐公子
而探安否瑃大惧欲令公子親作荅書而自至公子所公子
自見杖黜之後一不覩家兄之面目菀陶悲傷殆不能自定
千萬意外包兄自至中心喜極涕泪縱横回對瑃負罪
引慝若無所容以瑃之頑嚚猶不能無感動焉後六七日
成夫人至與沈氏問寒暄罷顧林少姐曰吾今来此而獨

不見琢兒甥妹何也林少姐慙惶無言而瑃遁辭對之夫人卽
使侍婢招公子及少姐時瑃已移處公子於回所而請陀氏焉
少姐承命卽赴(至)玉容慘淡非(多)復旧日(形容)公子不能運動權辭
回報曰偶傷風寒淹伏苦痛無以自力趨謁矣夫人聽畢
氣色嚴(厲)熟視瑃之自知負犯惶怯無地陀氏見事敗露欲
先恐動夫人而大声痛哭曰夫人感(偏感)於琢兒之甥妹而每事致
疑於妾之母子(妾)生不如死也(遂)拳釰為将自刎狀(自)瑃與兩少姐
急救之夫人顏色愈厲而回顧冷笑曰君若内省不疚則
必不如此也仍命成生曰汝自往琢所使婢子等擔曳琢兒
而来成生不敢違命果擔(卽往使侍婢)歸而至夫人一見公子錯愕失色
親欲搜見公子之身上公子揮手且告曰小侄哀毁中添此
重感自然形神大脫而無他所傷矣姑母何煩惱至此也
夫人見公子身上血肉狼(痕)藉奋然使左右捉下瑃而跪之地
厲聲大叱曰汝不肖悖子亡父之葬骨未冷而遽已殘害
同氣此夷狄禽犢之所不忍也亡弟之灵(魂)必将含憤茹痛
以告于皇祖皇考(加)勦汝命而弃之(絕)矣亦應怨尤于余曰
(斷)

夫人見公子至誠乃曰同生之一等善悪相遠如比管叔周公不亦然乎哉

赦

吾以稚子弱女托於娣氏而乃不能終始保全使悪子瑃肆其兇殘而曽不噤呵矣夫然則吾以何面目啟見亡弟手令當挟杖汝使汝知杖之苦也瑃俯首聽罪驚魂蜚越陀氏挫氣落膽不能出一言而公子匍匐下堂叩頭涕泣成生又進前諫曰瑃雖無状身有衰麻今若加之笞杖則殊非聖人必戒亡服者之意也願母親更加三思夫人憐公子惻怛之情又顧念林步姐不得已而赦之夫人執公子手而痛哭謂瑃曰人生仰庇二親二亡則孤露無托而幸有一二兄弟相依為命疾痛痾痒無不相救古人以兄弟比之股肱者良有以也今有人操刀而斫汝之一股則汝必怛然痛傷思所以報究者矣況汝自操其刃手夫老身之於亡弟也娉仙之於琢兒也皆異母娣二也而誠心相愛死生難忘者皆汝之所目見也汝又何心哉聖人有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今汝若滌心改面遵禮蹈德則不害復為君子也此太甲所以自艾也瞽瞍所以底豫也汝其勉之瑃倡俱唯唯母子自此讋服而不敢動噫婦人女子天性婉弱鮮有剛猛自持而如成夫人者直可以托六尺之孤矣光陰

祇

默...而公子聽未半感淚淋浪但拜伏唯唯而已

倏忽然三年已過瑃乃玄冠緇絅服褭草〻而公子少妲風樹之恨蓼莪之哀寧有終極乎於是成夫人付家事於林少妲少妲經理區劃一遵夫人之成法奉祀蒸嘗僮〻祁〻家中翕如也此時柳光錄家聞沈氏之暴殘日以少妲為憂及少妲服闋後即涓吉日柳生以百兩來迎少妲成夫人悲喜交極迸之中階施巾結帨戒之如禮少妲到柳府贄見札畢柳公向少妲嘻然太息曰先令公以洪量偉德未享遐壽老父為国悼矣今見賢婦益覺愴感少妲珠淚轉臉如海棠浥露柳公夫人憐愛之此後柳生益親愛公子每到花府輒與公子終日而一不上寒松亭矣時瑃有兩友嵊縣人范沃者酒色放蕩凶狡姦騙好盜人妻妾者也餘姚人張平者父死不葬周遊京鄉樗蒲博奕樂人得之橫財者也兩人見瑃癡騃多〻金往來親密自以為死生莫域之交而日夜聚會朋酒惟呼一日瑃忽長吁不平有若所思范漢問瑃曰景玉以侯門貴介子財帛如山萬事足意今之悒〻有何懷抱耶瑃趦趄移時乃言曰吾之

之幽雅莊嚴誠花之好逑也

柳公夫妻一見少妲寵愛過望

公子少妲〻鰥德見愛鄭重之

九

一生所願在美人佳婦而内子林氏殊無姿色近又失和心
中憤懣思得傾城妙色如舞掌之飛燕步蓮之潘妃者
而耳目不廣至今未就前月望間偶然徘徊於西園之梨
花亭見東隣墻下有一箇玉人手執紅花一枝隨風翱
翔氣若幽蘭令人心魂飄蕩遂以玉珮投之美人拾而
懐之嫣然一笑手指花間小屋而去是夜吾乘月踰墻而
入果然紗窓小房燈影明滅其女子自言士族趙氏而其父家
貧行商死於淅東獨與病母僑居刺繡糊口云數夜之間
愛情加以膠密交信誓丁寧必欲迎為副室而但家有姑母成
夫人性度嚴峻持吾偏急以是恐惧不敢発口也漢呼然
笑曰景玉拙哉大丈夫自主其家寧為他門之一寡婦所
操縱耶張手綉而笑曰景玉貌其媚嫵而不容於一醜婦
齒兒卯中而見東於一老媼使可意美人含哂揶揄於東
墻之下景玉雖彈冠振纓衣自以為男兒獨不愧於心言乎
言罷兩人拍掌大噱璿低頭無言良久嘆曰吾家形勢
璿内為悍母所態恩非子等之所得審也此後璿沉蟲於趙女往々有白晝相
小々任徒所掃徒善心安𣳾何之生於㤙改已手

趙氏夫人字未甚熟

會而畏成夫人秘其蹤跡范張之外莫有知者是年四月成夫人謂公子曰汝年既長成佳期婉晚須往聘於山東毋負尹公之至意也公子自念一身危若無所容托而無復娶來兩室則事事難便仍低聲告曰步徑非無室家之念而但自経草土以來氣血耗盈雖無目前危急之疾而精神晻靄常如在雲霧中小侄之計必欲瀕養數年快作完人然後方始娶妻也自古人三十始娶亦有四五十而娶者小侄今年十五矣過此數年亦未晚也成夫人已知公子之意惻然憐之答曰汝言亦似有理然賢弟在時丁寧與尹公約曰兒子年十二歲也過此三歲後當往成親矣今既三歲而終無消息則尹公不知此間事勢豈不費心懸望而大生疑怪手吾已令儁兒準備行李與之偕往勿復推辭也公子不得已受命與成生登程為兩人以平生知己無中表之情連轡并策吟嘯相和登臨山川或探尋幽跡不知道路之遙行役之苦矣

崇東

回棹青城山　招魂洞庭湖

初尹侍郎仕於皇都與南御史比鄰相善兩公皆無子女相以為憂。尹公為應天府尹時夫人趙氏孕夢星墜

南海觀世音指

懷自此有娠月滿生一女一男子女容貌燗然若兩介紅玉
公之夫婦怳惚奇愛名女曰玉花字紅艷子名汝玉字長
遠矣是年南公夫人韓氏亦娠月而生一女明光照室
如蚌胎初剖其音噦噦若丹穴之雛鳳公名之曰彩鳳字
光娥兩家自此如陰谷生春和氣融融矣過八九歲紅
艷少姐長遠公子言語動止酷相肖似公子或換着少姐衣服
則雖同房侍女莫之辨也韓夫人晩得嬌女而英妙天姿文
章女工隨手融解如鬼教神助且眉目清瑩無一點塵
氣夫人恐懼護惜常以薦福祈命為事而南公不知也
一日夫人與少姐翫花於園中忽然侍婢春鶯來告曰夫
人好積善適有西蜀尼姑持券子而來少婢敢告之
夫人即與少姐還中堂而使春鶯迎之其尼姑身着蜀
羅戾袍項掛百八念珠手執鉄杖大奏子禮於中階夫人
命上堂而賜座尼姑合掌曰貧道成都華蓋山資賢
菴乞食女僧而法名清遠也前年山賊燒菴子觀音
大師金像及西幀皆入回祿中貧道發願將重建菴

慶處　語

子改造金像今已垂成而画幀一事最難矣當今名画
者雖有三四大家然皆男子也視音異於他佛必得
女子之工画者然後可使拈毫而周遊八方迄未遇一
分近可故方此愁悶也夫人顧少姐而笑曰吾少時得
見空月菴觀音画像而至今眼中猶髣髴焉吾今
欲效薄技以慰愁師姑之望何如少姐未及對尼姑大訝
起拜曰夫人誠心及此寔貫山門之萬幸也少姐曰毋親
垂此德音嘗見盛福無量而但佛家大事恐非立談
間所揮洒也宜若有各沐齋誠之道矣夫人曰汝言是
也尼姑一見少姐之容光以心窃驚奇又聞其言驚悟
向夫人問曰少姐芳齡幾何夫人曰九歲矣尼姑注目
見少姐者良久忽愕然變容夫人大驚疑之而愛少姐
深故恐其言不祥不敢問也因以香茶珍果饋之尼姑與
夫人閑語移時辭退曰過七日此當復來謁夫人自今
日齋戒焉後七日尼姑果至夫人迎入別堂鋪綺筵設
淨几燒沉檀於博山金炉少姐親奉金泥及丹碧石

諸

權

當子以妻女為念故尹仲晦必棄官還鄉仲晦[illegible]義僕義居子也

彩而夫人展一幅生綃於案上凝思揮毫五雲玲瓏寫畢掛壁上宛然一觀世音新出於海上也尼姑合掌起拜無數稱謝夫人又以白金雜米善施焉尼姑連稱萬福收而頃而去是年南公以禮部郎中遷御史時嚴嵩竊弄威柄受仇鸞三千金薦為大將締結天子之左右偵伺動靜使趙文華等横行網利公憂憤憤懣臚列嵩十三大罪治疏將上公與夫人少姐訣曰人臣受國厚恩當死生報之況職在言責不可忝也我死之後夫人須與女兒往倚於尹仲晦言畢投袂而出疏入天子大怒以為誣搆大臣將加極律都御史夏春海少保徐階等叩頭廷爭上素重兩公遂減律安置南公於岳州是日南府上下號踵罔極謂公必死及聞公免死得竄夫人少姐大幸相隨出城門外尹侍郎來別太息謂公曰此去岳州五千七百里遠涉江湖安危未可知且奸賊恨憤切齒終必甘心而後已兄之此疏與日月爭光死且無愧而兄無兄弟子侄只有貌少一女耳同赴死地甚為無益今若留置則小弟當盡心保護使兄

之後事有所屬託矣公感其至意許之少姐執夫人而啼泣夫
人亦不忍相舍終與偕往焉八月公艱関度荊州之石門山日
暮乘舟於巴水驛帆輕風疾瞥眼過金沙洲時洞庭烟殘
君山月出有赤巾者八九人乘一隻小舸回之舟尾公疑之果
咆喊登船鈎光翻公知其嚴嵩所遣必不可得免遂
與夫人投水噫小人之禍窮極至此哉時一行僮僕皆為
兵刃所殺而獨侍兒季鶯抱少姐呼天賊徒憐之投之
江岸而去先時蜀中青城山雲水洞有郭仙公者隱居
樂道一日謂家人曰今月某日洞庭有冤死者吾當濟
之即以短棹小艇乘陪江之水至岳陽青州湖月下見
男女兩屍泛流而來公引棹拯之卧蓬窓下水從七竅
而流過數食頃轉首向仙公謝曰少生南標獲罪朝
廷赴謫岳州忽於舟次逢變投死大江而今賴先生垂
救免葬於江魚之腹中如天大德何以相報也仙公愁然
笑曰此不過一時緣分何用過謝哉夫人收神氣目始知
仙公所救而女兒不在遂哀呼殞絶御史垂淚救之既

甦復相對痛哭仙公慰謝而不已天明御史謂仙翁曰標之
夫婦殘命活於先生之手當委身門下長執厮隷之役〻
顧以国家罪人死於水中則已今既不死矣義不敢復
爲亡命之人也當與先生從此辭矣一別仙公顔山川永隔
啣珠他日報恩於何地乎仙公笑曰人間萬事莫非天定
公以塵外孤高相當曲肱飲水於岩穴之間而紆朱拖紫
煒焃震輝者非其本分故造物戲劇禍厄如此往者已
矣言之無益今宜順受天命與老夫同敀窮山咬根餐食
葉耐過十年則天道循環吉運自至也御史見仙公華
髮栗顔眼如明星而氣字踈朗言笑高雅意以爲
上界眞仙〻亦自念(人物)富貴酸甛憂患傷心霜金驄馬舊
跡驚入風濤鯨窟餘悸(波怕魂)震魄遂慷慨許諾仙翁
大喜即與御史迴棹至青城山是山自古昊仙都會之府也
青獅白鹿瑤草異木處〻有之而仙公結茅雲中瀟洒如西
蜀御(中)史與夫人淡然自適閑送日月然但以不聞少姐之存
亡涕淚常未乾也其日南少姐哀號於洞庭岸上

歎　瓊

翻身欲投江者數矣季鶯持之痛哭曰少姐。吾老爺
夫人之魂所依托者誰也。南氏骨肉少姐一人而已當隱忍
偷生圖報父母之讐何必決命相隨然後爲孝子哉少姐
哭曰吾以九歲幼兒安能復讐而且江湖萬里蹤跡孤危豺
狼鼓吻盜賊睢盱縱欲偷生何可得也言罷。哭聲哀亮。如
裂湘升諸禽驚呼山鬼垂淚時夜過半淡月蒼茫忽
聞環珮珊瑚自遠而漸近俄而有一介靚粧仙娥左手持白
玉杯右手持瑪瑙小瓶翩然至前曰妾受湘君娘娘之旨奉
慰於花相國夫人夫人以前生業寃雖有一時厄運十年之後
當與父母相逢榮樂無窮願夫人顧念貴体毋爲無益之
悲仍以玉杯酌瑪瑙瓶以進。曰遙夜空江慮有飢渴娘娘之送此
玉漿夫人一飮此則雖數日不食而神氣無憊矣少姐疑怪
不卽飮季鶯泣勸曰娘娘之憐少姐愍厄軫少姐飢渴降此珍
液盛意不可孤請少姐一決焦喉焉少姐始取盃飮之異香
滿口精神爽朗少姐泣且謝曰小妾罪逆通天罹此艱訖
娘娘曲加矜愍敎詔丁寧妾死無以報也然妾分明見

彩鳳宵宮素娥與太乙真人有投花之戲故上帝降罰使謫人間善反之兒女偏性狠不弘恕耐也

休壺

父母入水此生寧有會面時也仙娥曰夫人休忽焉忠臣抱寃謇匪躬之節嬰龍鱗犯帝口終雖損身於層濤駭浪之中而神明扶持必有以保全者矣少姐聞之倘怳而未能信季鶯從旁言曰公子欺我哉屈大夫死於子蘭岳武穆死於秦檜此可謂神明扶持乎仙娥撫掌曰娘子未知耳夫神明之保護忠臣者非但為其人而亦為其国君也彼楚宋之君甘心樂亡愎諫違忠而沉溺私欲屈膝事讎言天厭其德久矣今皇帝雖為權奸所誤然聖考出天五十猶慕父母天下寧有孝而不昌乎昨日湘夫人告于湘君娘娘曰今夜御史南公當死於水中乎娘娘棹頭曰南公清忠簡在帝心且大明皇帝至德升聞天將報以純嘏而少微星已艤船待之矣然其女兒以捐介之性恐不能自保遂命妾往慰焉妾以是知尊大人之無恙也季鶯聽罷怳然大奇仚娥向少姐再拜寛慰曰忽辭去季鶯謂少姐曰妾聞洞庭瀟湘之間自古有仚人而湘君其一也今夜之事

宲為奇異頗少姐特以寛心焉少姐泣曰設令仙娥之所傳雖不啻浪父母為人所救而無事焉吾自襁褓未嘗一日難違膝下今忽相失音容邈然吾何以堪耐而且父母緣一不肖弱女而念慮存亡肝腸餘幾乎此吾所以哀隕罔極欲死而無知者也日氣哭不已俄而江村鷄鳴東方漸照少姐謂李嬰曰夜来事誕妄雖不可出口然其奇異則甚矣吾當暫保性命以冀他日或見父母之容顔而此地乃船舶脊湊之會也南来北去耳目繁多流雜道路危辱必至莫如深竄岩穴滅影屏跡生則幸耳不生亦命相與散髮翳面從山間小蹊而行噫少姐金房繡閨曾未有跬步之勞而崩岏斷麓山石犖确之玉骨何以自致手行未十里嫩脚漸蕭軟跗重繭婢主相泣於林薄間忽有一麻衣老媪眉如霜雪持索藤短筇過前路而指南过大路曰此去二千里巴陵縣獲桂村有陳姓官人而其家女兒與君有宿世之緣試往依之則非久當與好人相遇矣言訖忽然不見李嬰大驚少姐亦異之鶯謂少姐曰神明哀憐少姐其所持導丁寧若此當順受勿逆以待天命也於是

扣手

決意向巴陵相與扶携寸寸前進時嬰年十三體態娉婷行人見而介美人艾緑髮四垂如月隱雲中而行步裊娜無不回顧驚疑也。至進桂村少姐隱身於林村外密。中謂李嬰曰吾以閨中。處子情跡俱危不可以一時路次間荒塘所聞輕投於所昧平生之家汝試先往訪所。陳官人家。細問其名字為誰官為何官而來萬一吾家親戚則幸甚不然寧死於途路決不可入矣又脫手中玉環而賜之曰此。吾外王母金陵郡主之幼時所室者也母親常稱玉品真玉之奇汝試持此物假稱買賣而一入陳家則或者有親也。其家少姐之道矣汝以慧眼一見可知其賢否也嬰領諾而去至巷南衖上有一區大宅問于村人荅云山西灘安府提督陳公衡秀之宅鶯又問曰彼家主人既是外任則夫人想亦從往矣未知守宅者何人也曰上年陳老爺以兵部侍郎出鎮山西而提督非享眷之職故夫人與少姐留此不往矣鶯又問曰其家少姐芳幾歲而家中又有子弟或族姓男子否

荅

曰少姐年齒則非外人所可的知而其家但有一公子往淮南

叔父家學書不還者三年矣其外未聞他男子也嘗語曰陳公既是京師大官而若與吾府在族分戚誼則必不無通信慇懃之道而吾自知人事以來未聞有陳姓官人之往來於吾府者以此推之決知非內外族黨而吾少姐禮防太嚴今萬里他鄉安得親戚而依之乎吾且試往其家以覘之時陳提督夫人吳氏果有九歲嬌兒名彩瓊顏色綽約如初發芙蓉夫人珍重憐愛每遇粧奩珮飾則毋論価之多少輒買與之是日侍婢姚英持玉指環一雙入謂少姐曰此物奇妙可愛恰似吾少姐也少姐忙受大喜著於手指愛玩不已曰誰家少姐不耐飢寒忍賣此手中絶寶也吾當告于母親而三倍其価以慰其戀惜之心也姚英笑曰少姐徒見此環之珎妙而不見其賣環者之奇妙也少姐問曰其人何狀對曰其人年可十三四以綠衫青裙自以為人家叉鬟而其雲鬟花靨色態之天然雖謂之世態閒秀可也言未已夫人至執玉環而視之大驚曰此玉是崑閬之溫玉此珠是合浦之明珠也冬月著之而不冷夜室照之而有光此非尋常家寶物也

汝試招其人而來姚英出與李鶯而入夫人少姐望之驚奇鶯
禮於夫人夫人坐之中階而問曰覩汝之容眼似是富貴家之
侍兒而何事持此玉環奔走而賣也鶯見夫人甚爲德容
少姐温朗貞淑心中幸喜對曰小妾乃京師南御史宅侍婢
也老爺以非罪謫岳州昨夜舟中遇水賊老爺與夫人投江行
中諸人皆死而獨九歲少姐僥倖得脫彷徨道上孤苦弱質無
處而生而且手無見粮故鬻此持環欲延時日之命也因呑声
哽咽淚下如雨夫人慘然無語少姐跪告夫人曰今聞南少姐之
情境小女不覺心肝酸痛矣彼以九歲女兒抱窮天之至痛
江湖蕭地靡所止接而秋風日高冬歲漸迫弱姿軟骨安
能一日得生乎母親倘垂盛德收置家中與小女同視撫
愛之則南氏父母必將結草報恩矣夫人嘉歎而撫其背
曰吾兒樂善如此吾豈不從乎問於李鶯曰汝少姐見在
何處對曰在巷外林麓間夫人卽命侍婢數人持小轎
隨李鶯而往迎南少姐鶯纔出重門夫人招姚英傳
語于南少姐曰少姐遭變流離凍餓可憐云老身聞之

惻隱有此奉邀矣少姐愕然告于夫人曰古之今士不食嗟来之食
彼南少姐若有貞心潔操則豈肯以身上飢寒求救於他人
手少女見其侍兒動止有法其主不見可知也今傳語中辭
意頗涉簡褻南少姐必不来矣夫人覓之称善改語而送之
時南少姐遣季鶯以良久不还為訝忽見鶯與五六乂鬟
領小轎而来少姐心語曰陳官人家果是吾親戚也不然豈
有此哉鶯披林木而入姚英傳吳夫人語於少姐曰少姐
侍婢聞少姐遭罹凶厄驚愕無已窃念路上倉卒喪
禮難辦故老身母女方為少姐親治喪服惟望降屈於
陋舍過成服然後徐圖還鄉也少姐目視嬰之解其意
跪告曰是乃山西提督陳老爺宅也雖與吾府非宗戚
姻親而其老爺方在山西任所公子亦往淮南只有夫人
少姐而其仁風德音感人心骨也仍傳陳少姐之言少姐
已聞姚英之傳語而太半傾心又聞鶯言怡然登轎於
是姚英先走府中告南少姐之来吳夫人大喜設素筵於
中堂陳少姐去其華飾降堦而立南少姐下轎入重門陳

如 能知道也 振古所未有 在

妳

少姐揖引上堂南少姐俯伏哀哭。吳夫人與少姐哭而吊之季鶯
倍哭於南少姐之後吊罷夫人進而慰之南少姐哭踊中禮
聲音哀切陳少姐爲之垂淚扶南少姐而斂自己寢室
徹錦屏繡簇鋪以素席親持糜粥以勸之噫但以未
十歲小女其夙成盃禮如此也自此南少姐與季鶯哭
不絶声至成服日。吳夫人與少姐又行吊礼於南少姐如初
後數日夫人與南少姐從容問内外族派聞少姐爲金陵
郡主外孫夫人喜曰然則少姐於老身爲再從姪也老身之
外王母即雲陽公主於郡主爲姑母也少姐亦喜曰少姐
顛連他鄉四顧無親今得叔母而依之尤爲萬幸也自此
夫人少姐待南少姐益親過十餘日忽然村巷震沸家
人奔走入告曰湖廣巡撫使尹侍郎老爺至矣夫人大喜
時兩少姐在夫人前南少姐問陳少姐曰尹侍郎無乃
是山東尹侍郎耶陳少姐玉顔微赤低頭無答夫人
笑曰果是山東尹侍郎而老身之内兄也吾兒與尹侍
郎之子汝玉定婚故羞澁不敢對矣然賢姪何以知尹侍郎

也南少姐悄然變容珠泪雙落曰亡親昔與尹大人比屋友善情如管鮑少姪亦嘗拜現於尹大人內外至今猶記其顔色也言未已鼓角喧闐旌鉞炤爛侍郎已到矣兩少姐退歸寢房夫人迎見侍郎於中堂相與問寒暄畢侍郎召彩瓊少姐執手愛撫喜色粲然侍郎又自袖中出一封書傳夫人曰吾來時歷陵川縣平仲適巡到是邑與吾從容數日而平仲自言介期尚遥男子亦在淮南家無男丁而比年海寇浸盛犯江西諸縣江西距家不遠深以為憂書中亦有此意否夫人拆封看畢對曰簡紙皆此意曰尹兄必欲掛冠東歸云今行如或經過其处須與瓊兒起程隨後同歸滄南以為相依之地少妹孤處江湖之間騷屑驚心今得與哥哥同歸則誠為快幸之事然哥哥方帶大官重任何事歉愧愧決歸耶侍郎歎息曰吾非懸車之年而但近來朝象寒心吾友南御史論事竄逐林潤楷瑞等亦以敢言相継废黜即今國事皆決於嚴嵩父子之手以是花尚書徐少保諸老成人稍稍引去吾亦無心於世事前月已送家屬於滄南方欲謝病乞退矣意

外忽奉南巡之命萬不獲已扶節來此然還朝後即當奏啟
矣夫人歎曰哥哥不聞南御史水死耶侍郎大驚擊膝曰此
何言也夫人將南少姐事一一告之侍郎失声長吁急泪傾眶
曰吾固疑乎此有此禍也嚴嵩賊之陰害忠賢類皆如
此子平安能抂免乎既而又歎曰以子平之鯁亮愷悌亦不能
安葬窮查反為魚龍所食此豈天理乎乃使侍婢召南少
姐少姐方倚寢房感念平昔心不自定及承召音垂泪而
入拜於侍郎外地哀哭侍郎歸慟良久慰止少姐而仍
復揮泣曰老夫怯懦不能與令尊同死直節幽明之間
慙負多矣少姐起而再拜泣且告曰大人曲念亡父之至冤
感教及此小妾願自今以後永依大人膝下幸賴大人盛
德一復父母之讐則小妾當世世生生長為大人血屬以報
如天之恩侍郎歎曰九歲女兒言語如此子平可謂有女
矣於是吳夫人使侍兒引少姐起改着吉服以子禮現
於侍郎復改裏服而入侍郎引坐膝前涕泣然交下少
姐復告侍郎曰小妾蒙大人不遺收置膝下死且無限而

但念父母之水国孤魂無所憑依小女私情欲親往江上招安父母斷魂奉啟故鄉也侍郎歎曰孝哉汝言老夫未及思也於是侍郎起出外堂招巴陵縣丞謂曰明日洞庭湖上當招亡女之魂備祭奠以待之縣丞承命而出明日侍郎與少姐同至金沙洲崖上空山葉脫大江風鳴孤船不來斷雲歸去日暮滄波消息何處猿声失子而哀号鴈群呼侶而酸嘶烟樹蒼茫鵬鳥翻飛者賈太傅之長沙也竹枝悽斷飯筒往來者屈三閭之汨羅也鼓瑟秋江之上而曲終人不見者湘靈之哀怨也臨江痛哭江水嗚咽於是侍郎與少姐同脫上衣侍郎自招御史魂少姐自招夫人魂哭祭於江上是日江南江北無數商船呉楚之客揮淚相視而皆悲南御史侍郎留陳府數日起程呉夫人與兩少姐同車隨侍郎後行至開封府侍郎使記室一人陪夫人行車自東昌直向済南而侍郎從廣平還京師詣闕復命明日上疏乞啟而備陳疾病之狀辭甚悬惘天子乃允

桂亭各言志　蓮橋歸行義

凝鳳

原来尹府在山東洛南府之歴誠縣是亦青州之一大都會
也有玉帛江山之勝人物樓觀之富而尹府尤以甲第擅名焉
是年九月趙夫人已與少姐公子自京師先歸整理家事以待侍
郎忽聞侍郎南下之報復以長路為念焉至季冬初旬門下人
入報曰巴陵陳提督夫人至矣趙夫人驚喜出迎於堂上坐定陳
南而少姐禮於趙夫人夫人引陳少姐撫首欣愛曰別来數年何
夙成如此時南少姐以麻帶素服坐吳夫人側蛾眉淡淡雙淚瀅
瀅趙夫人愕而謂吳夫人曰此兒於夫人為誰而酷似南御史女彩
殊可怪也吳夫人曰姐之只知此兒似南御史之女而不知為自己之
眷兒耶仍傳少姐始末夫人慘然執少姐而涕泣少姐伏席
仍將小姐遺事之顛末傳於趙夫人
嗚咽哀切而不忍見也吳夫人扶少姐起以吉服拜趙夫人如現
侍郎仍復以素服侍坐於趙夫人側於是趙夫人使侍女君紅
艷少姐及長遠公子拜於吳夫人而又與南少姐相見以兄弟
礼尹少姐已於簾內望見南少姐氣容憯然憐之及與之比
膝全坐低声致慰傾情相愛而公子一邊慰南少姐亦一过流
目見陳少姐而喜眉玲瓏少姐赧然低首吳夫人眄而愛之

遣

是夜三少姐同做寢房琅音嬾語娓娓悟悟歡情哀涕婉嘆嬌嗟完然若同胎姊妹各分天涯曠阻睽難茹情懸念猝然相覷握手傾懷也尹少姐長南少姐一月南少姐長陳少姐一月以之為次第而半姿懿德花姿玉瑛文藻女工莫相高下趙夫人耽耽重愛而尤憐南少姐之孤子也後月餘侍郎至夫人迎之慰行後之苦仍及於南御史韓夫人之事侍郎夫婦含淚咨嗟如悲親戚南少姐感恩浹骨孝愛之心雲出泉湧常恐糜粉而不能盡報也此後南少姐雖與兩少姐同居一房而坐不華席食不滋味每遇新節月朔則号隕輒絕明年八月翌日至少姐與季舅親備饍羞自製衣文祭於靈几明年翌日又如之服闋猶不御華服尚以罪人寓之侍郎益哀

重

之是時尹南兩少姐年皆十二歲侍郎每遇京鄉故旧則輒聞佳郎之所在薦而終無入意者每歎曰若以吾之兩女比之姪姒則是人事之所不敢也然其幽閑之姿貞靜之德亦豈多讓於古人哉天出此等淑貞而決不屬之於平詞俗子意者必有積累仁之家出一介大君子而吾兩女為之應

門閑女如王謝女子之萬求同藻名如蘿内

期之生而也趙夫人在旁問曰現相公語意無乃欲皇英之
故事耶。今以兩介美兒當得兩介佳郎雙雙對游各見滋
味也侍郎答曰苟求風彩則如潘衛者有之矣苟求韓
蘇太史者有之矣。大賢君子則不并世而出也今若配南女
而捨吾女是不近人情也配吾女而捨南女則是負吾亡友
也夫人大悟稱謝。一日侍郎在叢桂亭與三少姐玩月徘徊
忽有孫雋翩躚於檐上翹頸長淚其音哀亮侍郎即命
三少姐各成一絶尹少姐詩曰
白雲貞姿響音戛然高檐獨立月中仙若為嗄得丹山侶
接翼同朝玉帝前　南少姐詩曰
一別青城每憶還獨憐病母在空山猿声處處求其
子不忍蜚過三峽間　陳少姐詩曰
未
恐復驚人罷大鳴豈無六翮到三清秖緣子晋留佳
怙
約夜夜継山萬里程
侍郎先見尹少姐詩。知其有終不舍南少姐之意点頭
微歎嘉悦無已及見南少姐詩泪湿然不能讀曰。汝之此

玉丹山搖翩之流古人席琴義之篇

詩可以斷千古孝子之腸矣又見陳少姐詩有貞靜守節
之意三復歎賞而但恠其有隱憂也此後數月侍郎謂夫
人曰吾今僻在鄉曲間見不廣當遍游四方必得佳婿而後己
其故未可以時月期也遂以千里名騾家童數人作路於南京
轉向浙江焉時公子往於婦氏寢房接陳少姐容貌愛佘歡
喜而間或參以言笑則陳少姐冷嚴不荅一日公子入母夫
人寢房吳夫人亦来在坐而陳少姐與南少姐圍碁而少
姐迭抽纖葱落子丁丁如鴈点秋沙星布曉空而神動天
隨萬變橫生陳少姐忽歛手推局曰姐姐天生奇才也少妹
何敢望也公子初見南少姐之碁法神妙乃引金枰向南少
姐曰愚兄粗解碁譜非曰能之願李焉南少姐三辭讓
遂與之對局公子手不暇及連輸三局兩夫人大奇南少
姐而尹少姐嬌笑琅琅嘲公子曰汝當偉然自負不以天
下事為難今為一女子所困此後能復有大談乎公子
大笑曰南妹事事神異固非世上人也至於姐姐與陳妹少
弟不畏也尹少姐燦然笑曰敗軍之將猶復語勇乎公

子仍跪告吳夫人曰陳妹外視不接言小姪語殊非一家間
亭風也願叔母觧諭之以少除冷淡之色且小姪俄覩陳妹
棊品甚是小姪之敵手也小姪欲與之一番對局而以小姪
之情萬無應可之理亦願叔母之勸諭也吳夫人愛其言遂令
少姐對局少姐紅潮滿面若無所措其躬而兩少姐微笑視
公子公子喜氣動盪高捲複袖玉子乱落勢若風雨而故
復誤着隨手求退搽執少姐玉臂引之却之少姐推拜却
坐曰哥哥不直麄不可較矣公子詡詡笑曰自退者不勝而
夫人絶倒少姐駭然哂之是日三少姐還歛寢房尹少姐謂
南少姐曰長远可謂風流豪士也不可謂端肅君子曰娘
然相笑陳少姐羞愧無語一日侍郎自浙江還欣欣謂夫人
曰吾得東床快郎從此可得甘食而安寢矣夫人大喜
曰誰家兒子其人果如何也侍郎曰晩生雖無藻鑒亦
自許平生不妄知人而嘗以汝陽侯花公為當今第一
人其次子珎年方十二歲而陳平之貌曾參之行錦繡之
文章山嶽之氣像早晩當名震天下為帝子師如国初

之誠意伯也仍顧謂兩少姐曰汝兄弟友愛格天終能同敀
君子而不負平生之至願也老父雖今日瞑目無復遺恨也自槖
中出紅玉釧與尹少姐青玉珮與南少姐曰此乃花家之信物也汝輩
須琢重藏之兩少姐拜受而退同敀寢房自幸娣妹二人將
得一生不難而各於心中感謝神明季鶯自正堂來燦然
啓齒微謂南少姐曰同庭仙娥之言果不孟浪矣少姐感
悟歔欷曰過此八年重逢爺孃然後可以快信也尹少姐
訝而問曰逢賢妹以來未嘗見賢妹婢主相與密語今
何語之親而猜外我也南少姐對曰渺茫誕怪之說耳雖
得聞而口不可言也回顧季鶯曰當時事雖涉不經
終始秘之於姐姐則不可矣鶯於是將仙娥之言一一告之
於尹少姐少姐大驚異之仍又賀之曰賢妹兩尊堂必
然無事矣夫以賢妹之至孝決不當酷蒙天罰吾固疑之
久矣今聞是言吾心洒然若決浮雲而見日光也往者賢
妹何固執不信而枉自過慽也南少姐猶噫然收淚此後
侍郎夫婦治兩少姐及公子婚具將次第成禮而但恨

欲

婀娜 條 儕

日月之太遲也明春三月三少姐游園中花影亭或弄
花枝或採蘭葉紅裙颯纚瓊珮琅璫曼步嬌嬉愛
影相顧望之若一羣仙子接手遨戲於閬風之苑而三
少姐自粲粲各各相流歎星眸依依玉筯潸潸苟非深
得於七月之篇而窺見女之情者莫以知三少姐之悲也此時公
子聞三少姐在花園乜步而至參坐歡笑陳少姐苦之尹少
姐謂公子曰吾輩之遊汝甚不閑色耶皆也公子笑而猝
然對曰少弟適得一詩欲承姐姐評教幸勤來此姐姐何以
迫切也少姐笑曰弟聞其詩云何公子倉卒口占曰
海燕新啟上西樑雲窓霧閣自春光含泥欲到還
蜚去恐有陶河嚇頡頏
少姐聽罷娥眉雙蹙憮然良久顧謂南少姐曰自古
佳緣多魔好約易外今長远無端成詩而語乖不祥吾恐上
欄之花將為狂蝶之窺而樓林之嶌不免李鶯之積也南
少姐悵然顧陳少姐而公子亦悔其率尒自歎無已後十
餘日公子與兩少姐侍母夫人側侍郎自外入曰天下多無

天下有大喪 恠

攄事也陳平仲素以廣謹著稱而今為錦衣揔督楊碩所
陷以奸贓繫詔獄云夫人大驚曰相公從何時得聞耶侍
郎曰平仲家人來矣吳夫人聞之昂天痛哭郎曰治行赴
京師行色甚急悲不能耐趙夫人請留少姐於夫人少姐哀
泣告曰家嚴陷在大禍少姪雖乏緹縈之誠豈忍暌而越
視乎於是三少姐執手相別涕泣沾襟公子遑遑顏色千
變吳夫人與少姐倍道至皇城聞陳公已被榜訊夫人少姐
苦呺屢絶初陳公在吳府時嚴嵩之僚子趙文華聞少姐
之美以其子求婚公峻辭却之文華大怒囑於嚴嵩出公
為灘安府提督至是使楊碩誣奏公以和竊功太原錢三千萬
拿下錦衣獄百計鍛鍊文華聞夫人少姐來到旧宅乃招夫人
從兄吳郎中者而謂之曰陳衡秀罪雖當死然吾誠一開口
則足以救矣前日衡秀侮我太甚拒婚迫切今吾不可以德
報冤也聞足下與衡秀連家云如欲使衡秀生出獄門試
為傳言於衡秀之女彼若孝女則必知所為去就之者矣吳
郎中自是畏勢唯唯之徒也拱手聽命來見吳夫人而傳之

夫人大怒曰趙賊乃敢辱吾兒耶少姐奮然告曰古之孝女或有願為官婢而贖其父死者亦有鬻賣其身而葬其父母者今小女身體髮膚皆父母之賜也今父在重戮而為其子者豈暇論身上之辱與不辱乎夫人常以少姐為有氷玉雪霜之操矣及聞是語愕然無語良久流涕歎曰哀哉悲哉夫義亭咏嵩之詩足以為汝之成案矣吾又何疑於汝心哉然殺其女救其父生者何以為心乎古人云黃金為娃其智為惛今吾之心不啻黃金之娃而已汝其自念自為之少姐慨然無一毫難色親向吳郎中而許之吳公大喜飲告於文華文華喜欲狂明日復囑巖嵩高而奏之天子減死配陳公於雲南公出獄夫人少姐扶之痛哭公慷慨長歎曰吾不能見幾早住而洩怒遲徊遭此僇辱尚復誰怨乎然老身罪在必死而聖上典加容貸此亦天地之大恩也於是夫人泣傳趙文華之言公怒髮衝冠曰吾寧暴屍於東市豈忍與奸賊結親受千古買矣乎且吾兒三歲時與尹侍郎定親今已十歲大丈夫安能鬻子而求生乎少姐怡声告曰小女迫於事勢

輕先許諾已破之甑言之無益且天下事自有方便願爺ㄟ勿
以小女為念焉言罷意氣自若公昂天寒心曰又默然思量（於）
心曰吾女自孩提時明畧過人而今其言動如此必有奇謀異
策能以全其節（吾命ㄟ保矣）者吾且從其意以觀之乃問小姐以所欲為（行）之
計小姐對曰小女欲如（为）此如此公歎曰吾以軒然八尺之身生死
於豎子之手而使一介女子（兒）變服流離於四方此生良可哀哉
且雲南一萬七百里女兒之身決不能得致矣須往淮南與
（昌）雲兒相（同來）依也夫人初以（为）小姐謂將（必）殺身明節（矣）而隱悼黙憯
中心如割及聞其旨中設計大驚稱歎再三撫小姐背而
生離死別関山萬重淚安得不橫流也腸安得不寸斷也
公與夫人分行後小姐啟臥寢房日夜号泣時趙文華家
人從（繹）速催婚（小姐使乳娘）傳語曰新別父母情懷罔極且當耐過數
旬方寸稍定然後可以成禮矣文華家人啟傳小姐之
言文華之子燥ㄟ不已文華曰人情固然當從其言且可（彼）
已作東中之物緩之安往後四五日文華使侍婢往見
小姐小姐雲（亂）髮粟面擁衾呻吟以微微玉音嗄謂乳

娘曰吾悲撓之餘重感風寒之方欲安意調養趂速差
完以報活親之大恩而今外人數之来侮吾心不便矣其
人啟以此言告之文華大喜曰彼誠烈孝而知德者也今
宜順適其意毋令生嗔此後則須每日承候於門外
而勿令復妄入也又十餘日少姐度公行車已遠與乳娘浪
及侍兒雲蟾等夜治輕裝皆着男服以一匹青騾向
淮南而去明日文華家人来見空宇荒凉無復人跡
大驚大訝問諸巷中人曰彼家少姐何處去巷中人凉
荅曰少姐大姐吾不知也其人無聊而啟告於文華文華
父子目瞠口噤相視而不能言使人急招吴郎中吴郎
中顛倒而至文華頓足乱叱曰老畜敢賣吾父子耶吴
郎中不省首尾大愕曰尊公此何教也文華曰陳女逃
走豈非老畜之造化耶吴郎中惶急指天為誓曰小
生實不知也然當益心搜索願尊公息怒文華之子咄
咄恐其父曰當差急之成礼或多遣婢僕防護其家
則必無今日之患而大人關鍵太弛為兒女子所瞞

肩

此不可使聞於他人也文華亦悔恨刻骨而復罵吳郎
中曰苟不搜納陳女子老畜決不得保白首矣急往
搜之吳郎中蒼忙還家搔首擣胸曰吾以不緊陳女
之故大為為權門所怒受辱萬端此何等厄會也是
女無他可往之處必踵其父母而走也郎使家丁數人從
雲南大路而追之先是陳公之弟英秀性行高潔隱於淮
南雲毋山陳公送子昌雲而學書焉公之就獄也謂家人曰吾
積忤權奸其禍可知也昌雲若來則必及於禍是父子同死而
宗祀絕也待我死後始通於昌雲使得竄於毋山中為他日
復讐而勿令浪死也以是公在獄而月昌雲不知也是時少姐
自永清縣轉輾問向路而雲毋山路當過山東少姐自念侍郎
夫婦四五年撫愛之恩公子竊藉思服之誠惛然沾襟心語
於口曰吾以薄命女子貽禍於父母幾抱窮天之痛而永為
天下之罪人矣僥倖神明俯憐寬巖親董免大戮然萬
里天涯賜環無日從此誓當不離膝下以報顧復之恩而父
毋辭世之日仍復決命同歸則庶可以贖吾罪而畢吾願也至

室家之道雖云大倫比之父母猶有輕重此心已定牢不可破長淇尹郎此生已矣人情當歷拜永訣于尹叔父內外及兩姐姐而若一入其房則必不無許多難處之端百爾思量終不若割情而全其義也然尹郎多情者也必然以我之故枉費心力而愆其置室之期吾淇尹侍徒為魔障而已薄命之人事事如此自顧前生有何積罰而然也以是身同驚彈之鳥心若中鉤之魚行必齎咨止必歆淚行十餘日過平原驛秣驢于客店忽有少年名官護一隻彩轎呵擁過前而入於旁店雲蟾自以女人之心忘其彩色之已變決籬而縱視之兩轎子一時搴簾兩婦人細步而上堂在前者年可二八而鳳冠花履體貌凝莊在後者年未及笄而顏色照輝若太陽初陞娉婷之態貞淑之氣髣髴於自家之少姐雲蟾不勝艷嘆走而密告於少姐曰小婢嘗謂天下絕色惟尹南兩少姐及吾少姐而已矣俄覩旁店行次中少姐若乱豈之尹府則當在於尹南之間矣少姐曰世間寧有復如南少姐者乎雲蟾曰南少姐之天香自蔽百美橫生自生民以來所未有

也誠不敢擬議而至於尹少姐則恐不能着鞭先之於此少姐矣少姐素知雲蟾之識鑑精明故不復為疑然心自太息曰吾於尹府受恩深厚而尹郎乃以金石之信春之於菲薄之質吾雖女子豈不銘感於心乎今吾一去雲南形影永阻則尹郎豈有兩親而他無兄弟勢不得終守柱下之信而長缺中饋之任也伊時猝然成婚於東西南北而萬一有凡品女子猥入其門則尹郎之風流韻致索然無聊而且以兩姐之絶世之資寧不辱於比肩相隨乎惜乎安得以彼家壽子薦之尹郎也況思默量仰歎俯欷午飯在前而不能下箸忽思一計奋然起曰士固為知己者死吾豈可以一時之嫌而抱千古之恨也即上青驢其雲蟾等復從來時之路而下坐於白蓮橋上俄而其名官具雉彩轎來望見石橋上有絶美一人以烏巾緑衫臨流而坐手折碧藕回頭流眄其名官大驚於心曰吾聞有西子玉孃之美而豈聞男色如此者乎此彌子瑕安陵君之所不能髣髴也不翩然下馬揖少姐問曰秀才欲向何處而閑憩於路

覓

傍手少姐荅揖曰方向淮南適見藕花蒲荻愛玩留連
也其人先通姓名曰僕滁州人白瓊聖圭也頗聞秀才之
高卿少姐曰學生山東人尹汝玉長遠也覘足下早登青
雲不知何官也其人曰僕春間忝科第新除翰林編修
戰矣因問於少姐曰長遠居在歷城則或與尹吏部為族親
否少姐荅曰即季生之嚴親也翰林既悅少姐之容光
而又聞其為尹吏部之子頗已傾意遂與之談論於文
章山水少姐玉音滔滔如決江河翰林動容欽服不覺
兩膝自跪曰昔程本與孟子華遇之於道傾蓋而語僕
縱慙子華子長遠何遽不若古人乎少姐拱手謙謝
翰林愛尒愈甚問長遠年今幾何而曾已娶室乎
抑有定婚而未及成禮耶少姐荅曰學生齒方十三而旨
與陳提督之女定親矣其家遭禍遠竄相去萬餘
里消息已絶方欲更求婚處也翰林喜動顏色曰
僕欲有所懇幸長遠不以為濫否少姐曰苟垂明教
則安敢不奉手翰林曰僕有一妹今方年向京師而齒

淇長遠相適矣其恣性之美足為君子之配長遠雖遍遊京鄉轉求淑女恐未有邁出吾妹之上者望長遠勿以微而却之也少姐答曰家有父母婚姻大事非孝生所可擅便也足下到皇城後試即通于家親則可否間當有應答矣翰林曰長遠之言是也然主張在尊堂而取舍在於長遠幸長遠毋負今日之至意也少姐曰諾翰林大喜復

廿九

疊淇少姐清晤娓娓不能相捨少姐起而揖辭曰日將暮矣前站稍遠不得終夕陪穩他日皇都當復望拜清塵耳翰林悵然作別各相登程焉

君子迎淑女　妖女結冤客

陳少姐至淮南見壽士公子告公之禍而相淇痛哭壽士曰雲南遠矣汝甥妹弱不可往矣吾當㩗行汝等留此也公子少姐涕泣願從而少姐曰父親臨行之教亦如叔父之意然顧今父親之禍莫非少姪之罪也少侄欲畢命於父母膝下以少舒此胷中之至痛也壽士不得已淇之偕行焉時尹府自吳夫人死後侍郎夫人晝夜憂歎及聞陳少姐許婚

於趙家而陳公免死侍郎嘆息無語而府中莫不錯愕恨
陳少姐之無信也㣲兩少姐流涕嘆曰孝哉陳妹也哀哉其
必死也南少姐又況吟良久曰陳妹莫畧絶人福氣蒲面決
不天枉殺者此必有奇事也因告于侍郎急送家僮探消
息於皇城月餘還報曰陳府一空問於隣人人曰彼家少姐
陞天乎入地乎何訪之者多而終無聲息也夫人以下聞之相
顧訝而莫測焉後數十日忽有一蒼頭自云自淮南陳壽
士家來而上陳少姐手書于兩少姐尹少姐忙手拆封書
曰小妹陳彩瓊泣頓首告別于兩姐々粧抬下噫々女子
之生卒非父母之幸况如小妹之階禍者復何云乎哉小妹雖
剜腸刺血莫補老父既傷之膏嗚呼少妹之罪當與人
世絶矣㣲今盟天而矢心者生亦從父母死亦從父母然
其痛幽寃庸可以有既乎羞乎凝香閣抑梅之戲籠
翠亭詠栢之事若隔前生而一落天涯如驚蓬振葉
蕭瑟自鳴悲夫々叔父母撫首子視之恩吾姐々膝衾
友于之情惟期他生之相報而已自餘腸斷氣絶而不能

詞別紙曰小妹於平原客店遇翰林編修白璥之妹少婢雲蟾親見其容皃而傳之誠亦今世之稀罕閨秀也願姐〻留心不忘也兩少姐難淚被面不能讀及見別紙沉吟相顧覓而歎曰噫斯人也秉德如此豈不能終享天福乎於是尹府上下始悲陳少姐而歎南少姐之先見也此後公子雖強為和顏於父母之前觸物興思難禁龍鍾兩少姐憂之一日兩少姐侍夫人在正堂公子自外帶笑而入曰有翰林白璥者寄一封情書於吾而自以為白蓮橋分手之後何日夜敢忘吾長遠也其人又懇書請婚於大人而盛稱吾為大君子此又可笑也吾行年十三本不知白蓮橋在於何處而尤不知白璥為何狀人也夫人訝曰然則其書必然誤傳也兩少姐已知陳少姐之事相視而笑侍郎入來夫人迎而問曰汝玉云云白翰林通婚所謂白翰林誰也侍郎曰故太学士白邦献之子璥也夫人曰其書分明寄相公書耶侍郎曰分明寄吾書也吾與父其友善矣書中首稱旧誼皮封濟南前任吏部侍郎尹大人座前豈

不分明乎夫人曰然則其所汝玉書何其孟浪也侍郎曰此誠可恠
也曰詑吟少頃使公子搜出地圖展之案上撫掌笑曰白蓮橋
在平原驛北二里許自京師走淮南之路也必然陳女與白
瓊相遇於此白瓊悅其容彩與之立馬相語而倉卒通名之
際借傳汝玉之姓名也不然其間必有多般曲折此不可以
臆料也嗟乎陳女在萬里外安得一見而問之也於是尹
少姐告於侍郎曰向者陳妹書中有數行別紙而其所云
如此少女等相私謂曰必徐元直薦臥龍之意也侍郎悅
然嘆曰汝等可謂陳女之知音也乃使少姐取陳少姐手
書及別紙而來侍郎讀畢流涕曰異哉陳女欲與吾
家永辭耶天理必不然矣夫人問於侍郎曰陳女果欲如
書中所云而終不回心則相公欲將何以處汝玉也侍郎
嘆曰雖黃河如鉢泰山成芥汝玉豈忍負陳女娶他處
乎公子聞此言心中幸喜侍郎出外堂答書送白翰
林家人而公子無書焉自此侍郎益憐陳少姐之事
情長嘆不樂也一日因皇城故舊聞花尚書已卒侍郎

設位痛哭於寢門之外而步姮脫去華服及珮歸焉越三年
六月成生與花公子至侍郎大喜迎舘於巷岦之別業小堂而侍
郎執花公子手涕洒漣漣曰先公雖身寄江湖之間而心在廟
堂之上是所謂先天下之憂而後天下之樂者也皇天不憖遺一老天
下蒼生將復誰仰手公子垂淚愴咽侍郎又曰賢婿不忘宿昔
之言辛勤跋約於千里之外老夫不勝感激也回向成生寒暄
數語復與公子款款終日而去尹公子來見花公子兩公子
一如瑞世之丹鳳一如臨風之玉樹尼語照心相視莫逆馥如芝
蘭室如膠柒言其德行則冉許仲弓莫相優劣而論其文
章則草堂青蓮各有長短也自此花公子無尹公子則食
而忘節尹公子無花公子則坐而忘席行必接手臥必聯床成
生亦酷愛尹公子曰長遠有張子房之嫵媚而兼謝東山之
風流也侍郎擇吉日以七月上旬行礼於府中花公子以玉帶
烏紗着鳳紋赤錦袍跨繡鞍雪花馬笙簫鼓樂喨喨
轇轕是日山東入擁踏懽呼謂天仙下降行到府前尹公子
引之成生隨翠幕際天紅障界地濟南布政司及諸縣

太守(及)鄕黨名士大夫峩冠博帶林立星羅而百隊紅粧歧々前
導上正堂之鋒雲樓兩少姐七宝鳳冠六珈璒々被彤霞纁縠
之桂(衫)拖紫霓金縷之裳珠扇月搖金(玉)珮鸞鳴拜起雍容尔
仰尔低晃耀若(如)金鴉騰踊婀娜若玉蓮扶搖公子微捻秋
波喜色隱々侍郞夫人(妻)惟愛之情河海已淺矣是夜公子
入尹少姐寢室凝香閣明日入南少姐之寢室籠翠亭一君
子兩淑女其琴瑟鍾鼓之樂關雎之後所未有也成生笑而
戲(詡)公子曰荊玉洞房華燭豪興正高此時能念竹友堂
冷衾耶公子笑曰冷衾煖衾各自有時隨分隨安而已
簞食布被曲肱而寢吾亦安之矣金房玉饌侍妾數百
人吾亦安之矣顧何欣慽於其間哉尹公子歎曰花兄可謂
樂天知命者也因謂公子曰弟々夆(力)身未確心頭有一段(語)繫
着之廚斜結而不能解欲罷(忘)而不能忘何以則可以醫此
病也公子曰夫以長遠之才益讀鄒聖浩(然)氣之章而集義
(餒)養和使此氣不餒則此等滓穢自然消磨矣尹公子謏然
覺大驚遂忘情於陳少姐而顏色數榮春和藹然兩少姐

辞

恠之過十餘日花公子将眷室還故侍郎夫婦送女之情両少姐雖親之恨天地欲老而香車告次。室馬不鳴僕夫催程侍女報晚両少姐以千行玉涙起別両堂侍郎慰曰詩不云乎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汝等須盡心所事勿以父母而相依也吾之夫婦年未篤老花君與汝玉早晩皆貴他日京師自當團聚矣夫人揮涙向花公子曰[言]老妾未有教訓両女兒等無所[亦无]聞[閒]習但望君子垂德而矜恕也。公子[侍郎亦再三付托]見其岳父母至意曰念両少姐前頭。雖[身世]拱手惟々而中自太息也尹公子送之數日程而両公子相視[握手]依々不忍分手[依别]況両少姐之情悵乎。[无何可言]此時花府成夫人屈指待公子之還期[敃]一日蒼頭入報曰少公子行次先聲至矣夫人大喜即命老婢雲陽率僮僕三十人侍婢十雙迎新婦行車于百里。[三]外林少姐親率婢[未愴]輩洒掃新房設屏牀帷席。[金屏綵簇瑤床花簟之屬]花少姐亦自柳府至感古撫今悲喜難狀也。[彼沈氏母子哀如充耳]公子與両[移咐]新婦到府中先行現廟禮成生跪告祝辞公子俯伏哀哭。而不能起成夫人[以]以下吞声掩抑而狶所[言脉々注目於両少姐面上訝將駭之異之]謂大公子者治容餙態無半點悲色。尹府侍女等無不

[々夫人以語小姐吞声掩袂珠涙淋浪而]

觀

悻之礼畢現姑於中堂沈氏強拂涙青㡯衫與成夫人接席
而望(坐)見兩新婦千嬌萬媚平生所不睹(未)者也豺心梟膓崛
屻自動目波横張辭色屢変矣成夫人引執兩新婦手而
歎曰惜乎君等之淑姿雅儀吾弟與鄭夫人不見也是夕花少
姐引尹少姐於秘春堂是尹少姐新房也娩少姐引南少姐
於鳳敀亭是南少姐新房也噫花少姐與公子同育於
鄭夫人懐中終天之恨結於心曲而又同困於沈氏之手中其
相憐相愛之情自然有別於他人之娚妹也設令尹南兩
少姐自不類(喩)人才調尋常(平々)花少姐之親(愛)之重之也固宜而
況其德其貞之淵瞭蘭秘玉温珠朗者乎花少姐自逢尹
南後以琅々歡笑長在於秘春鳳敀之間而林娩兩少
姐亦徃来講禮玉趾驪翩從此花府有別地春風矣明
年三月天子將設科取士成夫人謂成生及公子曰汝輩(郎)
文學足以不墜家声豈可終(空)老於窮鄉(巷)乎吾聞柳生
今將赴舉云汝輩亦隨徃觀光也兩人受命而退治裝
登途成生笑指公子而謂柳生曰天驥向風長嘶已有

回愀然淚下
花小姐嗚〻掩
柳而公子之難
袖已龍鐘矣

況曰班姬莊姜為
客於一堂而曹大
家為之主乎哉

歎

西

圖

踔絶四極之意雖萬馬驤騰安能追蕭雲之足乎柳生笑曰成兄何怯耶穆天子時八駿并出而出開元年間有玉花驄照夜白今皇帝厩馬千羣亦有玉獅白玉馴等七名馬環碧殿弄影之舞喜樂覌擊毬之戲莫能相讓於跬步之間而且銅始穿袍不循曹文烈一人也兄試覌吾之輩輕騫旗於荊玉之前也成生笑曰子得何言之不讓也自古龍門無兩壯元也於是兩生相與大笑而行及入庭對策天子臨軒親考三人一時呈卷退待於左順門月廊下俄而自文華殿雲蕊籠之間翰林高声大唱曰壯元浙江人花孫年十六公子聞之泰然不動成生笑謂柳生曰子得果能騫旗耶柳生大笑是曰進三百三十人而生亦皆高中設燎放榜於殿庭各須錦袍彩花加壯元以蓋馬御樂上引見花壯元於殿上而大悦謂群臣曰朕失汝陽侯心常痛惜今其子如此獜子鳳雛故不自犯也仍命宣醖於前三日後拜壯元為翰林學士而成柳皆除兵部員外郎兩員外往見吏部尚書吳鵬曰學生等家在浙江難於旅寓於京

師而且學術空踈頗得東南閑邑為數年讀書之計吳鵬点
頭後數日除成貞外為福建南靖知縣柳貞外為貴陽府
通判時一榜皆往拜於丞相嚴嵩而獨杜元不往焉嵩大
御之翰林上疏請致覲老母上許之令將母上來翰林謝
恩後蜚成柳兩太守致紹興成夫人撫子姪兩人之背而出涕
曰汝等皆以藐茲一遺孤乃能立身使長逝者有知豈
不破顏於地下矣兩人涕泣沾席於是成夫人招尹南兩夫
人授鳳冠花履及命婦戢牒遂設大宴於府中邀柳太
守父子是日紹興知府亦率風樂妓物而至三新来以犒
衫桂枝拜尚書祠堂翰林悲鳴之声聞於外噫亦尒
樂亦尒孝子之悲何日可已手時沈氏母子心腹俱痛掩
戶不出而林少姐腰揮小裙親辦華饍悲顏喜色誠意
藹然成夫人謂其子曰堵之母子不義成性琢兒夫妻非
我莫可保也汝蜚婢氏姉往焉老母不可以兒子之故而負
亡弟之托也成太守愕然泣乞曰小子胼手嚬舌辛苦成
業者只為母親也今得專城之祿而不能效一日之養則

彌歎息

小子之情理當復如何荊玉可已致身雲路當興而嫂不日起程而沈叔母決不隨往馬一隅京鄉之後雖欲害之其途末由而設或有此少難平之事林嫂仁明多智亦能彌綸而保護之願母親勿為過慮且小圓矜小子之微誠焉夫人猶不聽翰林徹知之從容懇劝於夫人夫人流涕許之噫小子之禍從此因極矣造物变化忍哉而太守之行也娩少姐執南夫人之手致揮玉淚琅音咽〻成夫人向沈氏毋子之惻怛之教諄復之托石木亦動鬼神亦泣矣此後沈氏甚然舒嘯若芒刺去背而與其子謀曰昔鄭氏賢美而得人心又生奇子如璘者故其權日重相公至有癈立之意而家人視我母子亡如也今璘之兩妻姿德過於鄭氏而璘又榮貴如此宗族之推昂婢僕之輻湊視昔有倍彼若一往京師上得天子之寵下挾僚友之勢則如竜騰雲虎乘風而莫之制也盍且覊留而困之以快報貴春亭之寬也璿曰慈教是也一日璿謂翰林曰先君子在朝時爻象晏然汝猶勤劝其致仕也今則国政日乱危亡立

篆竜讀易玩理音懷日廣燕然
兩夫人侍寢於正堂兩夫人怡然承命奉侍左右洞洞屬屬

可見而汝反揚揚歆進何其言易而行違也翰林遜辭對
曰兄丈之指教如此小弟敢不銘佩也即以縣道陳章請
留養病母語意懇曲天子憐之給以一年暇翰林獨居
竹友堂以書自娛沈氏使桂香等相扇危辱備至善
菜惡食人不可堪而翰林處之恬如也沈氏又以紡績刺
繡諸般苦事督役兩夫人兩夫人以天生神才應命
如流雖以沈氏之暴無以摘其罪也於是椿告于沈氏大迎
趙女外則范漢為之賓而內則沈氏主張其禮在正堂之
間囫圇無次而其所現姑也費盃癡騃花椿之箱中金室
而珠其耳而玉其頂綾羅之光蘭麝之氣奪人目而射人
鼻冥然見其容皃則不過姸笑巧睇蠱媚蕩子之一淫娼也雖以
是夜與椿同宿而其褻衣昵之語嬌讒之声侍婢等無不駭愕
而東墻之事彰露沈氏大慙諱之趙女以井底之蛙自以為傾国傾
城之萬古絶艷而盼視西子嚬笑玉真矣一見南尹之後膽落
氣阻萬奥索然引鏡自照而怨其鏡之太亾也引水自照而
痛其水之至平也費心焦燥肝腸寸断其為人之猜殘如此而

狐媚成性簧舌鑠金夫以一沈氏足以亡人之門況復加之以妖妾
手此後趙女欲先去林少姐日夜譖於椿〻曰林之罪則當
黙而刑玉必以死爭之此人性剛恐怍乖也趙女拍掌笑曰
相公兄也翰林弟也兄黙其妻弟安敢有怍乖手彼不過
搶頭擣胸而已假令為其女自刎亦未害於相公也相公畏
一孤雛腐鼠不能斷掌中事妾竊為相公氣之椿猶
趦趄一日與范張輩唱嘆相語於百花軒椿至竹友堂抽
唐書一匣而若披玩狀掩卷而問曰昔唐中宗不知韋皇
后之惡而不能去漢武帝知陳皇后之妬而能去之兩主之
優劣何如也翰林不解其意對曰男者陽德也女者
陰德也陽德鎮陰使陰德不能勝陽然後家道方立也
中宗蠢愚暗弱乃以房陵私誓承順韋后之心而訓致
其惡終至斃死而不悟其人不足道乎至若武帝則以桀驁
好色之心不能容忍於褊性婦人一時之妬以結髮夫婦弃之
如遺此固過也然妬者七去之首也果有如晉惠帝之賈皇
后則誠不可不去也椿雀躍而出入告於沈氏曰林氏之悖惡

妬忌少子之痛患久矣至今隱黙而不能出者以成姑母愛憎
太偏而荊玉黨於林氏之也故今成姑母已往福建荊玉又有
如此之言執此言為左契則荊玉雖十口必不敢復言矣今
當快黙林氏而以趙氏為正室也沈氏大驚曰林婦之罪
不可不納家夫之風情而已何嘗有妬悪手且吾鍾情
己固未可動也瑃屢請而不能得於是趙女使婢蘭秀
通范漢引為謀主又締結桂香等多埋兇穢於沈氏之
堂使桂香等齊告曰林少姐為之沈氏大怒責林少姐而
將出之府中婢僕失声号泣尹南兩夫人仰天嗟惋翰林
免冠徒跣痛哭於庭沈氏大怒曰汝今生哭我而詛之乎
景玉卒無承順馴之致事而林女之悪而帝皇后又公然
拒絶其夫夫不容於桃席景玉既非宮刑之人則勢不得
不更聘他人而一自趙女入来後林女之妬患日甚千古
妖悪之変至及於吾之寝堂此賈皇后之所不忍為也
景玉行年二十尚無一子其將以林家一女之故絶花門百
世之祀耶覡汝之意欲兒之無嗣而使宗統自敗於己也

翰林哀泣苦諫以顙稽地血流被面沈氏叱曰吾黙吾婦何関於汝也使蒼頭驅迫翰林而黙之翰林出而復痛哭於百花軒庭中時范漢坐於堂上荒忙下来跪聞於翰林曰相公有此何景像耶翰林悲憤溺中乃使健奴捽曳范漢西地數十回而大叱曰汝亮狡賊子乃敢濁乱卿相之門至於此極耶范漢氣急口呀然長而不能語又令捽曳數十回而黙之府門外是日林少姐步出中門外將上轎于回向尚書祠堂垂泣拜辞慨然乘轎乳娘侍婢等哭而從之花府之人惟沈氏母子及趙女外無不揮泣時少姐兄御史潤削職家居于河間少姐向河南而斂於是瑃大張威仗會宗族將立趙女為正室翰林又痛哭諫曰昔桓公之盟曰毋以妾為妻今兄長公然使賢妻下堂而閭巷賤女猥承祖先之祀辱莫大焉瑃大怒罵之曰汝有兩妻而吾旆無一妻乎卒立趙女為妻趙女自此揚之自得行止飄忽裙端生風篭絡愚夫嬌怒送脊瑃奔走承命尻不接地婢僕叢之咄之思林少姐以是府中解

倅網紀大家一日趙女猝然至秘春臺南夫人亦在座矣趙女向尹夫人曰妾聞此家有世傳兩重寶而必傳之家婦焉先尊舅以林女之不肖而不傳之藏在百花軒篋中忽然分傳於夫人之娣妹云夫人等自以介婦之身猥受冢嫡世傳之寶名實乖矣事倅非矣林女亂倫家道罔極之時名宗事倅固不可暇論而即今家內清明群品得序嫡庶之分截若天壤宗婦相傳之物宜不關於夫人等身上也尹夫人聽罷怡然而笑曰元來如此而妾等不知也其寶名云何趙女曰紅玉釧者先祖東丘侯征金陵時順聖馬皇后賜鄧夫人者也青玉佩者高祖東國公平定南方時交趾王禮幣中第一奇寶也以是世世護惜必傳于世婦之有德有兒而能與其玉相稱者吾尊姑負德俱美而皇祖太学士公公然不傳焉以是失所無主而誤及於夫人等寧不可嗟乎尹夫人即開金箱出而給之曰明教當然矣趙女玩弄再三喜氣粲然而南夫人正色端坐默無一言尹夫人數目南夫人而南夫人終無出

給之意趙女怏怏憤怒而飲南夫人謂尹夫人曰兩玉吾等之信
物也不聞君子之言而其何輕棄他人乎尹夫人墜淚曰君
子猶不能自保況念吾等乎吾等猶不敢念而況於玉
手詩云恭恭宗周褒似滅之今日之謂也後數日趙女於
正堂訛訛諺諺說林少姐之過惡尹夫人聽而不聞而南
夫人不勝憤慨正色曰娘子太持丈夫之寵矣古人云
蘭焚蕙歎兔死狐悲娘子猶不聞白頭宮人嘲班
婕妤之言乎趙女悍然色阻沈氏大怒謂南夫人曰趙婦今
則名位自別汝輩安敢以娘子呼之乎南夫人避席謝曰已
熟之口未能猝變致勤嚴教惶恐無已噫南夫人耿介方
峻恰有乃父之風節故言語堂堂不能如尹夫人之雍容周旋
而受禍尤慘。一日沈氏使兩夫人刺繡於前忽然。乳娘桂花
自外泣而入曰蒼天蒼天此何故也沈氏悍然問之桂花扣
膺曰朝廷削奪吾翰林爵板降吾南夫人為小室而即今
府吏來到將收南夫人爵牒矣趙女喜躍謂南夫人曰娘子
之嬌束絕矣此時能復慳非分之青玉佩乎南夫人刺

縟自若而尹夫人憤泪不能禁。俄而瑃入告曰。诒官劾奏荆玉以不孝無行免為庶人而又奏南嫂以罪死人之女不宜為宰相子婦降為少室云矣沈氏笑曰琜児生貴太甚宜其敗也先是范漢猝然見困於翰林冤入骨髓。而趙女亦怨翰林之阻已為正室又憤於南夫人之不與青玉佩而又面辱焉遂與范漢。密札来往日夜揣摩陷害之計。漢忽然上京久而無消息瑃。漠然不知而。責翰林曰范生縱絶汝之無禮也時都御史鄢懋卿倚勢於嚴嵩貪黷陰鷙姦流反目焉。漢納刺請謁於懋卿。不即見漢乃以趙女之白金八十兩大珠十枚納於懋卿妻耿氏懋卿始見漢而問曰生遠来相尋有意乎漢於是誦張。翰林不孝之罪。曰角流涕諭之不已而又曰罪人南標之女娶而為妻居常怨国比嚴相国於賈似道。懋卿笑曰花琜罪状誠可誅。而茲事於君甚不相關。何介憤之至此也漢。無語可荅懋卿又笑曰雖然吾當有以處之君退待。可也漢拜謝而退過數日。無皂白漢着急復以趙女之金珠及

他室行賂如初於是懋卿告于嚴嵩〻亦素翰林者又聞駁南御史之女大怒使人取來礼部序齒錄而見之勃然起坐口呼奏草授懋卿明日朝参時奏之上愕曰花琢豈有是行耶嵩從傍奏曰此則臣亦稔聞之決非虛言也且禮部序齒錄在安可誣也曰極力搆陷上不得已而從之遂免爲庶人而降南夫人之号噫偏聽生奸狝任成乱大明朝廷吁亦殆哉

慈悲观世音　意氣都御史

自此趙女着南夫人以青衣使嗄於泥氏前又搜奪青玉佩而鎖鳳飲亭有時以淫喙毒鞭困辱萬端而南夫人任侖泰然尹夫人具南夫人遇之僻處失聲憤泣南夫人喟然止之曰姐〻以河海之量何不忍於小事也夫吾等之人於斯門不過報佛者之所謂寃業而已任侖而處侖益而敀何以足〻區〻榮辱介於心乎且吾兄弟自奉君子以來君子之遭窮途逆境者一日而凡幾度矣然而君子未嘗有慼天尤人之色吾等雖褊性女子猶能無欽歎思

脊之心乎尹夫人執手而益泣曰以賢妹之慷慨能忍人之所
不忍而言又如此嘉哉然吾父母之眷吾兄弟也愛流成河
情壓為岳食或減前則驚惧而問之寢或晏起則顛倒
而臨之及其將送也牽裾攬帶躑躅而不忍別即今父母之心
必仰天而攢祝曰吾女等庶幾無疾病歎吾等不肖不
能報父母如此之恩諾於席口危在朝夕賢妹在受毒蠱
酷惨不可見寧不悲憤手於是南夫人亦流涕趙女已於
壁間窺聞之入總於沈氏沈氏大怒以為怨詛圖尹夫人於
北园小閣督南夫人而因中廊外之竹閣又盡逐尹南
侍婢等於外李瞿嶌攀執夫人之袁痛哭而不能去趙女
叱之曰賤婢欲死耶瞿嶌昂頭冷笑曰死何足畏吾雖賤
人不能效東墻下拾珮之行也趙女面色如土乱敺鶯而
黜之沈氏又鎖断竹友堂内外門使翰林不敢見天日徃
絶其飲食而阨困之一日趙女使蘭香持一器糜粥送于
南夫人而傳沈氏之命曰不可復入汝亦自知其早自引
裁也夫人見其粥色青黃歎曰噫其苟且而生不若死

而無知也遂乳杯而盈之蘭香入以南夫人之死告於趙女ゝゝ大喜即與蘭香至屍所急卷以簀密招心腹壯奴莫忠而賞百金曰汝負此簀投之於江而十分慎口也莫忠負其簀從园北步門而出夜已三更矣行未數百步忽然精神迷乱回ゝ入山谷中俄而五官俱塞咫尺不明先是清遠夋覌世音以丹藥三九授之曰某月某日南夫人彩鳳當死於非命汝於其日夜四更往待於紹興室林山南麓下以救之明日清遠以錫杖短袈裟從西蜀而來至室林山明珠庵即花府北园之外也時尹南侍婢等匿菴中各思其夫人相語流涕清遠知而不問一日夜半清遠謂季瞿鵑玟蟾等曰君家主人困阨極矣吾當救之君等從我而來即向洞口而出季鶯鵑等大疑試隨之至南麓㰖松下清遠止而不前曰此地是也忽有一介長漢背負一大簀累然而即卸擔於路旁倚石而眠清遠進而撫其簀使季瞿鵑夾乳之季鶯鵑心驚股戰而不能乳清遠咄曰過時則不可救速乳之季鶯鵑聞

其言始知其為夫人也驚呼仆地請遠急止之自取其簀
而敀菴中南首而厝之於簀而視之夫人顏色未變而
青頭微有暖氣清遠大喜即自東中出其三丸藥先
調一丸於温水而潅其口暖氣徧身六脉微動時季驚
等十餘人面無定色皆祝観世音而暴淚如雨清遠又
調一丸而潅之夫人開目舒嘯翻身回卧嘔出毒汁青
血滿地又調一丸而進之夫人自飲之神清魂朗四肢
軽起坐而謂清遠曰師姑何人而救此既絶之命也清遠止之
曰夫人能記貧道之顏面乎夫人熟視之曰無乃七年前乞
観音画像之師姑耶清遠曰夫人記之矣伊時貧道見夫
人之眉目過清顏色過美言語驚悟行動神妙皆非塵
世間㝡大貪人之相而又有一縷青氣横亘天庭已知其年
必蹈千層險浪而生死未可知矣貧道心中悍然嗟悟但大
厄難免告之無益故不告也以貧道之當日所見夫人之至今
在世亦可謂異事矣然夫人禀得天地之精五行之粹而
為女中之聖將上継皇英之德而大闡閨閤之化故百神

護衛而妖孽莫能害也夫人歎息言洞庭之禍曰吾其時頑忍不能從父母死故天必痛我之不孝而降今日之禍也薄命之人惟死可以忘憂而師姑諒垂慈悲使幸免之人復苦生世此非恩而伊怨也清遠笑曰夫人斯非達命之言也自古聖人無有不窮阨而通其道者也吾世尊雪山之苦孔夫子陳蔡之厄是已夫以夫人清明絶特之姿平居逸樂而無危難奇異之聞則後世無以知夫人之有無也故皇天欲激成夫人之德而著之於天下也是故古之人知禍福有時榮辱無常飽更風霜而膽益壯飾不見夫石上之孫桐乎氷雪交陰雪風吹之踈枝勁幹仰莊耐苦斵之為琴瑟則金石奪其音夫所謂動心忍性者不飾男子而婦人亦然也曰告觀音令而詒之事又曰貧道觀夫人猶有數年灾厄而與貧佛家有緣今若貧道同故蜀中依凶大師消遣三四年則福祿自臻宗而灾禍永熄矣夫人太息來之快許其日夜觀音又現於夫人令所告貧清遠相同明日夫人遂遊貧季賞詒

皆着
男服從請遠入罥殺鱔等皆泣從之夫人歎曰吾行欲喫
苦窮山不可以多章侍婢而豪華之也姐〻匪久必蹈危
禍汝等留此以待而日徃花府外探其消息也其日莫
忠眊起視之山日杲〻澗水冷〻彷徨四顧茫然而嘆曰吾夢
耶真耶何為到此而所負来者安在而已笑曰此非果兮
也鬼物欲戲我也然既以悪事使人矣吾豈可以正道報
之手喘〻然攸告于趙女曰奴又負其箕篑險越澗於星
手蒼茫之中而循苧蘿山之趾出立於浣紗石上其下有萬
丈汀泓碧色如玻瓈遂解其箕篑按之以大石細之以長繩
伊耶捘之其声涸〻然至底而止矣趙女大悦親以大碗
酌美酒而饋之蘭香又拍手揶揄而入告於沈氏曰可笑
哉可笑哉南氏常抗節自高掛顔天上而見無姆而下
堂者則曰非貞女也見無姊而夜行者則曰此淫婦也
乃今數旬空房雜念大起黑夜三更踰墻而走矣時瑃
得寒疾痛卧於外堂沈氏急出外堂見瑃謂曰大事
出矣瑃病中猝聞之不省頭緒大驚昏倒良久始得

定神而聞蘭香之言咤其母曰南氏自走胡大事也沈氏曰尹侍郎來索其女而謂我殺之則將若之何瑃又大驚昏倒其母之媟妾其子之愚怯如此而初瑃壽趙女於羣蘭堂與外堂絶遠以為不便於往來遂以趙女移处於万柳亭闌一小門而相出入

卅八

蘭秀已與范漢通而趙女又引而自通之自瑃病後漢狼籍入宿家人往往有知之者而不之敢言也一日趙女撫漢腹曰此腹之中萬計出沒冥其大也哉漢笑曰計之為物不在於腹中而在於心頭吾有陳孺子之六計而用之者三未及用者亦三也趙女願聞既用之者何計也漢曰誘結景玉而用財如水一也誣告花琢而永錮前程二也騙弄癡夫而奪其美妻三也趙女笑曰願聞未及用之計漢曰一則殺花琢二則又殺花瑃三則收取金玉與娘子扁舟游於五湖也趙女佯怒而打其腹曰何其已甚也然弟聞殺花琢兄弟以何計也漢曰吾友有妻級者善鈎術一用此子則琢可斃死而曰以瑃殺其弟與其搜之罪告於官則瑃安能逭誅乎趙女微笑不言後

妻ㄷ為搜求矣以晨趙女自持鑰匙開奚至私書笥箱籠篋之無所得又至尋啟予自書床硯匣至薰籠鏡函無不窮搜之終無片牘寸牋之但得積書孝經一部其下題曰十歲時書于山東尹苑翠亭趙女奉以示之漢察其之親筆也故而撥諸之大喜曰花家十子共命如爲松石於此許何遂讓躍云已往于

數日漢對趙女歎曰吾許左矣趙女曰何許之左也漢曰昨夜妻生扶利乜因身入竹友堂矣即時蜚出而汗流洽背曰户外有巨一人喑啞之云趙女驚曰是何物巨人也漢曰此是此家之鬼神而未可知也漢又沉思半餉曰吾又有一許娘子能得尹南之手蹟否趙女曰尹南本無汗漫墨戲又不喜吟咏豈有手蹟乎然妾當往搜其箱篋矣自持鑰匙而去良久還曰妾入尹南旧書柑硯匣至薰籠鏡函無不搜閱而終無片牋寸牘但於南氏房中得此一冊而未詳其為南氏之親筆也漢見之乃積書孝經一部而其下題曰十歲時書首張印小篆曰篭翠亭漢喜曰篭翠亭必南氏兒時粧閣之号娘子未曾得聞耶趙女曰南氏簡亢不與人從容語其侍婢等亦絶口不言山東之事妾安知尹府之亭名乎漢低頭沉吟起而出百花軒問於瑃曰君知山東尹侍郎家有篭翠亭名乎瑃曰知之兄何以問之也漢曰吾聞尹侍郎作此亭甚奢麗餙以明珠翠如昭陽得絶色佳人而貯其中而老公之風

流殊不草草也瑃大笑曰兄誤聞之矣尹公清素長者豈有是事乎漢冷笑曰景玉全不知也尹侍郎之佳人名曰翠嬌以是名其亭為篭翠也瑃拍掌笑曰此又虛無也前日成兄以詩戲荊玉曰篭翠堂中聯鳳翼凝香閣裏接花心盖以南氏之名有鳳字尹氏之名有花字也以吾所聞篭翠亭乃南氏新房之号而所謂明珠翠羽具翠嬌之説今始初聞也漢笑曰若然則吾果誤聞矣

時翰林自幽閑以来長委枕席哀呼父母而有時交睫則花尚書鄭夫人(明)輒來坐枕過撫首噓唏(哭而)一日之夜宛然更来坐於灯前曰大厄至矣努力自愛翰林驚号欲扶之已不可見矣日黎明府中震動云去夜正堂刺客入矣翰林錯愕卟地瑃摂衣顛倒而入沈氏魂飛(魄散兩)目瞪(然)而蘭香横僵於沈氏之床前口角流血断舌横唇有尺七自吻而貫於腦瑃見之愕立桂香又於戶間拾(ロ)一錦束瑃取視之中有赫蹄書乃南夫人與翰林相通謀為弑害沈(逆)氏之札而語意巧憯(甚云條)瑃(以拳)擊地曰吾固(已)料此矣沈氏見之大

聲曰此南女之筆也逆子欲手殺其嫡母安得不敗露矣乃自作告狀草時范漢方擁趙女而卧蘭秀入告正堂之事漢歎曰吾意本在老物而屢生誤中蘭香惜乎蘭香有旁者而枉死之揾衣而起璿持狀草蒼忙出外堂范漢傾冠曳履緩步而自萬柳亭夾門出來正與璿相遇漢差無驚恠之色而璿亦不暇於致疑焉漢笑而問曰兄家何其多變也璿蹙額曰吾之八字甚惡有一不幸之弟變故百出矣因以狀草視之曰兄試視此而潤色之沃着畢冷笑曰變大文拙此必將反坐之也璿驚曰然則願借兄之高手也漢乃引筆濡墨張皇數十語窮毒極憸人不可聞也噫花尚書能現妻級之目而不能感於子璿之多造物者能翦蘭香之舌而不能斷於范漢之手何也漢自袖其狀曰吾不往則事敗也又取白金數百兩而束之向官府而去知府崔珩昔於花府宴席一見翰林而愛慕不忘常有執鞭之願矣見此告狀拍案惨歎曰此必誣矣翰林隨官差而至崔知府出問目而

問之范漢已高拱兀立於中階之下矣翰林聽問目畢始知其衷中自隱痛曰命也夫命也夫吾不誣服將直母娠兄於何地乎遂仰而對曰誠有是事也罪既彰露有死而已崔知府悶然長歎乃謂翰林曰罪人情事之可謂迫矣毋已告狀孝子何忍發明乎雖然昔東海之孝婦亦然誣服而三年不雨其為太守者終受闇名今崔衍猜不寬枉乎范漢大言曰罪人自知其罪無辭自服當行法而已何必更為說令其更辭

厲手知府大怒捉下范沃而勵声叱曰汝賊子以范為姓名者何預於花家事而乃敢亂言若是也仍令提其頭以黜之始下翰林於獄中范漢乃出東中銀子分娠獄卒而謀欲毒害翰林焉先是翰林之乳娘桂花為范氏所逐号泣於道中為府中富人刘甫淑之妻此時桂花聞翰林遭變繫獄遂痛哭不食欲自裁於府門以明其寃甫淑義之曰吾且往視之俄而甫淑飲而冷憤流涕曰觀翰林玉貞天下君子也大丈夫寧不為此人一死乎於是金錢行賂如

水桂花自執獄中供饋而甭淑親坐獄中日食而後進范
漢之銀子么然消瀜而獄門內外或有范漢影響則白捧
朱杖雲蜚兩擊。漢肝膽盡落不敢近之也。崔知府以翰
林獄事窘霖嗟惋未忍自斷。適都御史夏春海奉
餉巡撫浙江而還過紹興知府大悅迎謂夏御史曰
弊府有一大疑。而小官芒昧不能覈數案明以幸至願一承
教乃以告狀示之御史幾視數行驚曰所謂花琜者無
乃壯元及第為翰林學士者耶知府。曰是也御史看畢
奋臂痛惋曰往者鄂懋卿之論劾此人以不孝也吾輩頗
寃之今覩此狀果然花琜亮悳者也吾當快正王法矣
令拿入馬於是翰林至庭中御史以其聞目問之翰林。對
迯如前而辭氣自然愴慨玉面星眼氣泪瀅瀅欲傾御
史熟視而惓然動容曰君子也。猜出非時而遭鉏商之
厄也囬謂知府。曰善為之保護焉是夜御史作。書使
嫌人王謙齎遣於翰林其書曰
僕聞良玉入火而其性益彰芳蘭在炉而其馨益

烈足下今日之厄安知非皇天之欲陶鎔於足下耶雖然
方爨之桐聲震(振)金石人皆不聞而猶蔡中郎聞之
埋獄之釼光射斗牛人皆不見而猶雷孔(公)章見之以
是古之人歎知己之未易也嗟乎足下以良玉之性芳
蘭之馨而遭方爨之急。抱埋獄之寃今僕之庸愚
雖不敢自比於古人然而其於覌足下之面而知其
心聆足下之語而知其音亦不可謂之全無耳目者
也今足下苟以妄想謬見錯守一節而終死於非命
則後之人不知足下犇鳳之德氷雪之容光風之色秋
水之神而但咨(諮)口唾罵曰汝陽侯花亾之子干紀犯常
伏刑東市而豬宮之禍葦邑之辱上陋(累)於先(祖先)世下流於
鄉黨矣夫然則足下寧不泚頹於泉金(之下)乎僕由是慨
惜鼓(暴)布腹心於足下。(願足下)幸勿以一時之訃而取千古之恥也
翰林看畢感泪(淚)橫集乃私語於心曰昔先君子每稱太
學士夏彥之忠(矣)今其子樂善(善)好義。(知此可畏)不忝前人嗟乎吾之
(翁之窮也去以與此人哋有而事明主)
不肖猶墜先君子之名也曰謂王讓曰夏大人眷〻於

死有餘罪之身而十行懇教丁寧反覆吾雖至冥至
頑而不足以人理責之者庸詎無一毫感動之人心乎
然罪人之罪名既著國家之三尺至嚴青天白日之下
終不敢欺情而变辭也譲以此言飲報於御史〻〻莫曰
孝子斯人也握死不動吾未知之何也乃使王譲保護於
翰林。獄中。遂以蜚軺上京師而謂知府曰此獄未可猝
決。吾欲陳達於皇上。肅之。公嚴飭獄吏毋令有物故
自戕之患也先是范漢見崔知府有曲護翰林之意
又以劉爾淑之故不敢售行毒之計心中着急即以匹
馬星夜上京行賂於嚴嵩〻遂下令於紹興府上罪
人於京師於是劉爾淑王譲擁護翰林而登道桂花
哭別於馬前翰林。立馬垂泪。路傍觀者莫不咨嗟翰
林至京師嚴嵩以沈氏告状奏之。天子天子痛駭曰
豈料花郁之子有此悪行也須令攸司即日行法焉
都御史夏春海出班奏曰臣奉命過紹與府時知府
崔珩以此獄言之於臣〻初亦痛惋有必殺之意也及

見其容貌辭止又察其言語氣色決知為仁孝君子而
萬〻不近於凶邪之事也且臣竊聞花琢非沈氏之
腹出也自古義子義母之間往〻有交搆齟齬之
変每出於顯黙疑之似地今以我聖上欽恤之德豈意尼
言立決於殺人之事而不少審慎也哉乞收即日行法之命
毋令匹夫含寃於地下上猶豫未答嚴嵩進曰夫以言貌
取人大聖猶失之今春海徒取花琢之言貌而不察陳平
之內行良可笑也且彼已自服何有於含寃哉夏御史
厲聲曰承相誤耶陳平盜嫂之說不過絳灌輩一時
讒誣之言而承相認之為真有其事承相之史学一何
誤耶且花琢之自服亦出於孝也夫使閔損之後母告損
之不孝則損當矜明自免而啟罪於其後母耶嵩慙愧
無言夏御史又奏曰臣受恩於陛下常願肝腦塗地今
若活一花琢足以報陛下也陛下萬一容貸花琢數月之命
而此獄終不落空則臣願與花琢駢首就戮以謝言今日
妄言之罪也因慷慨泣下太学士徐階奏曰春海赤心

報旺其素所蓄積也頗陛下容其愚而察其心也上謂刑部尚書鄭弼曰春海之言亦有所見卿須嵩嚴得寔而奏之也群臣退出夏御史與鄭尚書聯騎而行鄭公乃夏公之妻兄也夏公謂鄭公曰殺一不辜猶不可為也况殺君子乎但見稍寬見時日以待其端緒之自露也鄭公曰諾此後鄭公每當開坐之日必見翰林面目而罷嚴嵩之威喝屢至而鄭公終不動心焉

才子西翠眉　閨女保紅點

此時瑃見家事大乱禍變層生而百花軒前千年大木無故自落萬柳亭下九尾老狐徃来悲啼尚書祠堂晝聞有哭声瑃憂懼不知所出張平知之嘻而曰此正吾得志之秋也一日自外而入憂色蒲面瑃聞曰張兄有何憂也平荅曰吾之所憂非吾之憂而乃景玉之憂也俄者聞道路言孫為諸宰所力救獄事將反而嚴承相默無一言云此必范漢兄輕鋭漏泄事之端致也吾憂景玉之頭不知將落於何地也瑃曰張兄勿為過慮之

誒也琢手鈎行悪而落其束子左驗明白所謂事端不過如斯於我何関哉乎拍手曰景玉可謂迷魂陣中一聾耳鬼也於是備傳范漢前後行悪之事及趙女交通状瑃聽此氣窒落床嘔血数升乎救之僅甦而顔色如死灰乎復曰事已至此歎之無益且騎虎之勢不可遽下走阪之足難可自止也今有一段妙計非徒無事而已亦可以使景玉腰拖墨綬五馬横馳於両京之間也然景玉懦弱恐不能行此計也瑃幸甚曰官爵非敢望也但令今日大獄終得無事於吾身則従今以往皆張兄之徳也願聞其妙計乎曰吾聞厳承相之子太常卿世蕃新喪其耦方求天下美色云如以琢之妻尹氏納之於厳太常則太常父子盡心於景玉矣此自然無事而又以白金三千両明月横珠琥珀之属献之於承相之寵妻洪氏則上可以得雄州而下不失畐縣矣轉禍為福只在於此而難得者時易失者機也景玉勿復狐疑也瑃曰金珠非吾所惜謹當惟命而至於尹氏事吾不忍為也乎拂手而起曰吾固疑景

玉不能行此詐也竪子不足與為謀瑃急起而挽之止曰張兄何
燥之太甚也吾非愛尹氏也但恐尹氏之不從而自刎也平笑
而坐曰此則尤有妙計也今景玉與大夫人知之自趙氏以下
皆欺之勿令有泄焉作一張朝紙送于世园尹氏之所曰翰
林陞拜禮部侍郎即日奉命巡審南京陵寢而去云而
大夫人召尹氏處曰所厚其衣食而善遇之從容治行擧
家向京則尹氏疑信間自不得不從徃矣及入皇城吾當以
尹氏之轎直納於嚴府也尹氏一落於風流太夫之手則雖
金心鉄腸安得以自保乎瑃点頭稱善此時侍童萬回
於窓外竊聞之傳于其母陽雲雲乃壽仙楼老婢也不
勝悲憤適以事入府城中為徃桂花家說此言相與流
涕曰安得使尹夫人而聞之也俄而門外有剥啄声桂花
自門隙窺之忽然尹夫人以紗袍烏巾騎青驢立於前而
四五蒼頭陪後焉桂花大喜謂陽雲曰尹夫人至矣陽雲
拍掌驚奇兩人出迎於驢下引之而入内房曰夫人何以
脫身至此而彼驢子蒼頭何處出也其人驚曰夫人之說

瞞

駭

是何言也桂花曰夫人屢経風霜眼睛大傷而不能記少婢之等面目耶抑蒼黄変服欲永諱蹤跡而並與少婢而瞞之耶以彼以此其情俱可哀也兩人相與痛哭其人仰天酸愕俄而笑曰爾等意中必有似我之夫人爾等錯認我為其夫人也吾乃山東之尹公子也吾之娣妹為花尚書子婦在越王城下故吾今秣驢於此將向花府而偶然落鞭於爾家也陽雲覺曰是矣々々吾聞尹夫人有同胎同生而容貌酷似也公子無乃是耶公子曰然桂花笑曰吾固疑其身之稍長而其手之稍大也曰謂公子曰公子聞翰林之遭慘禍乎公子愕曰未聞也桂花泣曰少妾乃翰林之乳母也遂告翰林之前後逆境及南夫人之鞭撻幽囚苦萬楚端而一夜之間忽不知所去也公子擊地失聲曰此必危殺之矣遂桂花又傳琫平將納尹夫人於嚴家之計公子色青良久奮然曰吾顧不殺此兩賊而食其肝手又問陽雲曰娣氏方在何處也陽雲曰在此園之小閣也公子曰可得以入見乎兩人驚曰虎口安可入也入則必危矣公子沉思

痛哭焉仍雲桂花亦從之痛哭

移時問曰小閣距北園內堂幾何兩人曰八九里而人跡不
相到也公子喜曰爾等能與我到北園墻下指示婢氏之所居
小閣否兩人曰諾然公子望見其小閣而欲將何爲哉公子曰吾
有一計如此之兩人相顧大奇之於是桂花進美酒珍饌公
子無心醉飽強飲一杯即以青驢向越王城下陽雲桂花
亦騎馬從之到北園下崇垣適遭而其高五丈桂花曰此
垣下雖陟絶而內則因山勢而等之其高僅周於腋下
也公子乃使蒼頭伐木而積其下乘之以上此時尹夫人
在深園萬木之中秋風一日起黃葉蕭庭哀猿晝啼山
鬼夜呼夫人與乳娘雪姑單衾冷狀奮咨涕淚且念
南夫人之生死安危魂兮屢驚焉忽聞戶外有人跡雪
姑出見之驚呼曰夫人吾公子來矣夫人聞之茫然如
墜於雲霧中公子入而執夫人痛哭夫人亦嗚咽流
涕而已夫人問兩堂安否公子捫淚而對曰寢食雖
無所減而每念姐姐與南妹涕淚無乾時也夫人益泣
公子問曰姐姐之厄苦至此而前月便中奈何以平安相

報若不道此等光景也夫人嘆曰吾等之初到也尊姑慈仁待吾等不薄矣近為趙女之所誤至於此境也公子又哭問於夫人曰南妹之変花兄之禍姐姐知之耶夫人驚曰吾何以知之於是公子將桂花之言一一傳之夫人号哭欲絶曰南妹必死矣吾與南妹死生同之今何忍偸生手公子又以瑃平之謀告之夫人歎曰吾得死所矣公子又告自己之計夫人不可曰吾則一女子不足惜而汝則父母之望門户之責皆在於汝一身矣奈何輕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乎公子見夫人之意斷無聽從之理曰以恐動曰南妹既死而姐姐又將死之則少弟義不可偸存於人世之間也姐姐若不聽吾計則吾當直入於内堂執比趙家賊女而齋食之仍復披面抉目於花氏之門也夫人大驚且素知公子之固執遂強而許之於是公子着夫人服夫人着公子服公子送夫人於垣上時南夫人婢英雲楚娥自明珠庵下来欲探花府之消息與桂花相遇待夫人於垣下夫人見英雲等而聞南夫人之入蜀與陽雲桂花等揮涙相語遂

破　澈　樑　鸞

向山東而去英雲等從之焉公子與雲姑還入房中弊窓風鳴颼颼飀飀而蟲絲飄揚輕塵四起雲姑自作夕食而以塩菜粟飯進之公子不能節笑謂雲姑曰婦氏可謂忍人也使我屢此數日當住西山之鬼也是夜公子支一槐木枕卧床上冷氣徹骨不能交睫起坐而笑曰花家祖上住此小閣者正欲一困我尹汝玉也雲姑亦大笑明日沈氏果使侍婢等持朝紙及小轎來邀之一如桂花所傳張平之謀公子內笑而佯動喜色曰我之不死正待今日也翩然而起裙短足露袖短腕見雲姑微笑之公子乘轎還秘春堂雕欄畫桶錦屏重重雲姑開夫人函出新件衣裳以粧奩諸具進之公子自持蘭鏡畫眉玲瓏顧謂侍女曰吾之容貌比前何如侍女對曰玉顏比昔加豐而但眉毛太長矣公子嬉嬉而笑俄而正堂侍女以沈氏命召之公子以緣縠繡衫紅錦宝裳體態輕盈武安詳侍婢等相顧稱歎曰備嘗困辱而艷色依旧必天神保佑也公子入正堂現於沈氏沈氏強為和顏曰向者吾過聽

人言而使賢婦久處於陋地懟恨無已然此亦賢婦之厄
會也言之奈何公子歛衽謝曰少妾罪當萬死而見赦至
此不勝惶感仍問於沈氏曰南妹與少妾同時被譴不
知今日亦蒙赦宥否沈氏含糊良久曰十餘日前成夫人
忽送人馬於南婦〻〻不禀於吾而任意自往吾心未安
矣公子佯驚慨然曰南妹材性昏暗且早失父母全無
所學故每事如此豈不寒心哉沈氏笑曰兒女事何足深
責也言未已有一冠者入來公子知其為瑃而起拜之瑃
慇懃慰籍而公子亦隨曰唯〻雲姑數目公子〻〻起斂
寐堂雲姑笑而從容言曰視公子今日言動大不類於
夫人也若此不已則夲色必露矣公子頗益加敬重與
公子笑曰吾以惋𣪘愉色滕席致敬如斯足矣此則又
復加恭則將屁天噣地如嬰兒之匍匐乎雲姑又大笑瑃自
聞趙女淫事之後巫山之情雲消雨磨每遇趙女輒反
目相視趙女懟憤而詛罵之沈氏輕佻泄張平之謀於
趙女〻〻大恐以為尹氏一入巖府則必報懟於自家與

婉睞

君而曰闺房婦之作也女之態之不情其若矣又於鑽舌封唇之係屏洞之過女邪

范漢也乃往秘春堂欲先告於尹夫人而使之自決焉公
子望見其妖冶之態以為此必是趙女也倚枕而坐凝然
不動趙女佛然曰夫人将為巖太常之寵姬故驕倨
若是乎公子佯驚怒而握其袖曰汝以匹夫之賤妾敢辱
宰相之正室乎趙女拂手叱惡公子捉其頸而前之又以
掌批頰声如碎升趙女喀喀然不能語如何豚鼓毒
腹背俱脹公子内癢忍笑曰此非細事當告尊姑而
處之因乳其頸至正堂之北階上趙女大慌哀乞公子
乃反手捘之挂張於地公子軒然一笑而向寢堂侍女
等駭然視之後數日沈氏母子留趙女将向京師公
子登轎自若椿眞沈氏竊喜之至皇城張平果待於
城門之外以公子之轎走巖嵩之家雲姑佯哭而從
之平叱逐之公子轎中竊笑曰癡子雖高張世山之羅
其於橫絶四海之翼何哉俄見朱門嵯峨粉墻遶迤
紅粧侍女十餘雙出迎於門外公子至重門下轎而立
儺珮瀾珊蓮步纖妙巖家諸婦女等望之諳歎而立

屣

蓄情魂迷蕩蹤履顛倒公子入房中殷紅寢床紫繡室帳珊瑚之案文玉之丁驪珠之燈綴翠之扇璀璨炫煌如入於波斯肆中而侍女等或奉盥頮或奉鋁黛催粧於公子ゝ笑曰吾以薄姿陋質猥膺君子之妙簡何敢復自粉飾眩惑人之心目手世蓄窺聞此言愛之欲狂開戶而入公子翻身起迎安蓄揖而就坐曰晚生久慕芳名願接餘音者而逢某山翁水佳會期渺然幸因張生青鳥之信獲瞻仙娘白玉之面銅雀春風庶不為周郎之所笑矣公子佯為悲色歛衽徐對曰妾非不知樂昌越宮之恥綠珠金谷之節而為此閨閤唾鄙之行強靦顏面於相公之前者誠以有隱痛冤寃而不忍泯默而死者也妾夫花珎事母極孝為兄極恭妾非敢阿好而指鉄珎金也雖使大舜復生展禽不死必不能多過於花珎也其為人如此而前後厄境寔非是人世之所未有也寃其禍本則莫非沌氏母子及范賊趙女毒手惽塚之所扇動交乱者也朝廷不能明卞其黑白而枉把沌氏之一張誣狀作

為花琢之斷棄琢之冤枉將蜚五月之霜矣妾之愚意竊欲
效向來楊繼盛妻趙女之事瀝血天門以明家夫之冤而
第念妾與沈氏既有婦舅之名矣救夫之命而陷其姑不
可也顧姑之顏而殺其夫不忍也百爾所思莫如捐身他
門與花家相絕然後方以知己之義救出花琢之命也相
公不聞樂毅之對趙王之言乎臣之事昭王亦猶今日之
事大王也妾之事花琢亦猶今日之事相公也妾聞今
天子之所信聽之者莫如老丞相及相公云相公苟能救花
琢將死之命而使一暴其冤於天地之間則妾當粉身糜
骨以報相公之恩而如或不然則妾之恨中有三寸霜刃
誓必效死於相公之前不住幽明間負義之魂也言罷
慷慨墮淚世蕃自是萑弱小人也顛倒諾之曰美人
可謂閨中之烈丈夫也晚生雖愚暗寧不感服手當
告于家親而奏之天子必救花琢美人毋惱芳心也於
是侍女進瓊蕃琦饌公子畧無著態連倒霞觴朱
顏微酡世蕃左盃悅惚而時嵩之少女月華窺於窓

外鄙笑而之曰斯人。沉濫如此宜其從二姓也俄而日已黃昏洞
房曖曖世蓄使侍女燃燭公子端坐燭下百美粲爛世蓄
不勝狂興進執公子。之玉手公子拂手正色而辭氣冷嚴若
清霜列氷曰妾以天官家貴介嬌兒雖迫於事勢而黽勉到此
初非從子于柔閨也何無禮之若是也相公果能決雪花珠之寃
而慰安妾心然後徐會宗戚以禮相迎則使妾雖蹈湯赴
大無所辭。也世蓄退坐悵然曰君之執心如是吾安可虐
度今夜手侍女設寢於牀上世蓄解帶就寢而侵公子
數矣公子峻拒之世蓄微嗟幽歎通夜煩悶公子心笑曰
吾公然仕一場可笑之事斷盡癡子之肝腸也東方未白而
世蓄起盥洗被朝衣而出乎明還曰今日家親欲以花
珎事陳達矣皇上適不御殿故未果又曰昨夜君畏我之
而不能。寢窮質必傷。今夜則。當出宿。君其安心也公子
微哂。不答。侍女報曰洪夫人與少姐至矣世蓄謂公子曰
洪夫人家親之副室夫人而少姐吾之季妹也公子起。迎
之其少姐。英妙公子愛之。相語琅琅世蓄大喜謂其妹曰

新人與吾未及親。冷談甚矣今見汝而言笑不絶所謂同
声相應同氣同救者良非虛語也。汝須與新人終日。焉
日起。出洪氏亦留少姐而歛少姐者即月華洪氏乃其
母也公子心語曰吾之變服欺人者雖出於不得已然非
君子之正道也況復與人家處子接膝欵欵於暗室之中乎
已而笑曰此家之人皆以吾認之為妹氏之身而吾與世蕃既
以對席接語矣吾他日一去之後終無以洗妹氏之累也吾
當與此女一戲以明吾之非婦氏也於是復與月華移席
相近嬉笑挐然或執玉手或撫雲鬟宛然若風流豪
士之俠弄交姬也月華不悅甚非其太謠而終不能以男
子為疑也是夜公子與月華聯枕而月華厭其放蕩稱
托而去。世蕃入見公子而笑曰美人安寢乎公子笑曰愁思
在心終夜耿耿恨不能留少姐而淸夜也世蕃曰然則來
夜可也然君。愁思。花琺之故也而即今皇上御。奉天殿家
親先已詣闕吾亦從此入闕。琺事。或可以出場矣公子
喜曰相公速往。毋失事機也世蕃去而日暮還曰花琺

生則生矣但未能決宜其寃也公子曰何也世蕃逼坐公子
之前備傳筵說曰上與家親講筵事訖召刑部尚書
鄭獬而問琭獄之延拖獬奏曰大獄多疑固不可立斷而
臣之延拖寔冀陛下好生之德也上怒曰琭之惡事昭著
當即施王法而特以都御史之爭執欲一加嚴訊矣刑
部備侗罷職可也於是家親奏曰臣初以此獄極論者只
以沈氏告狀節節明白故也追聞物議寃琭者亦多臣始
知夏春海之言不爲無據也此際吾甚欲白脫花琭之家
親曾與夏御史爭此獄甚力太常矛盾亦甚顏厚故與
又以草草告曰琭之八代祖花雲死於王事太祖皇帝哀之賜以丹
書鐵券使雲之子孫雖有殺人大罪皆以宥之今琭之不
過殺一少婢而且其東書一節終不近理豈可以疑似難明
之罪誅花雲之子孫乎上頗感悟曰卿等所奏出於公
心以此足以知花琭之曖昧也然風化所關不可仍置所謂
沈氏令錦衣衛決杖八十以懲其告子不審之罪花琭投
之邉裔限其身勿令舉論於赦典也仍還收鄭獬罷

戕之命吾乃退出與鄭尚書相議定配所於成都此地
風土請義猶可幸也公子起拜謝曰老承相見德如天
相公之委曲周旋至此使妾之家夫得保殘命妾當沒
身而圖報也世蕃大悅掀髯謂公子曰吾已聽君之請
矣今夜君亦能從吾之所請乎公子曰此亦不難矣相公指
吉備禮迎妾以百兩之車黛妾以雙鳳之冠則妾以芹菲
之下倖敢辭鐘鼓之同樂乎世蕃曰甚矣君之固執也
吾已令日官擇日而其所謂吉日者猶隔三四夜吾昨日
之獨宿於外臺河影流天月色滿床千愁萬歎輾轉
而不能寐頭上之白髮鍾鍾然欲生矣若復空送許多
良夜則此嚴世蕃也當在於泉黃之下矣公子佯怒
曰相公見妾之欲事二夫而謂無貞女之行賤侮之
如此妾以何顔將奉相公之巾櫛乎世蕃見其辭色
峻烈難以強逼笑而謝曰吾真戲且非宲語也即
招月華而謂曰新人愛汝汝且同寢慰其孤悵也
月華心甚不平而重違其兄之命乃使侍兒持自家

衾次而來有間世蓄起出公子與月華坐於帍下引其羅
裳促膝歡笑公子戲謂月華曰雖雙鳥非頓而交頸相
愛者憐其容色也今吾與步姐同是女子而慕悅之
情不減於伉儷惜乎使吾若男子也琴台一曲不讓
於長卿之手而賈閨異香寧餘於韓椽之袖乎月華
聞此言熟視公子而不語俄而各相就寢夜半月華
驚覺忽有一男子抱頸而臥月華心戰汗出而不能
語公子笑曰吾乃是花翰林尹夫人之弟山東尹汝玉
也君兄以不義之心行欲辱人之婦而反使其妹辱於人
造物非無心者也然君之芳姿美質高出一世而天下
佳郎亦未有勝我者今夜同寢安知非天意乎月
華泣曰妾持身不謹一落於公子之手死無以雪此羞
也然妾閨中之處子也不忍受行路之汚乞望公子留
以他日華帍之約而勿以非礼相犯也公子於是起坐長
歎曰吾之為此非樂為者也嗟乎仰愧屋漏俯愧枕席
此夜此心當為吾終身之恨矣遂退臥別床月華感

歎曰此眞男子也。綷々結裙起坐床上公子沉思曰此女雖貞靜可愛然吾不忍爲巖嵩之婿矣彼若爲守節則畢竟將何以處之也月華亦默然量曰此人替其妹氏來蹈虎穴可知其胆大多畧者而吾家金門累重鉄垣十丈衛士交闇。皂隷巡宮彼若崑崙走墻之足玄女飛天之術必不能脫身矣萬一不善周旋而蹤跡脫露則禍不可測也吾自今日已爲尹家之人矣豈可以區々羞渋之態黙視其危而不能救終誤我百年之大事乎於是低聲問曰公子之情跡危甚不可久處於此矣未知欲以何計脫身乎公子曰吾自花府來時預。以一件男衣藏之於鏡函今在枕邊耳月華笑曰公子之計迂矣自此當至外門九度七重金鎖而又橫過家兄所居之堂此計既不可行之於晝又不可行之於夜而亦不可行之欲明未明之際此時家中之婢僕皆起聯肩駢武往來旁午。猝有生面男子自內堂出來則孰不大訝而執訊之乎公子大

覺

鸞曰君言良是也吾有婢子之襤衣弊裳蓬其髮而垢其面則可以得出乎月華笑曰此計差勝而猶不能萬全也容服可陋而體態不可掩也公子歎曰然則吾坐死而已月華曰妾感公子能抑駘蕩之情而存妾之紅點使得免顔於父母之前妾無報恩之心乎使公子脫身之策妾已默運於胸中而但未知公子一去之後可能念妾向公子之情誠耶妾之父冨貴大盛而好仕威福賈怨歛禍於天下之人今以公子之情方抗慨使之委禽於貪權樂勢之家非但公子之所不欲而亦妾之所不敢望也雖然妾以十四歲紅閨處子足跡不出於戶閫言語不接於僮僕持心如氷愛身如玉今公子公然來污之妾安得不羞憤而欲死乎公子若終垂大德不以父兄之累而賤棄則雖抱衾執箒於婢妾之間亦所甘心不然妾當守信深房終爲望門之婦而已公子聽罷驚歎於心曰以嚴嵩之奸復何以生此女也彼欲活我之不可以負恩也遂與月華坐心相語留以芳盟向曉月華翻身入內自持一叢鑰匙來謂公子曰公子試持函中男服

從妾而來遂自花園小門隨鑰輒開過五門而至西園門月華曰此門之外乃四通大路也使公子改着巾服流涕而送之

驛店得烈士　仙洞訪丈人

尹公子直訪翰林下處於城門外見翰林而執手流涕曰自古仁人君子之遭逆境者何恨而豈有如吾兄之寃者乎翰林歎曰長遠自遠來安知吾之寃與不寃乎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以其不能事母故絶之也夫吾不能事母矣焉得免於王章乎今欲革心改面而尚恐天地之不容也遂引罪千萬玉淚雨落而不能禁公子見其至誠歎服異不敢開口於沈氏母子之事也翰林以嚴嵩之救已爲訝公子乃傳世蕃之說翰林失色無言忽然復蟾來謁於翰林自言自紹興新到而泣傳南夫人尹夫人之事公子始聞南夫人之既死而復生一喜一悲復淚汎濫翰林之愴恨悲懷於心曰他人甥妹乃能如此吾之兄弟云胡其然也公子恐嚴家之或追蹤也趂別翰林痛悪而去明日翰林發行

夏御史來於道上立車而語曰天將降大任必先困苦其心志
願兄加飡自愛毋負皇天玉成之意也王譓之毋送其子
曰善奉翰林勿思輕歸老母恨不能為男子也范漢見
翰林之出獄大驚密訪李少裴三而𧷤賂之授以凶藥使
之行毒於中路而劉甬淑侍左右不離須臾王譓亦奉
夏御史之令覽撿飲食李少等無以乘隙焉至華州
華山驛劉甬淑王譓俱皆病臥翰林親自救護留四五
日李少裴三相與謀曰吾等受范生之許多銀子若不殺
此人而歸則范生必還推之欲還則其銀已盡用也不欲
還之則此子將起鬧矣此二者皆可悶也莫如乘此時先
下手於罪人並與王劉而斃之入告於地主曰罪人病死矣
彼豈不信乎言未已忽有一壯士身穿綠錦戰袍與從者
四五人手執長釼而入揖翰林而問曰措大方以何罪謫
於何地也翰林荅曰干犯倫常誤蒙天恩得保首領投
竄蜀中耳其人熟視良久曰觀措大容貌與罪名不相
彷彿何言之太過也翰林流涕荅曰罪人奉毋不能悖

感

腸

獲罪於天萬戮猶輕也其人驚曰然則先生得非紹興之
花翰林乎翰林亦驚曰將軍何以知之其人長跪
席曰僕乃西安府趙揔兵之麾下將俞聖僖字秀昌
也前月以主將爲上京師往〻於縉紳間問先生之獄
事知先生之爲君子人也夫君子樂言其過而不言人
之過今先生之言如此以是知先生之爲花翰林也仍令
從者招李少等而至前厲聲問曰汝等所謂范生者
何許人也兩人失色相顧曰是何言也聖僖按釰張目曰賊
畜敢欲瞞我耶兩人惶怯不能對翰林謂聖僖曰彼等
乃刑部押吏也將軍何所聞而操之太甚也聖僖曰僕
平生重意氣好急人之難俄者隅壁內聞囁喋語不覺
心膽斗起杖釰而來。遂令從者緊縛兩人而擧釰擬之曰（執也兩賊云云九天手）
汝等與罪人本無恩怨乃忍受人賂囑而謀害人命是甚（汝刑部押吏司獲罪於配也之）
於強盜也吾當斷汝兩頭送之京師直告則猶生否則當（翰林曰罪人之生死不足言之切感于將軍之一言幾也）
所矣兩人叩頭吐實。聖僖顧視翰林曰先生果其范漢有
怨乎翰林曰有之聖僖曰所謂王劉者誰也翰林曰王讓

者夏御史廉人也劉甭淑者琮之鄉人也琮自紹興獄發保
全至今者皆此兩人之力也聖信曰其人安在翰林曰彼卧
病者是也聖信執王劉手曰君等捐妻子從翰林於萬
里者其義足以動人也況識宰相於塵埃救英雄於危
道非有眼者能之乎於是解李步等之縛曰下流賤人
見利忘義固非異事也投其鈞於地曰此鈞直千金足以
償笓漢之金勿復生非心也又令出其藥燒之而李步等
感愧涕泣翰林觀聖信磊落有烈士之風傾膽倒肝恨
相見之晩也聖信自言開國功臣俞通海之後裔家世
流落山西父母早歿貧窮無依而倜儻有大志好讀
書徘徊從山西少年以弓馬為戲年十八托西按幕于今
三年云云聖信為留數日與翰林晝則談古今治乱英雄
之事夜則論天文兵書造化之妙聖信益服翰林歎曰
先生可謂不遇時也使生於太祖皇帝之時豈令劉陶
專美乎王劉病差翰林起程與聖信行六七日聖信分路
向西安府馬上舉鞭揖曰昔程伊川兄弟自蜀而啟易學

大明張魏公范景仁起於蜀皆為南朝之名臣先生得斯二者
則安知蜀之不為先生基福之地乎翰林歎曰罪人之顏不敢
在此但令他日生還故國一見老母顏面而死足矣。尹公子出
巖府之日世蕃入而見新人不在問於月華〻〻曰不知遂四
索而終不得世蕃愕然欲哭曰。張生賣我也捉來張平而
詰。其由張平曰小生分明納尹氏而相公失之非小生之罪也
世蕃語塞乃赦張平而憤然起曰此女真僞花琢許而弄
我也吾必得此女而雪恥嵩不可曰。近來皇上引用徐階
而吾權日奪夏春海謝江等挾彈睢盱奪人之妻豈
美事而欲紛〻如此乎世蕃遂止而憤叱不已洪氏見月華
自尹氏一去之後紅恨鎖眉如花殘玉碎。有時於月下燈
前月華清淚浥臉一日問于月華曰吾觀尹氏之色殊
似終非雍容夫人與汝。不相近何愛慕之不忘也月華
不忍欺其母以實告。其母大驚引其臂紅而見之歎
曰尹郎仁者也於是嵩聞之大悅曰其人意氣如此必
不負吾女也此時尹。公子隱。於城西佛菴。明年正月。擢

廷試以遚盖御樂歷入嚴嵩之家嵩迎賀慇懃而
世蕃亦在其側公子英眄雅笑光彩照座嵩喜溢眉
睫世蕃暗然丧魂公子稱爲世蕃曰向蒙足下之高
義妹兄得配善地感謝何極世蕃大慙垂頭嵩佯
若不知曰是乃鄭尚書之功豚兒有何力哉已而進酒
饌公子引盃暫酌流目視世蕃曰此酒雖香不若向日
之情醞也嵩笑曰壯元初到吾家何日嘗吾家情醞
耶公子軒笑然曰少生洞房華燭春眠未醒猶作夢
中語耳嵩撫掌粲笑世蕃面若凝朱良久不能
擧於是侍婢相顧拍手曰今日尹壯元果然是尹夫
人也有間公子告退嵩留之言月華婚事公子笑曰
此事已與令愛少生商量矣閤下勿慮焉嵩大悅
焉後數日公子以翰林學士兼春坊右庶子師與左學
士白璦伴直春坊白學士對其面而頗懷疑雅問曰
兄之字長遠耶答曰然又曰兄當記白蓮橋邂逅耶尹學士
微笑曰五年間事何可忘也白學士曰兄其間果與陳

氏成親否尹學士歎曰陳氏消息如隔幽明安得以成親
也曰謂白學士曰當兄辱書垂問而弟適有呻吟未
能修謝兄必以弟為無情也其後歲月屢更不知令
妹桃夭已卜於何處也白學士變色曰長遠何為此非君
子之言耶吾與長遠說丁寧矣豈有不待長遠之
教而先自改路之理乎尹學士謝曰兄以路次立馬草
之約守信如此良可感也然弟與陳氏生長一室有遶
床弄梅之情今不可以禍難之故而相負也其時家親
答書中待雲南聲息徐徐更議云者正以此也白學士
曰然則其時兄何以云欲更求婚處也尹學士知其言已
左無以為復答大笑曰此陳氏之言非弟之言也仍將
陳氏變服走淮南之事及別紙中所書者而言之白
學士大驚稱歎因笑曰固疑兄顏面之異昔而鄉既
合矣神彩彷彿而年齒不相褒矣吾安得不終信乎
嗟乎陳氏萬古之淑女也宜兄之思服而不能忘也今
趙文華已敗嚴嵩之勢日傾陳公之賜還當在早晚

而兄之佳約可以從此得成矣兄以風流男子早登龍門金
馬玉堂名位隆盛不妨置兩夫人幸兄迎陳氏之後亦
毋忘少弟之望也尹學士笑而快諾是年秋白學士
遷文淵閣修撰上疏極論陳公之寃上大悟特放陳公
以工部尚書召之陳公夫婦即與公子少姐登途明年
至京師時尹侍郎已與夫人還皇城兩家相喜擇
吉日備六禮尹學士以香車玉輪同日迎陳白兩小姐焉
花翰林至配所後謂王謙曰吾既無事到此汝可皈一
也謙曰小人得事夏御史與相公自幸斯世受知於
君子且老母有言小人何忍棄相公而歸乎自此
翰林與王劉托朋友之義無奴主之情謙汲水而淅米甬淑
負樵而炊飯弋取雲嶺之鳥釣得錦江之魚羹以薇
蕨之春奉藥以芰荷之夏服桂筋竹盤風味佳絶其比
竹友堂苫蓋蔬糲不啻如羅千鼎享萬鍾而有時以
藤杖葛屨岸巾嘯傲於玉露楓林之下幽花錦石之間
回思半年囹圄之苦脫然若羽化而登仙矣然翰林

翰林祀復見篇篇皆懷楚之悲々之意而

仁孝出天友愛根心對食則思母遇景則懷兄南陵之淚未斷而春草之句先成行必瞻狄公之雲卧必撫姜生之衾常飲泣太息曰吾若得母親兄丈一日之歡心則雖朝暮死而無恨也自餘富貴之事妻子之樂皆似秋雲浮芥耳是以身在蜀中者周年而未暇念及於南夫人也一日遊於浣花溪林亭之上次第見楣頭之題咏中有七律一首而其尾題云青城山人南子平稿翰林見其詩頷聯云層峯不盡潮州淚白雲長思工部兒大驚曰此分明吾岳左南御史也杜工部之嬌兒顏色白勝雲而韓文公之謫潮州也其女拏死於層峰驛世間寧有兩介子平情境如此者乎嗟乎安得見南公而說其女之在蜀也悵悵徘徊之際忽有伎冠數人自林外聯節而翰林迎揖與數語因指南公詩而問曰此公本京師之人流落此邦自以為青城山人想其蹤跡必在於此山之中或者僉兄聞其所居之洞壑否其中一人曰去年春此公與雲水洞郭仙公來游於此題詩而飲若問於郭

睚

仙公則可知矣翰林領之而還明日向青城山之雲水洞時南御史夫婦無日不思其女兒而但以歲月之久心緒稍寬矣一日仙公謂御史曰公之厄運將盡而令女之玉郎今當至矣御史聞之半信半疑俄而童子入告曰門外有一位佳君子請謁於先生及韓夫人矣御史瞿然驚奇仙公笑使童子迎入而座定仙公向翰林曰弊居僻陋貴人儼屈多謝々翰林拱手曰少生西土之累人也蹤跡鄙賤而猥慕先生之高風敢煩於門童唐突甚矣先生貺尊過待琢切惶悚仙公笑曰足下乃天子之師傅國家之棟樑也顧此山野間無用之匹夫安敢望尊手翰林見仙公昂々若出羣之鶴而御史布衣葛巾涕淚欲墜翰林愀然問於御史曰大人莫是壬子年間謫岳州之南御史耶御史答曰晩生果其人也足下何以知之而何以問之耶翰林起而復跪歔欷流涕曰少生即汝陽侯不肖孫子琢也少生兒時見亡親因山東尹侍郎聞大人為水賊之所害也垂淚傷慘焉乃令亡親面

徽

上之草七宿而少生得拜大人人世之上少生益不勝存
匹之痛矣御史滉然淚下曰令尊捐館朝廷無復有
老成人矣仍問曰僕籍漏於世今已九載矣茫然無聞
於人間之事足下或知尹仲晦安否耶翰林對曰尹大人
乃少生之岳丈也小生西來時逢尹大人之子汝玉聞其
起居如昔云少生有二妻一則尹大人親女也一則其養女
南氏也尹大人云南氏吾友南某之女也少生亦於大人
當為外甥也御史顛倒執手口急心忙曰然則吾女生
存乎於是翰林備將其首末而傳之御史悲與喜極
淚與歎迸但瞻翰林之口而已時韓夫人聞女婿之來到
惝怳如夢欲急見真面目御史乃與翰林入來而翰
林拜於韓夫人夫人流淚琅琅曰老妾自失女兒因無人
世之念常願速死相從於黃壤之下矣今者夢寐之外
得逢君子聞女兒之不死此心聳喜如登九天也然而中
腸酸嘶積哀焗動今日得女之悲千倍於當初失女
之時也第問女兒今在何處而君子以半神玉骨仁和

誰者也翰林對曰尹府婢子叔嬌法傳跡上而厳程余辛心乎

粹面何罪於世而流竄萬里也翰林垂淚長歎畧道自家
夫婦之前後禍厄而稱偏母慈諒家兄仁厚然門運不
幸妖妾亂家此皆少生夫婦命途之崎嶇也仍傳南夫
人遭毒於趙氏而爲清遠所救男服入蜀之事韓夫
人面青脣塞久而定神謝於翰林曰女兒昏弱不能善
處於危難之際而致此凶禍莫非自己之罪也敢怨夫
家乎翰林深服韓夫人之德量焉御史問於韓夫人曰
所謂清遠者何山之尼僧而女兒入蜀時見而傳之悲撓
不能詳問其山名也韓夫人歎曰八九年前清遠來吾
家自云在蜀中某山而禍亂之餘心神大傷吾亦茫然
不記其山之名耳嗟呼其時清遠見女兒之容貌熟視
之必其有妙理而惜哉吾不能問之也御史又謂翰林
曰女兒既云入蜀而君與我相逢於此地必皇天俯矜欲
令父女夫婦同會於一處也君能與老夫偃山跋川周流
殉訪於全蜀數千里之間乎翰林太息對曰少生非無
此意而但以罪摯之身未可以遠出也御史歎曰君

之事勢誠然老夫當獨往矣是夜御史與翰林故所居小
堂挑灯相語御史(達曙談懷而)問曰賢婿何從得聞老夫之消息而
来訪於此山也翰林告杜亭詩板及儒冠之言御史曰
郭先生神人也往者與吾遊於其亭勸吾作詩而題
其楣謂曰明年必有以此詩而来訪公子今果然矣
白衣赴廣南　丹符破妙賊
明日翰林將故御史問仙君面上危恨幾何
仙公笑曰殷真人在老夫何言哉御史曰殷真人誰也仙
公曰五季仙者而花君前之世師友也翰林甚誕其言(辞仙)
(公及御史夫婦)還出洞門行十餘里漸見岩壑益(清)邃(洄)峯巒益(秀)奇(妙)濃
雲淡靄乍起乍滅灵淑之氣氤氳之臭習々靉々郁
郁菲々(霏)翰林信步而前忽然巖壁巉峙洞天曠開(朗)
(篁篇響)中有灵禽異獸接翼聯隊而遊翰林覺其失路
(空羽盖影山)怊悵四顧見西北層岩之上有一老人蒼顏華髮衣
冠甚偉翰林(知其為異人)就而揖曰少生以塵中累跡偶到名山
迷失東西而日色將暮願先生指其故路焉老人

起答揖曰上仙別来無恙否翰林驚曰小生泡嘔世界一介飯束也先生何以云上仙也老人笑曰君以膺虚之性辭清真之界落靡謠之墟飽風霜之厄精污神濁宜不知前生事也乃以丹藥一丸賜之曰嚥此則可以自覺矣翰林辭之不受曰小生既作人間之人而覺之天上之事則無益於身而徒乱心懷耳藉令此藥一飲成仙小生有偏母孤兄何忍捨之而獨往乎老人歎曰賢哉孝子之言也至誠如此天豈不感動乎君之母與兄悔過不遠矣翰林聞此言喜甚出涕曰少生角薄矣亦能有兄弟接手而舞彩衣之日乎老人曰君之悲曰己盡樂日將生入而有萱堂棣華之樂出而有風雲魚水之歡忠孝之福可其靈長也哉因與之坐石上曰天上之事君既不願知之矣今與我論人間之事可也乃自袖中出太公六韜曰君之急務在此一書而君雖嘗涉獵不過其糟粕耳兵者危事不可不講熟也於是展之石上毫分縷析翰林自是英透之才如竹迎刃無所碍滞老人犁然而笑又出一軸小簇指其

又跋

函中山川遠近濶狹之勢又以丹符一張授之曰此乃太上老君伏妖之符也君持歸則亦當有用處因與談陽陰五行之妙瓊屑霏霏慧韻琤琤不覺暝靄生林宿鳥飛還俄而月輪東上玉露蕭襟老人與翰林歸岩間茅茨掃地而臥翰林困倦就睡覺而視之紅日初高松籟瑟然老人謂曰國事方急君今速歸也翰林收其六韜及符簇而懷之拜辭曰於老人三山邊追十洲遙濶一隔人天不可以復接影響也願聞先生尊號也老人笑曰郭仙公不言手翰林始知其為殷真人而繞轉數步不見其人與茅茨也茫然嗟歎而歸路上之黃菊丹楓盡化為杜鵑躑躅矣王謙出門而望之雀躍大呼曰相公歸矣爾淑自房中跣足跳出曰相公相公遊於何處而經冬不歸乎小人三往青城南御史老爺亦再度來臨而終不聞消息小人等謂窮山深谷丁寧遭虎豹之患也仍謂王謙曰君急走官府告于俞將軍翰林驚曰秀昌胡為來也爾淑曰即今朝廷有大事以相公為廣南府從事俞將軍親來

聖旨而来矣俄而俞聖信與知府耿𢿘飛鑣而至聖信急持翰林手曰向乃驚人若是翰林向知府而謝罪曰罪人宜不敢擅離配所而偶訪山中之故舊失道狼狽致淹時月惶愧之極無所逃罪也仍問於聖信曰俄者爾淑草草傳秀昌之来此由而急未能詳問焉望秀昌備傳之聖信曰年前海賊徐山海大冦瓊崖盡陷萬化等諸州自號萬化天王南方騷乱民皆荷擔而立朝廷徒吾主將趙公為廣南府經略使控鎮喉嗌矣前冬山海自安南海口大入而沿邊州縣雲擾風駭趙公與廣南副摠兵戚継光合力守冨州城相持數月賊勢益張趙公與吾親走京師而面議於廟堂焉吾見閣老徐公曰山海瞋眮之黠冦也冨州南服之要衝也一失冨州則海岱之間非復為國家之有也徐公曰卽令廟議欲遣大將增兵以守而大將無可合之人也吾趙經畧戚継光武勇皆冠世何必他將但守禦而不撲滅則南憂幾時可平乎山海奸謀鬼計千變萬化如得

運籌折衝。如諸葛孔明張子房者或可得身而不然雖使廉頗李牧驅百萬賁育而無所恃也徐公笑曰今世安得張葛乎吾曰天之生才本無古今特閣下未之見也豈世無其人乎徐公又笑曰君能見其人乎吾曰少將見之矣。今成都謫居人花某乃今世之張葛也徐公笑曰彼固將種而終是白面少年君言無乃過耶吾慨然笑曰周瑜年十八為軍師於江東耿弇年二十二建大策於光武張良陳平亦皆白面少年而佐漢高取天下苟如閣下之言而棄白面則是使周瑜耿弇待年於草澤之中而張陳不敢言於慢罵之帝也徐公憮然無語適兵部尚書夏公至徐公以吾言問於夏公夏公大悅曰學生雖不知花某之將畧何如而古人之好用福將者良有意也花某自是食福貴人之相願閣下為國旋力焉吾乃大言曰閣下試使花某白衣從事於富州營。如不能發奇策而建大功者小將請獻頭於閣下之前矣於是徐公動色明日奏于龍階皇上沉吟不允曰花某文士也安能

榴荊

膺中至往天偉地之奇姬王憑作之氾不可以韜鈐中枝論之也

討賊手翰林學士尹汝玉出班奏曰郤縠説禮樂敦詩書而為晋元師杜預射不穿札而立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花某臣之婦夫也臣熟知其人。誠使花某一往則南方之平不足患也上大喜乃允。吾是日奉詔晝夜。馳十九日到此處聞先生輕身獨出無聲息者八朔云愕然萬慮俱生引領四望腸斷臆裂萬一先生過今明日不至吾幾嘔血而死矣翰林謝曰吾往青城不過數為宿之計。事乃大謬惱吾秀昌頌罪無已然秀昌以我欺徐丞相何也吾之一身狼狽固不足恤而但恐為蓍於秀昌。無益於國家也聖倩笑曰先生奈何以流俗過譏之態外此知己也大丈夫。立身事君出則為方叔召虎。入則為皐夔。稷夫富貴之難免如禍厄之難避也時至而行時往而止是以古之聖人能與世推移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知時之謂也。翰林歎曰吾秀昌於富州城亦命也能平賊而報國不平賊而喪元莫非命也吾當任命而已。於是知府治行送之王劉等皆相隨起程馬初瑃

六以先生之雄才大略宇可以坐失功名之至手

之到皇城也范漢徃見問曰景玉猝然上來何意也瑃色變
而荅曰家多灾亂欲避之以穰灾耳漢冷笑曰景玉不以情
告我也瑃顧他而不荅漢熟視瑃而又問曰兄之家屬亦
同來耶抑留紹興耶瑃發怒曰吾之家屬來不來兄何
以欲知也漢勃然起去彰其悪而告諸人曰花之兩子中
瑃之罪先可誅也及送李步等之後即欲紹與言於趙
女曰花孫今則免矣吾之宿憤已攄而近視景玉之待我
無狀此必張平賊子問之也兩竪之命又將不久矣趙
女大樂曰景玉郎君北上之後疑妾日甚頃於正臺怒
目叱妾曰汝以東墻下淫女素行卑賤近又范生與
交奸情跡狼藉南氏之死荊玉之禍皆淫夫淫女之所爲
也吾恨不能磔汝兩人之肉祭南氏之魂而慰荊玉之寃
也妾急搖其兩袖詰其言根景玉拂袖絶衫以是蹴
妾曰張生言之耳妾自此埋頭切齒苦待郎君之至
而欲雪憤於兩竪也今郎君獲我心願叩東之餘智焉
因告瑃以張平之謀納尹夫人於巖府漢聽此大驚曰

㐧

家人莫知而獨桂秀知之

吾之所欲行計者只有此嚴家一路而已今平先擄之
大事去矣向者嚴承相父子猝然救花珎吾甚怯之
果有此事也仍謂趙女曰檀公三十六計中走為上
計也今吾計已敗莫如走也是夜漢與趙女及蘭秀
盡偷花府金銀寶貝而走。先時張平納尹夫人於世
蕃自以為好爵可得也又取瑃之三千金及雜寶補
以納於洪氏而自納於橐中嚐之笑曰吾以一尹氏足
以取太守又奚用貨賂哉今當腰金上楊州而所乏者惟
一隻丹頂也及遭世蕃之詰責而聞尹氏之走錯莫失[illegible]
故而欲哭既而又笑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今太守之計
雖左而得錢之路未斷也乃走花府以虛禍空福誑誘
恐動於癡怯無知之洪氏母子公然花府之金蔵錢帑
日罄月竭而平以狼心兎目往来不已又謂瑃曰尹氏
與嚴太常相得甚歡招我言曰花景玉若獻我紹興
稻田四十頃當除浙江通判瑃大悅欲從之時平以桂
香為妾買居皇城中忽聞御史中丞尹汝玉令傾

捕

搆抗

槊

天府發榜懸購捜。范張二賊平大恐曰此必花家之事發矣吾積許多財貨何能棄之遠遁乎與桂香謀曰尹中丞尹氏之弟也必甘心於我也且汝於翰林結寃深矣成夫人還則汝必死汝與沈氏雖以一時勢利相合而本非沈氏之婢乃花氏之婢也何必為沈氏守死乎今乘此時汝擊鼓登聞鳴翰林之寃吾發狀於御史臺告沈氏母子之罪尹中丞必大悅而沈氏母子受誅矣此乃吾與汝立功死中求生之道也於是桂香擊鼓登聞乎作一張大狀。聳贊翰林。出於大舜曽子之上臚列瑃。罪甚於檮杌盜跖而沈氏之惡范漢之罪狀殫手極力縛如嚚豬晨詣肅政臺而呈之曰少生韓范即花琢之知己也見其受誣罔極不勝憤惋。以親所睹聞者來暴良友之寃於風憲之前時御史謝江林潤中丞白瓊尹汝玉等皆坐堂上謝御史白中丞。持白簡盎然。起曰吾等聞花家孝子之寃久矣而以其變出骨肉難於立證故迄未能明正風化瀰戢素餙無

大於此矣今韓生所告借於吾等之所聞此以置之人倫戮矣當函奏天階使花瑃亂子身首異處也林御史嗟曰花瑃吾之妹婿吾不可參此議也然向者沈氏之將決枝於錦衣衛也夏尚書恐傷荊玉之心奏而免之兄等苟愛荊玉當借餘地於沈氏也仍顧謂尹中丞曰荊玉賢者也其取友必端而今見韓范者踈子不正言語不諒無乃反覆奸人之欲乘機激利者耶尹中丞大悟曰范漢張平自是同惡同罪之人而此狀極論范漢而終不舉張平此必張賊變名而來也於是設威而嚴問之果然張平也謝御史等列奏瑃罪狀請令司寇嚴刑正法上即允又以桂香下刑部嚴查刑部尚書促駕赴衛發遣健差數十人於花府此時瑃之母子纔聞趙女與范漢逃走之報忽憤撐腸搶地大哭曰吾喪心失性惑於妖惡淫邪之女捉箕之變落東之計泛然不覺使荊玉夫妻冤徹九天天道不爽則吾豈無事乎忽然婢僕等震動入告曰刑

黒衣赤巾搁行如蜂隊

部羣差。為忩索公子矣泥氏。若疾雷搏頰昏倒於地。群
差捉瑃而去。鄭公以韓范狀辭發問甚嚴。瑃惶怯
罔措對曰所謂韓范者與步生有宿怨故誣陷至此
耳。鄭公笑謂衙奴。俄者御史府所送罪人捉入焉。瑃
見之乃張平也。瑃意以為平亦為韓范之所告也。回
頭語平曰吾與君俱見嫉於韓范竟遭此。辱豈不
寃憤。手平肘之曰吾已直招勿復多言。鄭公視之拊掌
大笑左右衙奴等莫不掩口。又使瑃與桂香面質。桂
香對瑃鼓掌數惡。瑃不能自明喞喞曰毋親於汝
恩澤至厚汝何忍反也諺云孤向竈嘷不祥為其忘
本也。桂香反唇曰吾之於夫人公子之於先老爺其恩
義輕重何如也。公子忍反先老爺而乃責吾之反夫
人乎。宜吾父母皆花氏之人也吾當以花氏為本耶
以泥氏為本乎。瑃曰翰林猶花氏而吾獨非花氏
手。桂香曰公子得罪祖先自絕於花氏吾之所仰
惟翰林而已。瑃勃然曰汝自以為不惡而埋迯正

堂謂林氏為之者何人也桂香袁氣不能荅是以
瑃平桂香皆準刑而事ゝ故之於范漢趙女於是
械囚三人於各獄即日行移于十三省令搜捕范
趙馬。時貴陽通判柳聖讓以治民第一擢拜武英
殿學士乘駟上來與翰林遇之於東蘭州學士
慰翰林之別來風霜而嘆嗟不已因曰覌荊王氣
色似未聞伯氏之消息也仍將瑃平獄事傳其槩
畧翰林聽未竟北望失聲汪然泣下交頤曰兄太
之陷於死地者不肖弟之也兄太死則吾不忍獨視息
於人世也顧謂俞聖信曰吾之方寸乱矣安能謀事
於軍中手仰頭太息曰吾生也不如死之久矣何𫀆
度之窮厄至此也聖信惨然慰之曰自古逢縲紲之
厄者未必盡死也往時先生之在獄也人皆謂之必
死而先生終得無事。今伯氏之厄未有過於先生
之往時也且以先生之至誠友愛天豈無心於伯氏乎
翰林泣曰不然孫之無状朝廷不知。皆欲快心於家

兄也今其至寃誰復爲之一言乎嗟呼尹長遠知我心則猶可爲也柳學士曰吾觀刑部行移者不過數日而范趙兩賊未易即捉此獄決似在吾還朝之後矣吾當與林御史極力周旋而若逢尹中丞則亦當以兄言言之也兄須寛心焉俄而花夫人彩轎至翰林入與婦氏相見痛泣言兄夫之寃花夫人亦怛愁悲復滂泣淋琅曰此時母親何以爲心而林姐々不在誰復進粥飮也萬一哥々不幸則吾與荊玉當爲天地間罪人矣生亦何顏死何以見父母乎因相對於悒柳學士益感其婦弟之至德也明日柳學士與翰林分手而行到皇城瑃已被榜訊命在朝夕柳學士往見林御史而歎曰花瑃罪誠難貸然僕來時與荊玉相遇於逆旅其惻怛之情哀苦之語令人墮泪而其言曰兄死我亦死其人非易言者也夫一瑃之生死不足道而猶不念荊玉乎林御史喟然曰僕與荊玉契分雖不深而舍妹每稱其賢

兄甚

搢紳

比之於閔子騫其愛兄之心不言可知也且以僕之私情言之自瑃繫獄之日舍妹泥首席藁晝夜呼泣勺飲不入口為其同氣者寧不矜閔而顧瑃罪犯至重鄭尚書持議最峻僕不敢以區區之私情開口於鄭公矣且況僕之言皆非公論也徒費唇舌鄭公豈一毫動念乎歷數搢紳中無可以一言緩頰於鄭公者謝學海白聖圭皆叅奏之人初不舉論而徐相國夏兵部疾瑃如讐決無顧藉容護之理即今公論之可以救瑃者獨尹長遠一人也於是柳學士往見尹中丞曰兄以荊玉為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曰然夫以仁人而由己之故而殺其兄則可能乎揚之於當世乎荊玉遇弟於路上昂天垂淚曰嗟乎尹長遠知我心則猶可為也尹中丞翻然起曰吾已諭矣即往見鄭尚書曰荊玉天下之友弟也其兄朝而死則其弟夕而死雖快於去惡猶不慘於殺賢乎鄭公曰君言是則是矣然荊瑃之罪雖十人分之猶不能得生奈何尹中丞曰學生非敢欲即日放釋也但

望大人姑寬刑杖以待荊玉之還旼然後覘勢壽之馬鄭
公曰諾此時瑃己悉悔刻骨痛泣自責曰媚如吾者莫如
范張趙女媚於母親者莫如桂香蘭香而漢賊挾趙女而
逆乎賊發我罪惡桂香擠母親於坑塹使蘭香在者
亦安知無凶詐乎吾昏暗不肖溺於此輩使聖第賢
妻抱寃失所吾罪當死何面目見荊玉與林氏乎夜夢
之間亦呼荊玉而淚流枷頭獄吏等見而悲之沈氏亦
追愆思善曰吾之薄待荊玉徒以先公之鍾愛太偏而
嘗春亭一事入於骨髓故也十餘年間荊玉之至誠如一終
不見怨尤之色此真孝子也先公之兒待而偏愛之者良
以此也今吾事曰敗而荊玉之寃日彰天道不可誣也且
吾自別先公以來未嘗一見於憂近者數憂先公以和
顏笑面慇懃謂余曰始惡終善猶勝於始善終惡也
今以佳兒佳婦托君永享晩福以好自愛也吾覺而
輒汗出沾頷嗟乎吾平生萬事莫非罪也當自截
以謝言於天地而但念吾死之後無以晛荊玉之孝也且

八十五

可隱忍苟活以慰孝子之心也忽聞柳學士夫人至顛倒下堂執手痛哭而自數其罪曰當年老母頑嚚使汝娚妹屢遭厄境中間又為趙女所蔽迫出林氏幽若南尹畢竟使荊玉斥逐於萬里瑃兒捏措於獄中老母之罪雖自擢其髮不能贖也夫人見沈氏黑髮盡白眼枯眶露衣垢頭塵一無舊容夫人慘然傷肝扶。哀哭欲絕良久對曰雪霜風雨無非數也草木何敢恩怨於天地乎哥哥之為張賊所誣陷禍實叵測而小女聞中丞見鄭尚書而緩頰云荊玉若成功還歸則哥哥自然無事矣沈氏泣謝曰吾兒之死骨生肉柳郎與尹中丞之德也尹中丞不念其婦妹之寃而力救吾兒之命君子之用心實非小人之所可測也於是夫人進以新衣奉以滋味周旋左右言笑誾誾沈氏撫膺長歎曰汝之娚妹及林婦猶可以赦老母之罪也至於尹氏嚴府之辱南氏浣溪之寃老母安得免天誅乎夫人始以所聞於翰林者告尹南兩夫人無恙矣沈氏快然若眯夢初醒而甚

尹夫人。脫身也。翰林至富州趙公遂咸繼光等大喜出
迎待以上賓願聞奇計翰林自至城上望見海軍水
陸。布勢如蟻屯雲結桴衝乱舞砲丸交飛。謂公遂
等曰。賊外張虛勢而內無實備彼乃玩敵而生驕者也後
疑令賊之旋旗櫟繞戎馬驚奔金鐸之音下以渴聲鼓
五日與公遂等又至城上覘之曰兵法云見利不失遇時不
之聲湿如沐此敗徵已見而其將可走也今以輕車突騎
出其不意疾如流矢擊如斧機則彼將掩脫肩護
腹失背當之者破近之者碎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迅電不及閉目者也公遂亦大悅曰惟先生。俞於是
翰林使俞聖僖將精兵二千以玄旗綵服夜。啣枚出
城先伏於尾塘口又使中軍將韋立潛引兵出磅硠
海口旗甲倣安南制樣自稱安南援兵結船於中
流。又令軍士鑿地道數十處遶超距輕足之士三千
人赤其衣甲各持大鼓納。地道自聞喊聲而出乃使
公遂率壯勇敢死者千二百騎持天捧柯斧鉤槍

利戟而當前衝殺使繼光寧強力暴銳知進而不知退
者二千四百人持剛車疾弩大幡雲梨而左右翼擊
使副將八人寧餘軍四千人將鎛于鉦鐸鳴鑼鳴角
而殿後賈勇夜三更大開城門三隊飛出如流星落
電翰林與王刘二人望見於海上賊軍頭洞駭亂頂尻
相搏喊聲己大震而無數大鼓從地跳出赤衣赤甲
燐乱恍惚東搗西盪盃若驚若狂鐵騎直衝强弩
挾斧金鼓之聲天動地岌山海大慌急行妖術狂風
暴雨急然大作翰林乃出殷真人神符粘竿揮之
風雨自止官軍踐血蹂屍席卷虜徐山海急收殘軍
從陸路迯走至尾塘口為俞聖信欄道廝殺山海獨
以匹馬躲免山海舟軍退至磅硠望見安南旗幟不以
為疑從舡上自言其敗韋立大塵洋中殺之殆盡明日
趙公遂等置酒高會拜於翰林曰少將等閱歲守城
甚思極慮不能使狂虜退一步而先生獨運神機擊
坑數千萬之賊於一夜之間此萬古奇功也翰林辭謝

因曰山海今雖敗衄不久當復舉國而來且其賀降安南最為南方之大患也安南。叛則。中國之人不能高枕而卧也將軍勿以一勝。快深惟大計表請明春大発三方兵馬平定化州使徐賊之頭懸於藁街然後廣内廣南兵革永絶矣公遂。曰善於是表奏朝廷一如翰林所教也

元戎拜皇詔　美人投匕首

廣南経畧使趙公遂。捷書到闕天子御文華殿翰林讀奏表文龍顔大悦顧徐閣老曰花琮天下奇才也朕不明往者幾殺此人也徐閣老稽首。曰臣待罪輔相心知花琮之寛而不能一言於陛下臣實慙。於夏春海俞聖僖也上笑曰琮之英風偉度朕一見。謂汝陽侯復生而紹興之獄終不免。投杼。朕之慙悪左倍於卿矣曰曰趙公遂為國效勞斬賊十萬班功行賞不可少緩卿等其議焉徐閣老奏曰。山海。狡猾甚於張士誠雄拠南陬徒衆日繁而以輕舸巨艦出沒無常此社稷。深憂也

一時推敗不足以永弭後患。今公遂等表中所請出於至
計臣謂花琺當拜上將而俞聖信為副將與公遂繼
先等直搗瓊崖復立大功然後論其爵士未為晚也兵部
尚書夏春海奏曰閣臣所奏誠是然今番大捷寔是近
古所無當先施重賞慰劝將士。且花琺猶着白衣而罪
名自若不可。迎拜上將俞聖信曽無一資半級何以
號令三軍乎上曰兩卿。言皆是也花琺曽以翰林學
士免為庶人矣為先還給其職牒擢拜武英殿太學
士征南兵馬大元師假節鉞俞聖信力薦花琺夫進
賢受上賞特。拜領兵揔管龍門大將軍以趙公遂
為征南副元師戚継光為前將軍使吏部郎中孫
植諭詔征南大元師花琺賜尚方釼。及千里大宛馬
二匹黃金甲冑各一。又以白金五萬斤絹六十萬疋須
賜征南將士孫吏部啣命到廣南府趙公遂出
迎十里外陪詔亟到營中已設香案諸仪仗孫吏部謂
公遂曰花元師當親受詔旨俞聖信出迎花元師元

師以白衣入跪庭中孫吏部。讀。詔。曰
皇帝詔廣南白衣從事花琮慓彼南方小醜敢肆兇
戾侵擾我邊陲寇畧我黎庶槽山筏海蜂集蝟
張暫奋盍肆乍僵旅突聯冬綴夏兵連禍結朕用是
憂丙沈靡安卿以忠將嘉裔名卿賢胤貌類冠玉亮
藏萬甲指顧風雲運籌若神援抱登陣作我士氣
雷動猋駭星流霆擊。拔酋長魄堇逆首領功積茂
焉朕甚嘉之玆乃還授卿翰林學士職牒前所貿
罪累悉賜蕩滌嗚呼去賊如去草舍根不除後復
滋蔓今宜結戎遄驅擣巢蕩穴特以卿拜武英
殿。學士太征南兵馬大元帥令趙公遂以下皆聽
節卿度戎政大少一以相悉三方兵馬量宜調發
不須禀裁卿其懋哉嘉靖四十二年春正月詔
花元師叩頭流涕告使者曰負罪賤臣縱效一時微勞
何遽猥當隆擢手有死而已不敢奉詔孫吏部
正色。謂之曰先生過矣皇上拔先生於罪籍之中

洗滌寬枉授以大元師印綬此正先生盡力仰報之秋也先生不念知遇之恩徒報過謙愚生竊謂之過也元師於是起拜受命俞聖僖跪上大元師冠服及印綬元師退坐將佁受趙公遂等禮數威容甚嚴雖俞將軍莫敢仰視而王劉二人歡極垂淚元師傅令三方召徐叙州揔兵薛星文將步騎二萬鎮雄提督王淋將騎兵一萬桂林揔兵魏贇將步兵一萬福建揔管嚴鎮將步兵八千以五月五日會于富州至期諸鎮兵馬皆會元師乃以御賜金帛須賜將士而以前將軍戚繼光為左先鋒龍門將軍俞聖僖為右先鋒王謙刘爾淑為左右校尉使副元師趙公遂將本鎮兵馬二萬居後隊諸鎮大將各以其兵隨後元師自將騎兵五千步八千中行而行至安南境安南國王陳興戎服迎元師元師乃下車執手曰王沐皇廟享恩何忍與徐賊潜交和坐見其侵凌上國而曾不動心手王頓首流涕曰荒外小國安敢乃尒但以國弱兵殘不能枝梧強賊雖

強修交隣之義而不念何敢忘天朝手元帥欣然款慰遂與王同入國城軍令嚴肅鷄犬不驚明日元帥與王論平賊之策王曰皇英所及何憂小醜然山海挾奇技妖術能使神兵是可患也元帥笑曰但王使王之信臣機警解兵者一人率三百騎聽吾指揮而王與嚴兵守城賊至斷其後王敬諾而出引其左衛督鄧馬鉄而現之元帥謂之曰汝至化州如此〻〻於是元帥揮軍將進展殷真人小篌山川道里森羅目中元帥捨大路從捷逕踰華石嶺分付薛星文等設伏於諸處元帥與戚繼光趙公遂俞聖僖等列營于摩訶川北時正九月上旬西顥流碭秋風肅殺朔管引清霜角流哀元帥以幅巾鶴氅夜步轅門悄然北望淚下霑襟俞將軍從而寬譬之是時鄧馬鉄至萬化城見徐山海安南王手書曰

月日安南王陳與上萬化國徐王榻下小國之所以輸誠大國盟爲之兄弟者誠以大國威德足以庇

覆我小國也往者大國之征冨州也小國以歲飢民病實死一騎一卒混屬車之塵而執飛芻之役者乃今明天子怒甲移乙謂小國陰黨大國侵軼邊境而繕供甲兵給餽粮草乃以十萬大軍風馳電奔來簿城下小國自知強弱懸絶顛亡無日恇撓慌怯莫省所措而猶能背負先人之社稷嬰城固守者實望大國之或者有以垂德而矜救之也且小國之危亡復覆滅固不足道而但恐下齊之甲必振於燕而平隆之師復指於蜀也

山海覽畢大笑曰明人自送死乃今可塹前冬之恥也謂馬駃曰吾大發軍馬從馬川大路計至汝國不過費三十日汝王可能耐三十日否馬鉄大聲痛哭曰小國意外受兵亡在朝夕今之救者雖如捧溺瓮而沃焦釜猶懼其不能及也苟若大王所教則當尋吾王於枯魚之肆矣山海捋鬚起坐曰吾今將精兵八百直從武當峽曰馳百餘里則十日當到汝國然則何如馬

鑽鐼

路

鉄百拜稱謝於是山海即起装束点出軍馬以軍不即辦斬軍司馬五人令軍士每人持人升粮輕其輜重又使其大將石萬將步騎十萬從叢石領大過遷峯峒會於安南城下即日山海自化州难疥馬鉄佯疥脅痛卧化州城中翌夜使邪將騎兵各持芒硝硫黄之屬放火於宮府倉廩須史大光連天時城中丁杜皆從征而獨有老弱婦女號哭震沸馬鉄與騎卒馳突城中殺諸王妃媚及守宮將相以下数百人因晝夜西馳從山海軍遇之武當山山海已為薛星文伏兵邪敗憤恚心甚馬鉄佯哭曰大王親急小國之乱而見此敗辱臣願為大王一死之遂挺搶上馬與三百騎直向星文星文望見馬鉄佯與交鋒戰未數合撥馬回走馬鉄佯若乘勝衝突大陣星文軍故為騷亂狀山海望之鼓譟而至星文斂軍入險山海欲搏擊之馬鉄曰今大賊在前大王奈何欲頓鋭於小敵乎山海曰敵在背而

矣向前無乃危事乎馬鉄冷笑曰以臣怯懦猶視披者無大王以神武雄天下而為彼為敵臣竊羞之且彼之来此不過欲絶大王之救兵也今既失守放大軍過險成断根絶葉耳復何能為哉。(於是)山海深然其言。(與馬鉄)乃前進數十里止營於山谷之下馬鉄謂山海曰小國渴望大王之来臣請先往以告之山海許諾馬鉄馳去明日山海蓐(今軍士晨)食将発忽然守宮都督薛永来伏山海前被(披)髪痛哭曰大王。(自本国)発行之明日夜三更安南将邢馬鉄放火焼宮剱殺王妃将相殆無遺類山海撞胸大哭曰天殺矛ゝ爺ゝ。陳(又切遮大罵曰)與老賊與明将合謀誘引我至此也吾必生呑此賊矣薛永哭。(諌)曰馬鉄視高氣揚臣已知其有異心而大王酷信其言臣畏誅不敢言也今大王果堕奸賊術中此行必不利也國中雖蕩殘猶有城池人民。(馬畜)若重建宮府輸入諸需倉穀則亦足以草ゝ成兼深溝高塁以待明軍彼勞我逸彼飢我飽懸軍深入形影絶欲戰不得

擒（殺大全深思社稷之計）

欲退不可其勢自然成禽耳。山海夭哭曰骨肉皆盡我生何為當奋死直前。先執誓人磔作萬端勿復多言遂上馬馳三晝夜抵華林谷之深樹客軍吏告曰此谷險隘。夜不可行軍。山海不聽入谷行十餘里夜已向深軍馬但照火光而行。忽然霹靂撼山天地撞舂無數大石從山上跳下。先時王琳已將三千兵啣枚伏山上蠻林中。使游騎望山海軍度其夜當過谷中令軍。運聚大石列置于山阪上乘其半度一時推下。山海軍首尾相撐不能進退太半死傷山海仰天大哭曰天之不助山鬼亦殺我也王琳知山海憤已窮極接必殊死戰且已奉元帥密旨故遂斂軍寂然。是夜與殘軍五萬出華林谷宿大野中又行三四日到摩訶川望見明軍陣北原上軍容塹暇樵採遍野。山海欲壁於川東駱山下馬鉄以匹馬立於川上嗄謂山海曰徐王良善遠涉險阻得無憊憊乎山海忽怒慓急拍馬而出山海

暇

擊

善搶刀又善射矛無不中馬鉄跋巒而走山海欲悉銳擊明軍薛永叩馬諫曰我軍疲極不可遽戰願大王忍急休士若石萬到腹背夾擊蔑不勝也山海叱之曰老畜沮軍遂進簿明營元帥使戚繼先先與交鋒又使俞聖僖夾戰到四五十合馬鉄飛馬橫抄山海之前曰奸賊欲保首領莫如早降山海張目大聲吐血如湧泉把搶而走繼先等欲奋力追之元帥鳴金收軍聖僖入問於元帥曰俄者幾捉妖賊而遽鳴金何也元帥笑曰吾望賊軍彭湃不衰未可輕也山海還陣病不省事大將鄧堅等大憂惧秘之趙公遂等聞之告元帥曰徐賊病不出者三日今一擊可滅也元帥曰不可南民反覆數叛非大服其心不能絶後患也今乘病其而擊滅之則彼必曰病也非戰之罪也吾恐班師之後又有如徐山海者接跡而起也乃使軍校謂鄧堅等曰聞汝主病困須善護之病瘳即相報也吾奉詔討罪不忍乘人之危

也郢堅等大疑守備益嚴過十餘日明軍終不至
而山海病瘳郢堅等相歡曰使花元帥病者吾王
必不能然矣是時石萬過千峰峒魏蘙賁將弓弩手
八千伏於峒中夾射殺數萬人石萬血戰入峒疾馳
得到安南城下城守甚嚴而城外無一軍石萬大訝之
獲安南游騎始知明軍在摩訶川方與山海對陣大
驚直趍華石嶺又爲嚴鎮所敗殺軍過半嶺斷而
不得進安南王出兵截其後魏瑩又以強弩從後掩
擊之石萬山海左衛督卓
林謂山海曰臣聞明元帥用兵如神不可以智力破
也大王盍試神術焉山海曰吾術未嘗一敗而富州
之戰風雨乍作旋止吾至今恠之耳無乃吾數盡
而術亦無靈耶卓林驚曰大王何爲不祥之言耶臣
請爲大王收明元帥之頭矣因献一計山海点頭大
悅曰汝計甚妙雖然其人未可得奈何林曰其人已
在咫尺臣當招來之即與數騎向寶雲山去是夜

元師與俞聖信散步營中仰觀天象元師謂聖信曰妖星犯太角右星因忽不見今夜刺客必入吾帳中終不敢犯我也秀昌試在吾傍觀其所為慎勿忘動也夜四更元師以絳羅衽戴華陽巾燃爐龍華姊倚桃而聽聖信御甲捨釖從容左右忽有一道陰颷颯然入帳有一介美人身着蝴蝶繡裙頭上作斜月簪頂太乙神符手執八尺匕首立視元師元師欠身徐問曰美人為人所遣何不取吾頭去美人琅然一笑擢匕為將進前狀元師延頸授之美人錚然投匕歛衽拜跪曰元師天朝大人也徐王遣魂一方如魚在罪中而迷不敢憤欲售陰計妾雖乏之香娘觸槐之節詎效紅線偷盒之蹤耶雖然妾若不敢報徐王則徐王必復遣他人矣屬鏤無眼安知後來者亦如妾之心手願得元師信物傳徐王使不敢復生心也元師乃作手書備陳禍福促其面縛早降書畢堅封押書其上付美人仍問美人姓名美人對曰妾安南人李

八兒。也學釰(技)於寳雲山中昨日徐王召妾而使之(石化衛督卓林來傳徐王之意)妾辭不得(健)已強為此行耳元師。(笑而)点頭八兒再拜而去是曉山海若待八兒。(三面報)忽然塞光襲人八兒在前山海喜甚急問曰花孫頭安在八兒自袖中接一封步紙山海折封瞥着勃然大怒急拳大刀撞八兒八兒飄忽空中(也)不知去處

義士逢好逑　孝女副至願

明日元帥分付戚繼光等曰今夜賊軍必至。(來挑戰)公等知鷙鳥斂翼猛獸弭耳之意乎。(孝一訣破擒。勿貫妖幻百端愼勿輕視也)繼光等領諾以退卧旗鼓散士卒四五為隊潤若晨星或坐或立讙呼相搏又東蒿藁為數百人衣人衣置其中若禁乱狀使騎士奔斬之山海望之果笑曰明將驕而士卒乱矣是夜鄢堅卓林各率五千兵御枚襲明營鄢堅等来至明營三十步趙公遂耶馬鉄率精騎徒左右旁出躍馬大呼賊軍大驚相殺而繼光已令萬弩伏營中一時齊發賊死者成兵鄢堅卓林亦皆中弩死賊卒

數人迯報山海大愕落状曰吾命訖矣薛永復起
曰勝敗兵家之常大王何躁之若是也今勁卒已盡所
餘皆殘弱萬無消息莫如還守故國引彼以當之
耳山海然其言即撤營而走薛星文王琳已奉元師命
横断山海之故路山海力戦不能出元帥將大軍掩後
而大進至賊將勢窮来降者相續元帥使人呼賊軍曰弃
兵者赦罪賊軍皆弃兵俞聖僖馳斬薛永於山海之
前因與山海交鋒。山海慌急仰天口呪獰風捽起黒
氣四漲無數神兵從空乱下。元帥望之揮符竿天地廓明
不見一物山海嘔血墮馬
瓊岸百姓迎拜流涕曰不图今日始脫虎口復入父母
悵中矣元帥乃以皇旨大赦。瓊岸鼓舞之聲彌日
不絶元帥回軍到安南安南王設宴賀功於宮中王請
殿時王女陽阿公主舞嬌姿容絶世志氣俊爽心中窃
慕天下英雄而願從之是日從簾隙望見俞將軍聖
僖秀眉鳳眼身長八尺公主稱艷再三王后卓氏

七十三

鎗法佯乱 俞尾左躍 万年乃左 夾戰山海拖 搶拵馬而走 左左和奋力追 提

後回馬搏戰左左和乗勢疾挙而趙公逐斩万化大将五六人万化軍大乱山海惶惕失手左左自馬上活捉山海声動天地於是元帥坐全将數罷山海因之檻車至

念

瞷 情 欽 送

徽覵其意是夜從容語王明日王請元帥復宴於王
清殿酒酣王向元帥欲有所言而囁嚅不敢如是者
三四元帥怪問曰王似有所悵而不言晩生於王雖愛
知日淺古人有言傾蓋如古王何外孫太甚也王歛
膝拱手曰僕非敢然也胷中所悵殊涉慚惶亦恕僉
位大人不賜矜允故躊躇矣然大人業已垂問僕安敢隱
黙手僕有一女陽阿姿性不甚庸陋僕私心愛重常
顧邂逅當世之英雄俾奉巾櫛而顧少國穿陋人物
趑趄以過年過二八未卜絲蘿僕衰老多病常恐歛
恨入地一自逢秀昌將軍也心中踴躍歡喜不能自
勝而近曰杯酒之從容數接其風流談笑窃自慕仰
輸魂瀰餽父女私情可悲可笑雖然談梅畫餅庸
救飢渴乎元帥聞此言顧視秀昌聖僖瞠而不語
趙經畧跪告元帥曰秀昌早失怙恃未有室家栖
身慕府歷落無聊偶然連建戰功結綬拖印此固
秀昌之風雲幸會也復娶藩王之愛女凱歌還都則

老為丈夫之勝事也伏望元帥許諾秀昌也元帥未及
言聖信雖席長跪曰人臣受命伐罪萬里扶戈天
王肝食士卒暴露何心獨安私娶外國之女子乎元
帥動容欽服曰秀昌守禮執正良難勸諭然天之所賜
弃之不祥秀昌且思之聖信對曰誠如盛教但未知君
命私心終有所不敢也趙経畧曰不然元帥在上老夫主

十四欵

婚今日之責不在秀昌王復整襟歡曰寡人為女陳
情見過於秀昌自顧慙恧誠欲無言然元帥大人既
垂矜察中心所有不敢不盡僕雖僻壽荒隅見識
鹵莽敢以非禮貽累於秀昌哉僕與秀昌同是陛
下臣子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子至願君父豈有不從
手秀昌苟欲奉承元帥之盛教則僕當奉跪天庭
瀝血陳懇將老臣白頭晉當秀昌之罪也元帥繼曰
此則吾已有思量秀昌勿復固執聖信拜而受命王
大悅親自曆吉明日行禮于宮中芙蓉殿禮畢聖信出
外殿趙経畧戚揔兵等賀語紛紛聖信感念父母無

遙

心盃酒引領西望抗袖拭涙元帥亦為之改容有頃聖僖
膝席告曰聖僖猥蒙元帥大人之知遇恩踰骨肉而趙
大人援擢聖僖於泥塗之中備數駈馳於行伍之間今日
頂踵皆兩大人之賜也聖僖仰兩大人若伯仲父而今蒙
大德得有伉儷父母不存亦無叔伯縦復春故國誰
當禮現乎今兩大人若不疎外聖僖則願使新人敬謁焉
趙経畧欣然諾之元帥沉吟不荅聖僖再三懇乞元帥嫌
其非禮而勉強從之於是王與聖僖揖引兩公入芙蓉殿
公主被桂衣振明鐺戴九真翠華之冠垂六出文王之珮
進禮于七寶帝上顔色奕朗若秋空霽月真秀昌之天
生佳匹也兩人復與聖僖出外殿元帥將歸舘所笑顧
聖僖而給三日暇聖僖含笑拜領焉過三日元帥謂王
曰晩生等閲歳從征畋心如水而且王程有限不可以
遲留矣大王纔置東床新情未洽遽尒作別想當
鞅然王不敢請留太息對曰僕早晩當入朝皇京
固知匪久重逢謝唆但以盛徳浹骨令人傷別也

午五

必其偕来母孤懸望也王許諾是夜

又執聖信手曰寡人牽於私情強成大禮惱擾秀昌之啟心殊可慙恧然寡人老矣王后多病陽阿一生惟恃郎君耳願秀昌終垂大信顧少女也聖信悵然對曰大王不以少生卑鄙授以玉女銘恩佩德無地啚報女子有家即當從夫而軍行非便未能眷歸明年大王入朝時修方物貢獻親自監封拜表謄罪又以黃金彩段名馬寶珠贐元帥元帥但受兩馬分與王劉而却其他物元帥辱賞鄢馬鈇而令王超擢王即拜大將軍送餞元帥於郊外元帥深知王忠勤純實不復以南方為憂時天子日夜望大軍捷音中朝累難兵部尚書夏春海進曰臣忝在機密而不能宣化柔遠使狂盜猖獗主上憂至此臣等死罪雖然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始克大舜征有苗舞于羽而後格今王師之出未周二朞而且十萬大軍深入客地進退緩急自然多費時月伏願陛下少寬聖心寬大元帥花琮英畧盖世且其孝友仁儉宜享多福必能

立德建功增光社稷而龍門將軍俞聖傳意氣雄豪
不讓古人戚繼光等老於戰陣宿諳兵事化州捷書不
日當至矣後數日捷書果至朝野。忭(歡)百僚畢賀上親執
夏尚書手曰卿昔救花琢於獄中死。又(今)言(料)其必捷也今(其)(言)
果然矣可以知卿先鑑之明矣使花琢成功者皆卿之
力也因與群臣議遣近侍於中路迎慰元帥忽然殿
前校尉朴䔍圭趍入奏。(曰)蜀賊蔡伯貫等反書。(至)群臣失
色徐閣老奏曰今蜀中將士南征未還而伯貫等
乘其空虛皷生乱蜀四川州鎮必皆披靡賊勢鴟張
當發三秦兵馬登即討平也吏部尚書郭朴奏曰賊
徒據險搆乱未易討平西州大將(只)只有薛星之王淋
而今皆南征欲遣他將則惟釣南摠兵崔光近可
而亦不可獨任(也)。臣意以為急招花琢歷路(討)平蜀賊則
聞花琢之威聲。必不戰而尾解矣上曰卿言雖善然
花卿萬里征伐辛苦還軍(朝)而朝廷未荅。(大功)重以兵事勞
之朕心不安也徐閣老又奏曰人臣死生許國敢言勞

偏　駒　章六

使荖圭如將兵數千領徐山海檻車上京師而作於以東符丹謀挫荖圭曰徐賊挫困於檻車中人情宜先生之而聞之言飲自若云此必遂心未安也尹京師以係兵茲斬而可一妻生念率後以此符謀擇之三左擇左三右擇右思也

逸乎但花琉國之柱石也聖上宜可加護惜而伯貫等不過草竊强盜耳二褊將足以芟平臣謂千牛之刀不足加於狐鼠之頸也時廷議不一多同朴議者上卒從朴議令翰林草詔盛奬元帥之大功仍令回軍三川討伯貫等是日荖圭奉聖旨乘驛疾馳遇元帥於武剛州元帥四拜受詔卽使趙公遂魏贇巖鎭等各歸本鎭獨與薛星文王琳選精兵二萬直向三川蓋圭辭於元帥元帥卽上表謝恩又以手書上沈氏焉先是南御史別翰林卽以尺童匹驢訪女兒之消息周流蜀中而終無聲響茫然故謂夫人曰女兒蹤跡如大海浮萍此生此世無復可望然花君丁寧言女兒之不死吾雖陞天入地必訪乃已夫人哀痛移席時乃謂御史曰父子之情雖一日難堪而吾夫婦自失此兒猶能耐過九年矣今冷飈正緊朔風漸猛相公跋履霜雪易有觸傷望暫停行李忍待開春焉郭仙翁亦挽止之御史雖姑寢行意而潛泪暗歎

睩　帶

度曰如年明年二月復自東川以西幽菴深刹窮搜極
覔至三月初旬抵華蓥山資賢菴(有)尼姑數人迎入進
茶御史桂(住)節徘徊無心聽(眺)賞忽有丹尾靈鵲飛自
殿庭(款)蕞竹間来坐袖上昂首咬咬如有所訴御史
驚心異之顧視尼姑其中一尼姑年可五十餘秀眼
明睩道氣絪縕其尼姑仰見御史之容充悽惶進前
問曰相公緣何到此有甚悲悵而神色不怡手御史怸
然無荅長吁數聲良久(而荅)曰老夫甯薄嘗失嬌兒謂
之已死者(至今)十年矣前秋忽逢女婿花珎始聞女兒在
世而備(累)經危厄(難)變服入蜀山中依止於僧尼清遠云
老夫自聞此報周訪一蜀仰視天神俯叩地祗閱月
經歲殫力盡矣今到此菴忽然動心(悲)不知師姑或
知吾家恴菩薩清遠師姑否尼姑所(辭)畢(半微之笑)微笑合掌
對曰元来相公有此悵抱也雖然天道深遠會合
有時且少寬悵暫入禪堂精(靜)念一意(餉)神明自感(矣)御史
聞此言心玗轉而益悲淂蒲睚而擡流時南夫人在

仟聆

察聽

菴北小堂而李鸎鷰適過向。下聞御史與清遠相語側
听。久之始知故主南御史生存来此悲喜踴躍入告於
夫人夫人驚甚喜極聲泪俱發急令李鸎出請清
遠清遠含笑而入遥謂夫人曰夫人夫人十年困厄
忽如春夢死父死女生逢斯世從今以往福禄無量
但厄限未滿且須消盡今夜然後父女相見爲夫人
以滿面哀泪起向清遠無数。謝而已明晨清远引
夫人而至禪堂笑告於御史曰相公欲見所失嬌児
乎御史捧目大驚急持夫人相與放聲痛哭李
鸎哭扶夫人。哀動一室左右諸尼姑無不揮泪御史
撫夫人背而哭且謂曰老父悪積罪盈鬼憤神怒使汝
至此夫人攀御史衣哀哀。告曰少女賦命凶釁家失散爺
孃流離困厄至此境固知一死勝於萬生而湘君明教
視音慈旨不啻丁寧故或冀斯世復見爺孃偷
活至今耳因告。沙洲仙娥之言明珠庵觀音之夢
反清远師姑慈悲救甦之恩御史大驚。顧謝言

清远曰吾家恩菩薩清远師姑果非別人而乃師姑也山
恩海德世世生生何以盡報清遠(合掌)謝曰山人本以慈悲為
業此非異事且縱無清远天下豈無救南夫人(俞)者乎
御史謂夫人曰汝之母親日夜望汝吾當先啟言之即
以驛(轎)子迎汝還矣清远進曰夫人尼盡不可一日復留
山門也此去雲水洞不過百餘里請夫人改着男服
隨相公驢後貧道當與李鸎鳥從之矣夫人大悦即入
搜衣(服)從御史而歸是時韓夫人若望女兒一日御史
與絶美少年怔步而入韓夫人悦惚難狀南夫人上
堂扶韓夫人而哀号韓夫人執於南夫人之手而痛哭
曰汝吾(女)彩鳳也南夫人哭而言(對)曰少女目見爺孃投身
大江(之)猶窟鼠性命忍至今日上負蒼穹下愧黃壤因
寬慰之(毋夫人)曰兩堂無恙少女生存徃悲即(既)訖新樂無
窮何用復(为)自過慽斷(致)盡餘腹(膓)手韓夫人嗚咽曰得
汝而死吾何恨也仍(为之止哭)向清远千萬謝德清遠辭謝
曰兩位夫人積功佛家故得有今日貧道不過奉

韓夫人聞女兒之玉音益痛哭哽塞不能成声南夫人收淚

知南夫人之意欲掩護夫家而內甚

七十八 陰

厄境

行大師之慈旨而已顧有何德哉韓夫人復與夫人叙別來滄桑。夫人強揮悲色而韓夫人浪喜不絶。韓夫人問花府事夫人歎息良久曰小女早離膝下未蒙訓誨。父母過加恩愛隨事承意以是嬌逸自恣婦德于行一無所修前後危辱罔非自取屛跡空山萬事皆悔靜言思之尚竊無訛韓夫人嘉其之言歎曰向見花君如明珠大貝光照一堂友恭之德溢於面目輒称得罪於親堂同氣痛懷自責无一毫怨尤之色老母心切感服爲今汝所言又復如此聖人言德不孫必有陰詐不信然哉。是夜韓夫人招季鶯細問夫人之前後禍厄。鶯自洞庭事歷歷備陳而盛稱尹府之尊德感泪縱横至花府事鶯微視夫人而不敢直告草草說去至明珠菴蔑蘆事嗚咽不能言。明日清遠告啟御史夫婦送于中堂問以後期清遠對曰貧道之師兄二人在天竺國貽書相邀者已三年而但以夫人之故不得往矣從此當啟西天永與中土訣也仍向南夫人而歎曰今別夫人之玉容此心戀戀自笑情塵未磨耳但望別後益懋盛德

屢　館　忙　昧

自求多福。夫人(南)送之中門。王(分)淚傾於長河李嚳。(從傍)失聲悲泣
清遠不忍舍去。遲回(之)之(者屢遲歸)此後夫人班衣侍側歡笑。度(飲之貽之)
日而每憶尹侍郎夫婦及尹夫人傷悵無已一日思義
桂尊之詩流源謂李蘭曰此。(是)神明告我也而惜哉
吾不悟也

饗王錦官樓　策功文華殿

沈氏自悔過以來愛柳學士夫人如萬金寶珠坐臥
相須(隨)須臾刻難忘又常假寐永歎(潜)憤懍悵悉(也)語及
元師淚輒交流及聞化州捷音動色慶(抃)喜攅手謝(祝)
天曰孫兒之回日瑃兒之生日也又聞其班師入蜀。(之報)泣
然失心(寢)慿食俱(不)廢(安)忽然村蒼圭來傳。(兒)元帥手書沈
氏顛倒拆封其書曰
罪子孫泣血頓首再拜上書于母夫人閤下罪子
賦性闇弱虧心無良不念毋親鞠育之恩終
昧兄。(友愛)之情于友長悖義殘(賊)德傷倫犯紀自
顚平生死有餘罪豈啚蒼穹無間鬼神無知

贊　第十九回　馳也

子友累兄㣛羅禍天不可恃理不可信知也罪于一
聞此報心骨震碎立欲刎頸自裁於家魏之下以
明兄長窮天之冤而顧以身係軍籍不得自由悵
覺長慟恨無羽翼而已乃者慈德感天先灵冥騭攖
以不肖遠膺征鉞自量才淺立知僨事而乃鼓奋
然領命生死赴難者萬一僥倖得遂尺功則朝廷必赦
罪譴放故土伊時相率百口擊鼓叫閽鳴此至冤是
所顧也慈念所及累蒙天幸不至於喪軍辱先此豈罪
子之縣力薄才所能致乎武誠以慈德無量兄長之
酷冤極痛感動神明也班軍將還之際此心悲急如依
湯掘火行到剛州又奉西討之命愕然喪膽中膓崩
斷而皇旨截嚴不可以私辭也行當火速了事疾驅
東歸而第伏念慈体望日深危兄日甚撫情酸辛此悵
何達臨紙抑塞筆舌亦哽萬望慈体益加康寧
洸氏看畢迸淚嗚咽顧謂花夫人曰老母不仁負此賢
子咏指出血悔之何及荊玉猶極言自己之罪而稱

狼戾殘虐
好行凶慝
世乎知汝媿
㤅主必而嗜
既吞之必欲
陷害者也
以鄭夫人之
所也嗟乎
鄭夫人真
淑女也吾豈
星主母是
倖伪心哉
詩云曰面覥
面目視人
罔極吾之
謂也

吾之德與其兄之寬。荊王是不知吾之改過而親之猶前日
也使天有梯吾何遽於天上也使地有縫吾可竄於地
下也吾豈敢以此面目復對荊王乎花夫人對曰當年母親
不察荊王之精誠者徒以纔言間之。非母親之本情也詩
云盜言孔甘乱是用餤自古讒巳之禍類皆如此母親何
狶忸怩於荊王乎沈氏歎曰汝之此言亦欲掩諱母親
之惡而非真情之言也老母若以平生作惡誘之於
聽讒而自以為非本心則是白改而心不改也。花夫人諄
諄曰母親引過太甚盛教反此少女與荊王豈能安
於心乎此時蔡伯貫等已改破大足銅果等七城
僞號大唐有衆數萬人方欲大陷城都而據之
忽聞花元帥至賊徒。望風奔潰薛星文追斬伯貫
蜀中復安元帥入城都大饗將士於錦官樓泗川布政
司以下匍匐於轅門撞洪鐘擊靈鼓奏破陣之樂兪
龍門咸揔兵等醉接鈎起舞王劉兩校尉倚立於
樓北欄頭指萬里橋西草屋數間而相語泪下曰

擁

此吾翰林老爺三年喫苦之處也元帥召謂甯叔曰汝往青城探南御史消息而來甯淑聽令而退忽見將台之前有乘朱輪張盖而來者陣門虎士等叱喊辟除之聲若疾雷急霆而帳前騎士飛鞚而出問其官人之姓名御者云城青山南御史老爺陞拜通政司參議方承召上京矣騎士還報元帥大喜使王譿引於陣門外元帥降樓而迎之南公以峨冠玉笏蒙笑而入曰老夫今日始知大元帥威儀也仍執元帥之手上樓促席而坐曰賢婿之南征西討功名煒赫固是賢婿之分內事也不足多賀而老夫以窮山枯朽之餘自分為蜀中覊旅之魂矣幸蒙賢婿之恩而復乘天風將得埋骨於先人之丘墓之側此豈始望之所敢及哉元帥對曰少生驅馳戰陣不能詳聞於朝廷之事矣然岳丈之令曰此行皇上之洪恩耶何以云少婿之恩也南公乃自衷中出一張細書授元帥曰此尹仲晦之所報也賢婿

哭

覌此則可知老夫之言也元帥歷覧其書首尾自南
公竄謫後公消息無不備載而特於翰林夫婦之
事尤詳悉焉其下段曰皇上自聞南道行之言
益疑嚴嵩眷遇日衰御史林潤劾奏世蕃驕僭
不道之罪下獄論死而削嵩爵籍其家鄧懋卿亦
皆癈黜上揔攬權綱朝政肅然一日上臨朝歎曰惜
乎南某以忼慨孤忠力擊權奸不勝而死其令禮
部贈爵致祭焉侍讀學士柳聖讓奏曰南某花琢
之妻父也臣自貴陽承召時逢琢於東蘭州琢云與南
某相遇於蜀山中某自言南投死洞庭之夜爲蜀人
所拯救同歸岩穴苟保性命云上聞之大奇特命還
給職牒擢通政司叅議全臣以亡命不現據法爭論
上曰爾等之所報誠得臺體然朕之此命非徇憐
南某而已實爲花卿地也是日又詔封花卿之元
妃尹氏爲晉國夫人次妃南氏贈楚國夫人兒子汝
玉奏曰向者全奏中以南氏爲花琫妾趙女之所

殺而臣追後聞南氏之亦為蜀中女僧之所救今在成
都云上歎曰南某父女皆為蜀人之所救活成異事也
曰爾故封為蜀國夫人詔成都知府耿敬護送南夫
人之行後數日又下詔曰孝者百行之源也今武英殿
太學士征南大元帥花珎孝聞於天下朕甚嘉之
夫孝莫大於推恩其贈珎父兵部尚書汝陽侯
郁為魏國公珎母鄭氏為魏國夫人待珎還凱後
遣禮官致祭於其廟元帥見之至此起而北望四拜
感泪如兩南公又傳訪女之始末而或渧或笑曰
曰仲晦以此紙專人相報於干戈之際耿知府又奉
詔爾具車馬威仪而來故昨日與郭仙翁相別章
夫人及女兒而行聞賢婿方饗士於此老夫駈車
先到耳元帥於是使劉校尉迎兩夫人彩轎敬下于府
西海棠樓韓夫人見女婿之榮貴甚感顧其女兒而
喜不自勝烏元帥對南夫人而太息曰學生薄爾罪
重延禍於夫人今日相逢無以為面也南夫人歛容

對曰妾不敢自速大戾誰怨誰咎君子佽鉞驅馳車徒無撓妾心慶幸耳元帥又與南公從容語南公曰浮雲一捲大明自若賢婿之幼學杜行正得其時也老夫以危死餘喘世味索然今行當一謝恩命而止耳吾老夫妻窮獨無依幸依賢婿以畢餘生尹仲晦之德銘骨難保(忘)也元帥(語及於郭仙公曰)又岳丈受恩於郭仙公者至厚而其人物外高士也岳丈將何以報之也南公曰吾與郭仙公臨別謂曰先生春秋已高少生亦已朽落無餘矣此生恐不能報德也仙公笑曰吾之塋緣無幾後會難得。吾而以孫兒托於花元帥公之報我亦已厚矣吾驚問曰先生之孫兒今在何處而何時托於花君也仙公又笑曰天機不可先泄而吾之(一)。子璿在江南之松江距今三年後當生貴子而初年必有危厄非花元帥莫可救也吾聞之。(其言)荒唐而大抵此翁神奇每如此(也)。賢婿博通古書世間亦有此等處旲之理耶元帥笑曰自古方外之流

凝 轂

时正五月也南夫人思視音容偈而歎曰百年之蒼千年之亦能通天見万年之金佛手雖然見皆天也人生終高任天而已

歡欷雨涵如沐矣

徃々有吊詭之誒而終非聖人不言神怪之意也明日南公䕫行南夫人以朱冠翟褘金輪華轂設國夫人仪仗鸞旗拂天鳳戟篲雲彩女三百人濃粧麗服繡鞍寶馬前擁後衛翕赫照爛成都知府章軍馬三千按部護行元帥送之於乗仙橋先是成太守已入為春坊學士成夫人還紹興痛哭於尚書祠堂仍禱於翠霞堂府中婢僕如逢慈母歡聲洋々鳥夫人作手書寄林少姐及花夫人而不問㴱氏之母子成學士亦屢過花府門外而不入見㴱氏㴱氏益慚為及三川捷書至成學士與尹學士奉皇命迎元帥於中路々逢南夫人行車望見其威仪之盛成學士顧尹學士而歎曰兄之妹氏福禄如此雖有百趙女安能害之乎乃設幄次於路旁官亭之上兩學士與南夫人相見夫人向尹學士喜極不能言而雙涕流咽尹學士失聲揮泣成學士與南公亦為之嘘唏南公執尹學士

手移時款語相別而去。兩李士遇元師絳州傳皇旨
訖元師先問沘氏安否及獄中消息於成學士而
獲泪漑然成學士感之歎曰愚兄入京數月終不能
歷拜於沘叔母今見荊玉可使謫夫悵慙也尹學
士謂元師曰弟聞柳子得之言為往見鄭尚書
而緩伯氏之獄矣近日獄吏輩聞伯氏頗有悉悵
之意云窃為兄賀之也元師起拜於尹學士曰長远
可謂樂善君子也琭之立於天下是長远之賜也此
日。兩學士與俞將軍如相面而接手歡喜如平生
至交豪傑之士慕義無窮蓋如此也初范漢之
逃走也歷抵婁級而謂之曰吾書生也載兩美娥
又多持金寶趨山鶩野恐不無盜賊之患子能
為我左右從之則當分予千金焉級笑曰千金亦
能以一美娥見分乎漢舉手指蘭秀級大悅弃
妻子即拂歛以從之至河南府漢変姓名曰雷轍
出金貰屋分兩妖女而荒淫自樂結無賴少年夜

深戾不顧当頸之

出椎剽隣里指疑之過逮二年漢聞天下。捕己大懼。級謂曰今隣里發覘者久矣之身必帶箭莫若浮萍於四海漢曰善遂弃屋夜遁周流於閩越之間又歲餘至太原匿於揄次縣未数月忽然邑里震動云府尹將出迎花元帥於境上漢發身謂級曰李少裴三又失好機使詧覘得志此子一号令於天下則吾與子不可攢穴而得逃也刺袁盎於安陵相門而人不知其刺者豈非妙手級掉頭曰花公天護也竹友堂餘悖尚存吾不可以復為也漢瞀之曰我若見投授子同死級垂頭黙思曰吾與其殺不可殺而敗而死曷若殺可殺而成而生乎即席拔釼斬漢頭走告于府尹曰官有捕范漢令其人詭詐易失故直斬以獻矣府尹大驚又疑其有虛寀縛妻級使吏卒掩其家捕趙女蘭秀馳往絳州迎謁於元帥告其状縛跪妻級兩女於元帥前仰見元帥但謂死罪成尹兩季士拍掌稱快

韔　　繻

級自言漢亮事使自家刺泲氏誤甕蘭香及竹
友堂啞事元帥塞耳不忍聞謂府尹曰彼雖斬
漢其亮甚於漢者並兩女械上京帥馬府尹又告
曰吏捕蘭趙時多得金銀雜貨而其中有兩奇
物問趙女其所供如此如此步官驚駭告之成
學士曰莫非青鈿玉珮耶府尹曰是也成學士
使劉校尉受箴於元帥行箱中元帥。到(行至)涿鹿驛
翰林檢討陳昌雲與太監奉御醞而至(進)天子出
迎于玉河橋元帥以黃金甲胄跨。千(御賜)里大宛馬高
牙大纛金鉞(賊)玉戚朱雀蒼(青)龍之幟招搖句陳之旗
拂雲翳日於百里之間而王劉兩校尉具胄虎帳。
皆騎龍驄馬(夾)衛元帥俞將軍戚先鋒分為二隊清
道按列而星陣天行金鼓之響凱歌之聲如山動海
翻天子望之(見)於黅。幕黃盖之下而喜動八彩令御樂
奏江漢之詩而迎之元帥下馬稽首天子使近臣揖
元帥元帥免胄叩頭請代兄瑃之死罪天子即使

中官持節赦花瑃於刑部獄元帥淳泣謝恩天子親執元帥手恩章寵錫曠絶古今群臣無不動色。而夏尚書喜氣尤洋溢爲是日沈氏聞元帥到城外與花夫人不勝歡喜使婢僕等絡繹傳語忽。報曰大公子自獄中蒙赦而至矣沈氏足不及履。顚倒。出重門瑃蓬髮鬼形纍然入來母子相持痛哭花夫人泣扶上堂瑃叩頭於花夫人之前噫人窮反本此母子不困厄焉。烏能如此哉。元帥之前驅至府門蒼頭入報於侍婢曰元帥相公以白衣席藁待罪於門外矣沈氏大驚泣曰荊玉不諒吾母子也吾當扶膓出肝以自明於荊玉矣蒼頭以此言出告於元帥元帥即起而入沈氏急扶元帥哀哭曰老母凶嚚使孝子抱寃皇天震怒罪罰疊至而偷命假息迨保歛喙。莫非汝孝子之恩也元帥伏地涕泣曰少子無狀沈氏大哭曰荊玉是何言也謂。天不清謂日月不明則猶或如也荊玉

痛

豈有彷彿於無狀手㨃對元帥哭且言曰愚兄暗愎得罪於賢弟者如山如海賢弟以洪量大德縱不介意愚兄安敢復以人類自處手元帥見其形皃搜易潛然傷心失聲悲慟沈氏慰止曰㨃之負犯合被萬戮而今日天恩汝之德也元帥泣而對曰子愛其母弟愛其兄天理之常也毋親奈何以恩德二字再下不安之教也沈氏亦泣曰汝以無罪輒稱有罪吾心之不安當甚於汝矣元帥自此不敢復引罪也元帥與花夫人綫接數語蒼頭入告曰徐閣老夏尚書諸宰相來元帥出迎於外堂是日門巷喧咽車馬駢闐旗旋覔翻戈戟霜飛鞍鞈魚麗之士成隊趨蹌於兩階之間府中童僕以禍乱荒殘之餘見繁華煒𤈦之先無不流涕曰不啚今日復見先老爺盛時也南參議之到皇城也與南夫人直入尹府尹侍郎跣足出迎涙迸言前曰子平死者不可作亦虛言也南公拜謝其恩曰使死者復生而無媿者仲晦之謂

也趙夫人尹夫人執南夫人而痛哭陳白兩夫人亦為
之揮涙侍郎見南夫人豐艶凝重儀然成國夫人之
体貟撫撫之欣愛曰又太息曰人生世上悲樂叅呼吸之
間一冷一暖理固然也然流離辛苦萬死一生豈有
如吾兒者乎自古娥眉招殃英子不祥物忌太潔
神厭太美斯干之詩曰無仪唯酒食是議無父母
貽罹聖人之至言也今花君遭遇聖明騫翥吉
運位登廊廟名震四海為其內助者舍先韜德折
節遜約夙夜寅晨永保天命老父之望也南夫人
再拜祇受明日天子坐文華殿召元師及大臣諸宰
論功退封以夏尚書為首功授翰忠輔國光祿大夫
上柱國兼吏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入內閣封平原
侯食祿三千石特賜進賢冠以元師授奮忠效武光
祿大夫上柱國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太學士叅知政事
太子太傅提督山西廣東軍務事封晋國公食祿
五千石授俞聖僖榮祿大夫右柱國武臣特進殿

前都指揮使兼錦衣衛龍門大將軍封西平侯食祿二千石戚繼光趙公遂薛星文皆進爵有差特除王謙劉甯淑為尉殿前校。平原侯以下稽首謝恩上謂晋公曰卿世篤忠貞服勞王室豊功偉績。紀于太常朕心之喜庸有極乎因命宣醞於殿上上親捧玉杯賜平原侯曰昔韓信之將斬也滕公救之郭子仪之將斬也李白救之。朕每讀書至此。恨漢唐之不能以李滕為第一功也。羣臣皆稱萬歲也

孝婦反舊堂　恨女成好緣

是日晋公還府中以冕服現於沈氏夫人喜極出涕曰以先公暨鄭夫人之至德不見汝孝子今日之榮光而如我之不仁無義者獨享此福天。未可知也晋公感泣不安景玉執晋公之手赤心至愛藹然春迴此後兄弟問寢視膳於正堂沈氏輒先撫晋公而次及於景玉焉一日晋公偶得微感呻吟度日沈夫人保護枕側不捨頃臾景玉自執藥鑪吹火。熱髭鬚柳夆士

咀呪 咀呪 嗾 八十六 勃

見之歎曰景王改過也尤賢於荆王矣時太原罪人等至京
師與張平將行刑於都市沈夫人欲使人數罪於趙女
花夫人諫曰誅之足矣數之何益且惡人難與言恐或
有不遜也沈夫人曰吾終不可以忍也乃使人數之曰汝
有五大罪汝。妖容搖粧往來嵯垣。下而目挑心招陷吾
子於非禮。罪一也猜妬主母誣以詛呪。罪二也做傳正
堂之姢而毒害淑女眷簉。按江。罪三也陰結亮客釰
及。正堂而搶翰林於大禍。罪四也盡偷化貨寶夜與
搖夫逃走。罪五也汝負此五大罪而欲逃寸斬乎趙
女歎〻曰元師老爺殺我則我當甘心沈夫人不可以
責我矣夫人之子知禮則吾雖搖挑。彼豈踰墻乎夫人
仁明不納讒。則吾安能誣林氏乎夫人苟知南夫人之為
淑女則何以自筈因於外廊也夫人之子取。端友而嚴內
外則吾從誰。得奔乎夫人愛翰林夫婦如親生之間
則吾。有禍心何以乘隙乎空穴來風腐肉生虫夫人
之家不亂而獨我。亂之一市人聚然皆笑沈夫人。輒

悔曰吾恨不從女兒之言也晉公往尹府侍郎携其
手而入尹夫人之寢房歡然笑曰君之夫婦年纔踰
兩旬矣儀令六禮差遲今始相逢猶不可謂之過晩
矣向來悲歡付之前生可也晉公歎息。曰對禮。三十
而娶者意非偶然而國朝之早婚成風使童騃無
知強体乾坤宊安得不生乎侍郎笑曰苟如君
言而必膠守古禮則君距三十猶远矣世間豈有
未娶之國公乎。有間侍郎起出晉公向夫人歎曰
學生以薄駈藐福荷天矜顧得復與夫人等相
會夫臨厄者罪遇福恖宊是乃事天之道也夫人等
毋敢以榮貴自居也夫人踈然對曰妾等安敢然
也後数日景王勧晉公邀兩夫人晉公。曰林嫂未還
尹南何敢先歸乎景王歎曰愚兄窃慙於林氏而
亦恐林氏之不肯。也晉公。曰自古淑女哲婦之遭妖
妾之禍者多矣豈以林嫂之德量介懐於前事
乎於是晉公告于沈夫人。迎林少姐沈夫人送陽

雲林婦而言曰善為我說辭矣陽雲至林府見少姐備告夫人公子之曰遷善不已少姐歎曰叔叔大舜後一人也是日少姐還花府沌夫人執手流涕曰吾之母子亡乖非一而自君之出矣家益大亂苟非善婦之至德感天吾之母子安得有今日乎少姐離席俯伏曰向来變亂皆由於少妾之不敏也少妾之罪當死天地樂育之恩並及於既亂之蓬已拔之蓁少妾宗不知死所也於是景玉與少姐相見景玉撫手長嘆曰學生賤倫蔑義自取顛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少姐見景玉辭令簡整仪度端肅非復昔日之論言鎖見也起敬而對曰妾懦弱不能事君子君子之失德妾之罪也因向晋公曰社稷默佑貴体康吉國之福也豈特私門之慶也又與花夫人各叙別来情懷而泣涕涓涓雙墜矣明日沌夫人治送車仗迎尹南夫人承命至而沌夫人涕泣言過曰詩云有醜面目視人罔極老毋之謂也吾雖不殺南賢

婦尹賢婦之禍由我之不明而至於嚴家之辱老
母寀欲刎肚以謝於尹賢婦也兩夫人惶恐但稱己
罪泥夫人撫兩夫人曰甚矣荊玉與君等之引過老母
益無置身之所也雖然聖人許人改過老母得賴君
等夫婦之餘德庶幾免罪殘年而以沒地曰以晉
公之所得青玉釧紅玉珮分與兩夫人而歎曰垂棘
之璧復故秦藏矣於是泥夫人君晉公而具兩夫人
雙置於前歡泪歡喜至誠動人老婢等相顧出涕
曰雖鄭夫人復起何以過此一日兩夫人侍泥夫人前
泥夫人謂諸夫人曰老母涔寂少歡君等相與喜
言以助一笑花夫人笑謂尹夫人曰吾來此之日侍女等
傳夫人批趙女之類而不能知夫人之來無是也夫人
言行恐未見乎於下流下也泥夫人笑曰下流何足
道也吾亦聞此而不能覺其作尹賢婦而乃尹
學士也尹夫人笑對花夫人曰舍弟放蕩作此禮
外可駭之舉揚揚來誇於妾妾曰吾恐蹤跡之敗

十八

露猶未能快意猛擊也沈夫人絶倒花夫人琅琅笑曰斯已快矣何猛之盃快乎顧謂雪姑曰汝往嚴府手雪姑笑而對曰少婢老怯甚欲落後張平逐之是所謂打欲啼之兒也沈夫人又笑大晋公上疏請省掃先塋迎飯家庙上手詔不允曰卿征戰驅馳之餘不宜復遠役矣卿之家庙使成儁迎來焉於是成學士向紹興沈夫人謝罪請邀於成夫人景玉欲從往晋公以其形神未蘇諫止之時景玉深居内寢自處以席人但與負妹終夕歡愉於母夫人側雖賓客請見而輒以病為辭一日西平侯尹學士等至固請與相面景玉猶不肯出見沈夫人曰兩公汝之恩人也向非兩公之力汝得有人倫之至樂乎景玉黽勉出外堂踢蹙之容媿怍之色如不能自容。西平侯告晋公曰小生昨拜於平原相公相公曰吾聞晋公之伯氏改過為善人云吾欲薦而官之以奬其自新焉。晋公未及對景王大驚踖踧曰吾寧

尹學士詣景…曰之狂呂霧晦…三五失忽改之汝何…也景玉雷歎…息涕泣不已

評是　淳　妙　美

被髮入山决不可抗顔自立於士大夫之林也後月餘
果除大理評事而景王終不應命時論嘉之先時
嚴嵩之未敗也洪氏欲催婚於尹學士嵩曰不可
尹赫難者也假使吾威權如往時猶不可以得賀也
况吾勢已頽乎向見尹汝玉朗仁愷悌决非負義
者且近來所謂名流者交章攻我而獨汝玉無一
言其意可知也夫人且待之其後洪氏病死纔過二
朞而嵩敗月華與其乳母逃禍於眷濟院時白
夫人之乳娘錦仙往來於院中見月華之嫺娟可
憐與其俱歸置於家白夫人聞其非常欲一見其
面屢懇於錦仙仙之笑曰其人瓊眸如曙星兩顋如桃
花朱唇皓齒鬒髮鑑睽如斯而已夫人欲見其色則
擧鏡自照也可且彼雖窮困而托於人自以處子之
身處高豈肯出入於少年名士之家乎夫人猶懇
不已錦仙畝而試言於月華曰隣家少姐有欲與
君相識者而其少姐慈諒愛人君當與我一往見之

從以爲不足弓走視尹夫人可也彼閭巷小女名雖絶美安能多勝於夫人而

叙

香月華曰誰家少姐也錦仙曰其家寒族但稱白爲
公子之妹氏也月華辭曰妾雖殘微者奔走交人
大非女子之事。不敢聞命。錦仙佯怒而强之曰我已
許彼君若不往彼必責我〻何能堪也月華變色
錦仙曰君聞我此言疑我有他心乎苟有此心直
言於君何所不可而乃復黯黯相欺殊負當初締
來之好意乎月華見其難却出深許之猶疑其心
潛置少刃於懷中錦仙遂以少輪擔月華見白夫
人。於尹府夫人見之嗟異問曰君誰家女子何事流
離也月華對曰妾之姓名洪梅兒幼失父母寓泊東
西耳夫人聞其語音如微風振簫出鳴可聽愛之
謂曰人之五倫朋友居一吾等雖女子苟其臭味
相含不妨爲閨中之知己也吾之所如有靜僻夾
室君幸留數日使吾得已襲芳香月華雖因
錦仙。强之迫不得已。來見夫人而其容皃服飾居
處之華麗決非寒士家少姐也心中大疑錦仙

紿既 踪

紛債諸態

之紹已而又聞其請留之言益懷不安對曰妾以窮陋
之縱得左右侍一奉巾帨豈非至願予然妾宿嬰
奇疾夜輒作苦不可經宿於門下也言未罷尹夫
人適至月華見尹夫人低頭錯愕潸然泪下尹
夫人異之問於白夫人曰彼女子何人也白夫人以其
言告之尹夫人熟視月華乃目白夫人而出與語
曰此女一見我而顏色忽変其情可怪也昔日長远
晉我入嚴嵩之家矣頃於吾私室說嚴家之事
而與嵩之小女有如許可笑之事畢境得脫於
虎口者乃嚴女之功云而長遠惜然自嘆曰嚴女
之要紹閑靡亦足為高品閨秀而其意氣英
邁紅粉中所罕聞者也以其容良才慧一為吾之
所汚而將守紅枯落於青閨中之也吾以婦氏之
故公然積惡於人矣吾聞嗟傷欲一悉陳於大人
之前使長远有可以少解嚴女之怨者而嵩之罪
名日益狼籍故未敢開口矣自嵩出之後視

徽

長近之悠々忽々此非蕩子憐色徽々繞嫚々之情也愛德
樂仁者自不得不如此也吾之所嗟不揥嚴女而崇恐
長近之為負義人也今見此女之都雅恰似長近之
所傳者而其愛容惡態令人悲切意者嚴女情
窘迹危無所托身而冒嫌來接於錦婆之家也
白夫人頓悟悵然曰向日陳夫人謂妾曰君子之失
信背德於嚴家見女者吾等之羞也吾等盡為
之旋力爭妾於是始聞君子之有此事也妾言之
於家兄陳夫人亦言於陳翰林兄家與陳翰林同
聲懇告於尊舅之前而尊舅絶痛嚴家峻
辭不許反加嚴責之君子也妾等方切惶悚矣
今夫人之教及此妾大覔此女之為嚴女無疑而尤
悲其情事也然尊舅之威德至嚴妾等不敢復
容喙也夫人異於妾等願夫人垂德於嚴女也於
是白夫人還入房中笑問於月華曰君無乃與尹夫人
曾有面分耶俄者覩君之俯仰吾心大惸矣月華

悲咽不敢言白夫人進執其手而歎曰君昔日救君子於危禍之地吾豈敢忘君之恩手但君安肯順以侍天緣。自至之也月華垂泪起拜曰夫人照妾心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夫人也妾雖家禍罔極變名流離然自是相門女兒一段羞悪之心粗知远嫌。而楚林之兔不擇走所落衆之魚未定常穴遂以投馬之情枉犯嚐𪅂雉之誠妾於此宗欲溢死而無知也白侍郎曰夫君子忘人之悪而不忘人之德巖嵩之罪錦仙之家至是尹夫人言之於晋公晋公徃見尹夫人謂然氣之懇懃加待乃以華衣美饌送還雖貫盈天地而其女之德於長远者不下於晋文公之秦嬴也岳丈何忍使長远負恩於兒女也侍郎曰近者白聖圭陳子望亦以此言於老夫而老夫終不可以國賊之女為子婦也且朝廷知之當以我為何許人也晋公曰少𡖖非敢以岳丈之教為過也然長远豆名當世前程萬里而遽使一介女子舍

寃而死則豈不為長逺白玉之玷乎少甥己以此事反覆思量亦有可以善處之道矣。岳(頎)丈幸許焉侍郎笑曰夫以賢婿。正(陵)守禮其言如此可知老夫之不通也茲事雖甚難便吾安得不聽賢婿之言乎於是晉公(杜)見夏閣老而設之夏公慨然嗟嘆(明)。從容奏達於天子曰王政不可使一物不得其所而今在(左)春坊太學士尹汝玉嘗與嚴嵩之女有情盟矣其父怵嫌其為國賊之女而不與之結親嚴女謝(誓)死守節貝(其)情可矜云矣上驚曰以尹汝玉之淸槩奈何與嚴女有情盟乎夏公乃奏其顚末上笑曰世蕃事〻無狀如此其可誅也宜哉然其弱女(妹)無罪特令玉汝娶之為小室也於是尹學士大喜卜吉日迎嚴氏白中丞盛備儀物陳白兩夫人親治吉服行禮於白府憶昭天之福迎之以祥陳白有之矣

上壽沈夫人　報德夏閣老

成學士到紹興成夫人見沈夫人之書(喜)謂其子曰斯

人也有斯人性之本善乃如是夫人遂登途至京師晉公兄弟出迎家廟晉公心事不言可知而評事兒冠稽顙淳若河決成夫人執手嘉歎曰老身死見亾弟亦可以有辭矣因與沈夫人歡笑相語沈夫人謝曰夫人不念回惡赦妾母子妾雖萬死無復遺恨也成夫人笑曰君之母子捨過從善人理大明皇天祖宗亦已赦之吾縱欲勿赦其可得乎乃謂林少姐曰莊姜抱恨班妃受誣雖緣兩君之不明而亦自己之命之不幸也夫一覆之水終不能蕭杯而今聞景王之敬重君者百倍於前日是皇天倫厚於君而使班妃莊姜益愍兩君於泉坮之下矣又謂尹南兩夫人及晉公曰夫玉不瑑則不能成器君等安知今日之顯榮不自厄困中出耶諸人皆拜首敬謝而沈夫人尤為大悅篤於是天子使禮官致祭於魏國公因推恩沈夫人封晉國大夫人諸臣又奏林氏之孝義特命旋閭授

縣夫人戢牒花府之恩榮聲動一世而晋國公新第宅已成天子賜宴壽沈夫人於晋公之第於是三晋方物及蜀國金羅十三首州縣禮幣鱗隼雲委而柳學士新陞南京都御史進上南京妓女八百人晋府妓女亦五百人其日沈夫人盛服坐正堂慶恩樓内外姻親及公卿夫人一齊來會而時安南王與陽阿公主到京師參於内宴王參於外宴翠幕雲浮画屏山開文茵綺席星羅碁布而尹南兩夫人具國夫人章服林夫人姚夫人花夫人皆以七寳凝粧護衛沈夫人成夫人而坐分東西為客位東邊徐相國夫人為首而鄭尚書夫人以下諸夫人坐之西邊夏相國夫人為首而尹侍郎夫人以下諸夫人坐之花容月態而相照金翠之色珠繡之光炫動一樓而少年夫人中天姿精耀俯仰如神蜀國夫人為第一而其次柳御史夫人蛾眉連綣綽約隱陪其次尹學士夫人陳氏閒都

瑳笑睟貌流光其次晋國夫人濃粹粧靚高妙
秀朗其次陽阿公主清奕瑩發光儀淑穆其次
白夫人及陳翰林夫人段氏而其餘夫人亦多秀之
色美彩妓等各持風物逢和鍾磬堂撫琴瑟手
舞袖蹈節如鶯鵠翩之歌音繞樑如雌鳳鏘
之形盘玉豆繽紛絳禮豐珎上果芳華百味藹蓊
巖巍芬馨酷烈而晋公以端冕九旒黻衣繡裳
顔如璊玉氣若和風與兩國夫人酌延年之酒於琥
珀之鍾進擎跪壽蕊珮瑲之沈夫人手撫晋公之背
劬愉解顚歡極流歎簾内諸夫人無不嘖之嗟賞
於沈夫人之晩福也評事夫婦及花夫人柳御史
成學士以下諸親獻壽畢夏閣老西平侯尹
學士等亦陞堂獻壽天子又送八珍御醞使禮
部侍郎林潤奉侖壽沈夫人是日榮光曠古
所無也自此沈夫人来壽晋府日與晋公兄弟
三婦一女繁華之樂榮貴之養使天下之為人子

祗 雍 疊

先十三

者勃然與起而思孝爲晉公立朝數年天眷日隆輿望日重而夙夜憂懼謙恭下人兩夫人德洽閨閫上下甫齠建生子女而介之如明珠尹夫人子天獖生三世沈夫人絕愛之使林氏春以爲子評事大悅其後林夫人生二子而終以天獖爲長子焉一日南夫人對晉公歎曰夫富貴而忘人之功不祥也妾之流楚入蜀也相與爲命者柿季薦一人也今妾位極閨閣而薦猶不免於乂鬟之列夫金銀纏帛非所以報恩也晉公大悟遂放籍季薦爲王謙之妻謙感慕其忠甚相敬重焉時晉公與徐夏兩閣老協心輔國尹柳兩學士文章才德炳燿一世皆擢正卿成學士亦陞吏部侍郎而陳昌雲白瓊等聯翩名塗贊明君德世稱嘉靖末年治彬蔚爲先是天子以嚴嵩之第特賜西平侯是皇城之第一大宅也高堂邃閣層台累榭金壁之璫綺玩之囮畵以雲氣画以仙吴彷佛於帝王之居而其范圍

亦喧

詩

之杜二十餘里。嘉卉灌水蔚若鄧林藥欄花渚鳧
歎之聲。西平侯嘗邀晋公歌舞樂甚晋公悠
然嘆曰嵩高之豪奢如此安得不亡乎前軍之覆後
軍之戒也西平侯瞿然失席即日毀其亭閣之
太侈者自是衣服車馬務從儉約晋公之愛人以
德皆此類也一日西平侯與公主說南征時事歎曰
晋公天人也刺客李八兒揮釖將進吾自其傍魂
震神駭而晋公岦憒笑語使八兒不覺投匕。其崇
巖若山斗凝重若泰山吾平生自視雄豪始覺
天下。有真雄豪也公主聞之愀然含淚西平侯驚
問曰夫人聽此。而忽有悲色何也公主對曰所謂李
八兒者妾之在藩宮時侍兒也其人英慧尒義善
通詩史妾爱之肝膽相照嘗與妾講詩江有汜
之章笑而謂妾曰玉主亦將不我與而使我有嘯
歌乎妾憐其言。其後不幸為儲兄所竊屢逼而
幾。不免八兒迯之深山隱於釖術聞妾迎將軍以詩

折簪為誓曰有負汝者不如此簪

九十四

寄妾曰

[illegible]閣寒梅萼　可憐窓外樹
陽春空自知　還有未開枝

妾之来此時八兒自山中送妾于盘江之上又為詩曰

有鳥生南海　山頭落一羽
乘風將北歸　獨與孤雲飛

因歌落花春一闋其音悽咽如玉簫中断令人不堪（難）妾雖無樑木之德以將軍高義豈可使此女失其所啟乎西平侯大悦遂迎八兒於安南為小室焉時南參議已致仕稼家比隣於晉公之第與南夫人相依而有時與尹侍郎陳尚書散浪嘯傲於郭外之山水晉公及尹尚書必聯策而從之一日游於玉泉山之西湖湖環十餘里芙荷蒲蔓荇與沙禽水鳥隱暎雲霞霞中諸公相顧樂之浮杯而飲忽有被葛帶索者鬢髮滄浪行步傴僂自山谷間而来侍郎望而涕流曰丞相德甚矣諸公驚[illegible]。曰

訝

問之侍郎曰此嚴嵩也翁尚書。曰汝往邀。尚書之
揖引而至侍郎賜坐太息曰君黃扉三十年亦知
有今日乎嵩涕泣謝平生之罪侍郎曰吾等已
係世外之逸民矣不復言當時之恩怨具與子
飲酒可乎使進酒盡肴榼於嵩前嵩飲數杯
而顧尚書流涕侍郎曰君之女賢淑。已收為子
婦矣君勿悲焉嵩起而百拜。泪下如注侍郎嘆
曰此乃皇上之恩翁。吾何德哉因解衣與而送
之是日晋公帰對尹夫人而傳其言歎曰岳丈
之心德如此長遠之子孫必昌大矣世宗皇帝賓
天後晋公念平生之知遇痛龍馭之莫攀啜泣
三年不近酒肉隆慶二年以吏部尚書入内閣典
機務秉德無私寅亮天地天子待以殊禮号
稱尚父後六年穆宗又賓天晋公與夏閣老同
受顧命翼輔幼主於危疑之際正色立朝風彩
凜然時羣黨用事有太監馮保者陰譎多

智濬結宰相張居正謀欲擊去大臣自作威福而
皇太后深使晋公天子亦師事之保等不敢售
讒詐。先以夏閣老誣搆於兩宮曰春海云婺婦
孤兒未堪多難莫如擇長君而立之上與皇太
后聞之大疑遂於正朝會班降。旨削奪夏
閣老官爵夏閣老莫知其罪待命於錦衣獄時
晋公適乞差新陵享官在享所蓋保等恐晋
公必爭敵乘其出外而作此變也羣臣急上諫
疏而格不能入晋公方啟在途上聞變嘅然歎曰
吾受兩朝隆恩敢不以一死報之乎。疾驅而還直
入朝堂章吏部尚書尹汝玉戶部尚書成僑太
學士柳聖讓刑部尚書孫植禮部侍郎林潤西
平侯俞聖信右都御史嵇瑞左都御史葛守
禮吏部侍郎白瓊戶部侍郎陳昌雲等請對
上前保等大懼欲遏而勿白殿前校尉王謙按
劍厲聲曰晋公先帝之尚父也公等[illegible]

僉　躑躅　播

保等惶。懼使黃門郎急持東掖門西平侯瞋目直入
曰吾武夫也但知樊將軍排闥耳於晉公等俱入爲
上方在湛敬堂晉公至上前。抗(流澤)聲曰大行皇帝將
委天下也置陛下於前引執夏春海暨(及)臣琮手
而詔之曰朕永與卿等辭矣國危子弱所恃者(推)
卿等耳臣等涕泣受命相顧踖。踧。以為不隕首
塗肝腦不可拜於泉下也於是春海治內。外(臣琮治)奉
陛下而(而)南面肅宮府而將禮山陵幾訖要士未
乾春海忽得罪殿(前)庭蒼黃逬出簪紳錯愕婦
孺咨嗟臣竊伏聞。(該)言春海之罪不甚明白太學
士張居正與司禮太監馮保等捽。(然)相善踖。(為)往來
而此禍作噫噫其可知也春海忠戇剛果積不
平於閹少(後)輩而居正傾側險詐欲富貴無厭其
乘機偷隙橫畨非福如上官傑。(之)於霍光也而弘
恭石顯。(之)欲決(快)怨於蕭望之也陛下冲年卽祿好
惡未定而此輩煽動內外天下將大亂矣陛下

試觀周成王時造流言者何人漢炅帝時竇武陳蕃死於誰手也禮云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今春海冢宰也身佩安危生死當國苟謂先帝不知人則已與其不然陛下所事惟有朝夕哭臨而已今之談春海者必曰春海有非心使春海果有非臣與春海一心則陛下何不退臣而俙退春海也上聽未畢溲泪流滓曰微先王言少子幾亾社稷矣於是立竄張居正於遐地枝出馮保等十三人於外手詔召夏閣老而復其官爵天下聞而歎之曰夏公之救花公花公之救夏公可謂能知人能報德而皆天下之至公非一身之私恩也

萬曆六年晋公縣西平侯討平金山賊馬芳枝於江南獲其所謂世子善慶者年十歲西平侯欲斬之晋公見其有異兒心動急止之召其兒與語自言郭瑋之子父母皆死於乱離兒縣乳母為賊軍所掠芳枝無子憐兒枝出歲養之為[illegible]子

烟然

云晋公覺郭仙公之言恍惚嗟異收之而歸南泰
詡思郭仙公而流淚撫愛如子(親)。(爲)晉公累立大勳身
為。將(都)相以天下為己任者五十年而天子倚重百
姓愛慕殊類詭俗聞名羅拜論者謂〻有郭
汾陽之忠信韓魏公之德量而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嗣君諸葛武侯近之矣尹夫人。子(又生)天
室天祥天壽南夫人。(生)子。(天琪)天雄天卿天老(欽)女明嬌
玉嬌七子次第登科而天璘天室天雄皆擢壯
元天璘娶西平侯之女天寶年十六以翰林學
士尚桂陽公主為駙馬都尉才兼文武出將入相
功名最盛封太原王是晉公之嗣子也夏閣老
臨卒以幼子晟托於晉公及長。(晉公位躋三公而)以明嬌妻之晟英
豪早達事君盡節有乃父之風。明嬌。(小姐)亦能肖(克)南
夫人。(而)天雄幼時徐閣老以孫女室婿。徐公卒後徐
少姐揀於皇子妃徐少姐天(矢)地(死)拒命禍將難(不)側
桂陽公主救之終為天雄妻。(其後天雄位躋三台)南泰詡以玉嬌妻

郭善慶善慶與天寶同破倭賊八十萬於萊州以攻
封延陵侯柳尚書有四子成尚書亦有子女尹
尚書入閣封濟南伯有子十一人八子登科皆
為達官女三人評事之子。為其第二婿西平侯
之子賢輔官至大司馬尹閣老之第三女即其
賢輔妻也之第四人其二人李氏出也有義輔
者勇捷善戰立功封常山侯皆有別傳劉爾叔
王謙之子亦爭顯者云沈夫人享晋公之福三十年
而終晋公之哀慕一如袁鄭夫人之時成夫人亦
以壽老終晋公年八十告老與兩夫人還紹與
童顏不衰風骨脩然望之若神仙云噫忠孝
性也死生禍福命也命非吾所知也但當盡吾性而
己矣范趙雖竭巧殫惡祗令人速冒貴而自勸其
命天亦降罰也王劉之或先後相藉以成其名豈
人謀之所及哉彼意氣相感者也夫黃鵠遺其音
而鵾鷄延頸杜若保其香而蓬蘿化穢是固物

之理也況雲出而雲從之馬鳴而馬應之者乎鎖

然范氏之樹德不固則殆其末易振也豈不為

後世之士夫家一指南車哉

金湖

大秋卅會見

光國七靈蒸